风靡法国的悬疑小说！
亚马逊网热销四十万册！



谋杀

昨天晚上，小玛侬·雷格诺的尸体，被她的继母发现飘浮在雷格诺博士漂亮的花园住宅的游泳池当中。
博士是一个富裕的放射科医生，迄今为止从未有过麻烦。
虽然在讯问医生的邻居的时候，有些人提到这个人一段时间以来变了样子。
必须说明的是在短短一年里他的妻子自杀了，一个孩子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虽然这些事发生在五年以前，
一些居民还是毫不犹豫地以匿名的方式，大声地讯问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惊人规律……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法〕托马斯·夏格诺 著　　吴岳添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FU Lei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由法国外交部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傅雷”资助出版计划资助出版

这是一部风靡法国的悬疑小说。法国中部的一个小城里，放射科医生若望·雷格诺是个看起来非常成功的人士。他很富裕，有三个漂亮的孩子：奥里维埃、马蒂约和玛侬，还娶了城里最美的女人。他在这个不起眼的外省小地方代表着成功，成功的标志就是他的妻子阿梅丽娅，和她相称的湖边豪宅、跑车，以及去世界各地的旅游。他占有着她，就像占有其余的一切。她是属于他的物品，这应该是什么都无法改变的。然而那天晚上，这座精心建造的大厦动摇了……



ISBN 978-7-02-006453-3　定价：12.00元

谋杀

〔法〕托马斯·夏格诺 著
吴岳添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omas Chagnaud

L'ASSASSI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谋杀/（法）夏格诺著；吴岳添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02－006453－3

Ⅰ．谋…　Ⅱ．①夏…②吴…　Ⅲ．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Ⅳ．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5983 号

责任编辑：黄凌霞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王景林

谋 杀

Mou Sha

〔法〕托马斯·夏格诺　著

吴岳添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2 千字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453－3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简介：

托马斯·夏格诺（1972— ），法国独立记者，为多家电视台制作节目，《谋杀》是他的第一部小说。

译者简介：

吴岳添，1944年生，江苏武进人，文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卢梭》；主要译著有《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社会学批评概论》、《论小说的社会学》、《苔依丝》；主编项目有《马丁·杜加尔研究》、《世界长篇名著精华》等。

封面图片：©LWA–Dann Tardif/Corbis

译者前言

在法国文学史上，从莫泊桑的《羊脂球》到萨特的《恶心》，有不少作家往往因出版处女作而一举成名。本书的作者托马斯·夏格诺生于一九七二年，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但是我译完之后，却深信他必将属于上述作家之列。

《谋杀》不是一部侦探小说，更不是恐怖故事，它描写的是当代人几乎司空见惯的家庭暴力。一个美满无比的家庭，妻子不贞，红杏出墙，无比痛苦的丈夫由爱生恨，最终酿成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小说的特色正在于以细腻的感情和新颖的文笔，把这个悲剧写得惊心动魄、令人震撼。小说里爱与恨紧密交织，幸福与痛苦并存，其中感情的复杂和人性的善恶，使我们很难截然分清悲剧的责任。妻子追求的是真爱，而丈夫犯罪的根源，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无法摆脱对妻子的爱，他们都在追求幸福，得到的却是痛苦，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小说把情节描绘得既合乎情理又出乎意料，对男女之情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相信广大读者对这个动人的悲剧会见仁见智，各有心得，从而有助于对当代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

小说主人公的名字是 Jean，译成中文应该是“让”。但是用“让”作为名字，在中文里使用起来很不方便，译成

“约翰”又容易与英语的 John 雷同，因此译成“若望”，特此说明。

吴 岳 添

二〇〇七年六月

他们刚刚离开沙吕①，每年他们都要在这个小镇上组织“狮子俱乐部”的庆祝活动。凡是算得上小资产者的，都在拯救他人的借口之下，聚集在这种外省的小共济会里显示自身的价值。今年他不无自豪，他是俱乐部的主席。他刚刚被朋友们推选上，他们是小商人、药剂师、医生、当地的工厂主，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全都没有他那么成功。他们钦佩他，他是他们的典范，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他就是成功。他才三十五岁，就已经具备了成功人士的一切品质。他的体质也是如此，从来没有消瘦过，似乎有意养成一种富态的体形，以便在还需要的时候，证明他具有领先于他人的社会地位。当他像现在这样，坐在他的跑车里过分狭小的座位上的时候，他的肚子垂在腿上，总是压在柔软的万宝路烟盒上面，那是他刚刚塞进他爱穿的灰色的法兰绒长裤右边的口袋里的。在肚子两边，他钟爱的母亲遗传给他的宽阔的胯部，从显然太小的白衬衫里露了出来。他从此就有了一副双耳瓮般的身材，然而他为此感到骄傲。他把波尔多鳄鱼皮表带勒得太紧，使得小小的卡地亚坦克手表有点紧箍在他的左手腕上，不过他并不在意。这只手表对他来说是太小了。

① 法国地名。

外壳、表带，什么都小，但是他满意地知道，他不时地看到的钟点，比二十来个为他工作的雇员们的工资要多几倍，哪怕他们并不了解，他是在并不总常去的机场的一个免税商店里买到这份漂亮礼物的。他的面孔已经变形，有点下垂，软塌塌的，就像他那不再形成一个轮廓、而是像一只空口袋的脖子。柔软的褐发两边有点翘起，太阳穴已经变成了灰色。眉毛也许……不过对于若望·雷格诺来说，生活似乎一帆风顺。十多年前他在圣阿芒开张的放射科诊所从未运转得如此顺利，他在本省几乎垄断的地位为他带来了异乎寻常的收入，它们远远超过了在夏朗德[①] 当裁缝的父亲那一辈人所能带给他的有产者的享受，他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他刚刚购置了一所非常漂亮的住宅，位于一条宁静而迷人的河流附近。他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给他生这些孩子的是城里最美的、也是最令人垂涎的女人。今晚她的衣着又是那么与众不同。阿梅丽娅喜欢跳舞，整夜都在急速旋转的黑色长裙紧贴着极为纤巧的身材，突出了轮廓优美、仍然非常坚挺的漂亮乳房，而又几乎过分地露出了后背。她知道她是这些晚会上的魅力所在，她喜欢这样。她天性如此，跳舞就像生活一样自由和无拘无束。在一个摆头的动作里，她松开丝一般柔软光滑的金色长发，它们一直像罗密·施奈德[②] 的头发那样拉直。可以

① 法国省名。

② 罗密·施奈德(1938—1982)，奥地利电影演员。

说阿梅丽娅就和她一样,乐于扮演她。每一次都是如此,所有的目光都盯在她的身上。人人都在观察她、注视她、监视她。男人们想得到她,妇女们都畏惧她。至于若望,他几乎已经不看她了。倒不是他不再爱她,而是因为他占有着她。她是他的物品,是他的能力的主要标志。她和环境是相称的:住宅,保时捷,孩子们,到世界各地旅游等等。她对于他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她,他就会完蛋,被抛在后面,什么也不是了。她是他的动力,他的骄傲,他的陪衬者,代表他职业成就的使者,以及他们家庭幸福的代言人。他觉得已经把什么都给了她。她是他的物品,因为就像其余的一切那样,他是需要付钱的。她不喜欢这种看法,就是她不再完全属于她,不再完全属于自己,因为她不是靠自己一个人,还多亏了这个男人使她摆脱了她的过去、她的贫困和一切的痛苦。他给了她希望和生活,而且不是随便哪种生活,是安逸舒适的生活。这当然是值得做出某些努力、某些牺牲的。她不喜欢这种看法,但是她别无选择。她知道自己无所作为,她的一切都亏了他。她明白他滥用了这一点,因此对他心怀怨恨,埋怨他把她当成一种向别人展示的战利品,它在别人手里转来转去,最终仍然属于他。她被供在他的壁炉上。她当然可以像今晚这样和所有的人跳舞,因为是他把她带来的,历来如此。其他人就算跳得筋疲力尽,他还是她的主人。这是什么都改变不了的,他们也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他对此深信不疑,何况他也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然而今晚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也许毫无觉察,

可是来宾们，他们没有放过美人的任何行为和姿势，完全明白她被动摇了，如此精心打造的建筑物在他们眼皮底下摇晃，他们刚刚瞥见了这对过于完美的夫妇的裂痕。她完全可以像以往那样，履行她作为温柔多情而又善于表现的妻子角色，每跳完一组舞曲就在桌子之间穿行一周，以便向所有在场的人致意、拥抱，心不在焉地倾听他们的话，而他们在晚会期间，都以成为雷格诺夫妇的朋友而感到满足。这次晚会却表明，她丈夫在当地的就任庆典没有用她就完成了。至少在场的人看来是如此，他们已经在责备她的态度了。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阿梅丽娅出的力气少得不能再少，而且似乎第一次向这些她不喜欢的人表示她不喜欢他们。最糟的是她对若望不感兴趣，她以前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他无论在私下里还是在公开场合都从未真正地关心过她，她也会在有人出现的时候，以一种狡黠的乐趣来扮演模范妻子的角色。自由自在、快快乐乐、翩翩起舞，善于诱惑但不会失足。然而在这个晚上，人们看到她不是在她丈夫身边，而是在另一个男人的怀抱里，在一个创记录的舞步里，她显然在反复地教给他摇摆舞的基本知识。当然，这不是第一次有男人向她献殷勤了。这个小城里的每个男性居民总有一天会是阿梅丽娅的追求者。不过这是第一次她的欲望超过了别人对她的欲望。当她瞥见皮埃尔在他那过于鲜艳夺目的妻子的怀抱里的时候，她只是按住了自己的嘴巴，因为她想起了利诺·文图拉[①] 的妻子。她面对着一个男

① 利诺·文图拉(1919—1987)，法国电影演员。

人,一个身体健壮、前额低垂和双手方正的真正的男人。比若望要年长十岁,也更为可怕。他使人感到堕落,而这正是吸引她的地方。她还没有触摸他、碰过他就已经爱上他了。她明白这一点,而他还不知道。他们当着大家的面整夜跳舞,似乎他们面前已经展现出一种其他人不得不接受的新生活。今天晚上,除了对毫无察觉的若望以外,她的整个生活刚刚爆炸了。

在回家的汽车里,阿梅丽娅蜷缩在沉重的皮外套里,好像睡着了一样,头转向车门的玻璃窗,担心碰到这个她刚刚背叛的男人的目光。她害怕影射,避免解释。然而若望很满意。一切都进行得那么顺利。所有的人都为这次晚会感谢他,祝贺他乐队选得好。这是阿梅丽娅选的。

"谢谢,亲爱的。"

他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圣诞节到了,离那次晚会差不多两个月了。若望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全力以赴地准备过节。圣诞节对他来说是一种快乐,是显示他的真实身份——他想象的身份——他日复一日地表现的好父亲和好丈夫的机会。再说也的确如此。他又要去表现一次了,不过是在他的公众面前,他要用哈哈大笑的声音、上等的酒和心照不宣的手势,使大家绝对相信他们的幸福。这些公众,就是他的家庭。没有多少人,只有四个父母,只要他们为他着想,就抵得上地球上所有人口众多的家庭。他们是他和阿梅丽娅建造一切的柱石,尽管他对他们的爱并不相等,但爱护他们的方式却是相同的,对每个人都予以令人快慰的关注。他懂得应该慷慨,有时甚至不加计算。那是和他的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对她的爱高于一切。他母亲名叫克雷芒丝,他特别喜欢说出她的名字,即使他更爱叫她妈妈。和她在一起,若望仍然是个大孩子。他需要她,经常给她打电话,而且总是自豪地带她坐上他那对她来说过于低矮的汽车,把她带到他的诊所里去,让她看最新的器械,巨大的计算机,让她审视他的下属。他乐于和她分享自己的成功,而她也酷爱这样做。这种时候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了,好像阿梅丽娅都不再存在。何况克雷芒丝对儿媳妇的评价也不怎么样,认为她虽然漂亮却几

乎毫无用处。归根结底,若望需要母亲之外的另一个女人吗？当然,阿梅丽娅从来不敢说出这一点,但是她的行为,她的话语,她的指责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这种意思。她为此哭了几次,而若望则一声不吭。他不想知道阿梅丽娅会为此痛苦。她毕竟很了解他母亲的性格,说到底那不是一个坏女人,虽然笨拙但肯定没有恶意。阿梅丽娅不愿意相信这一点。她深信不疑的是那个女人不喜欢她。克雷芒丝,她对此并不在乎。她只是有理由的时候才来,而且总是同样的理由:若望的生日和圣诞节。当然,奥里维埃、马蒂约和玛依这三个孩子的洗礼,以及两个大孩子领圣体时她也来了,但也仅此而已。为了进行辩解,她有自己的解释:必须坐车前来,而开车的却是她,她进屋的时候总是说累得要命。她刚满六十二岁,还要照料成为负担的丈夫亨利。他有点像他儿子的反面,两人外表很相像,但是亨利越是无精打采,若望就越要使自己容光焕发。其实没有人知道他最后一次关上男装商店的栅栏之后,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也许是因为从此就退休了,他觉得自己没有用处,似乎已经死去了。也可能是因为他知道再也看不到郊区那个漂亮女人了,她每天都来看他,他则把商店的钥匙悄悄地交给忠实的学徒加布里埃尔,自己和她一起溜出去过几个小时。他社会地位的死亡标志着他的身体死亡的开始,而他的悄无声息的垂死挣扎将要延续很久。他从来不说一句话,也不微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能整整几天沮丧地呆在他的扶手椅里,一动不动,除了吃饭之外连眼皮都不抬一

下。他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贪吃,这就是他好像又一次受难那样度过的节日所给予他的唯一乐趣。在他看来,他的一生烦恼不断,这不是他妻子的过分关切所能改变得了的。他不爱她,对她逆来顺受。她是他失败的一生的镜子,是他失去勇气的活生生的证据。他从来不敢和他所爱的女人一起外出,所以每天他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克雷芒丝明白这一点。她度过了从妻子到否定自己是妻子的一生,逐渐成为丈夫的陪伴者。不用说,她在这种状况下是不幸福的,常常感到痛苦,但是归根结底,她得到了解脱,亨利不会再离她而去。她把他夺回来了。他通过抛弃别人使她获得了胜利。关于这一切,克雷芒丝从来不向任何人提起。即使是备受钟爱的儿子若望,对父母生活中的这些事情也一无所知。母亲从来不对他讲任何知心话,她也不是那种哗众取宠的人。她选择了她的家庭和舒适的生活。若望在父亲的票夹里发现了一个和他像得出奇、但又不是他的孩子的照片之后,即使总是在想象一些事情,也从未提出过哪怕一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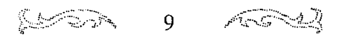
除了锻炼得坚强的性格和确信生来比其他人强之外,他和母亲还都崇尚伪装。

像往常一样,克雷芒丝要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才来吃圣诞节子夜弥撒后的年夜餐,离上桌吃饭、欣喜若狂、互相碰杯和去睡觉只有几个小时了。她并不急于等待圣诞老人,更不用对其他人、阿梅丽娅的母亲科莱特和父亲勒内装腔作势。她像任何人一样瞧不起他们,一旦他们转

过身去，她就特别喜欢诅咒他们可笑的服装。应该说优雅不是他们的强项。他们没有百万家财，而且并不隐瞒这一点。他们过节穿的衣服直接来自贝尔热拉克[①]的服装交易所，科莱特作为依然富有活力的退休妇女常在那里消磨时光。这样就经常会发生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对于先生，是一条颜色鲜艳的方围巾衬托着灰黄色的涤纶开领短袖衬衣，穿在身上有点太紧的海军蓝的弹力长裤，鞋面镂空的深灰色的麂皮鞋。对于夫人，是在廉价丝绸上印有图案的连衣裙，宽大的套领背心，拉绒的马海毛披肩，漆皮的薄底便鞋，圆得过分的头部使脚显得娇小。为了衬托这一切，蹩脚的三角围巾和深绿色的睫毛又会令人想起她的套领背心的条纹。与克雷芒丝在昂古莱姆[②]最漂亮的商店"美丽的小野猪"里花高价买来的服装相比要差得远了。只要有人指出她的优雅之处，她就乐于提起她和该店的老板娘是以"你"相称的。

每年在这个时期，克雷芒丝就要经常更换服装。她为此精心筹备，非这样做不可，然后就自得其乐。科莱特和勒内毫无觉察，没有看到若望的尽心竭力和他母亲的嘲笑。他们为来到这里感到由衷的高兴，比他们的女儿还更觉得幸福。她和若望的相遇出乎意外，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尽头。阿梅丽娅的婚姻是一种解放，对于他们比对她来说更是如此。若望是他们的救星。他们觉得自己

① 法国地名。
② 夏朗德省省会。



的全部生活都多亏了他。真是难以置信,他们可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真心地爱上他们的女儿,她能够诱惑他,给予他的比自己得到的同样多或者也许更多。他们感到女儿的婚姻是若望所做的一件好事,而不是一桩交易。阿梅丽娅不能容忍这种看法,她更愿意至少有一个人把她看成是和丈夫平等的,可是连她的母亲都不这么看。他为这种明显的事实而沾沾自喜,哪怕他什么都做了,让大家表面上看来都不相信他是这种人。他能够用几个小时和他们谈论自己最近乘露营车旅游,他从来不玩的桥牌的规则,或者是勒内的集邮——他当然是觉得毫无意思的。应该承认,他越的确能被使他开心的科莱特所感动,就越憎恨代表着社会上他所讨厌的一切的勒内。勒内是退休的邮局局长,心胸狭隘,对各种信念麻木不仁,而且总是想在争论中获胜,具有夸张的天赋。若望觉得他丑陋不堪,尤其是无法找到他在家里的准确位置。也许只是因为他永远不应该在家里有一个位置吧。实际上,勒内并非阿梅丽娅的父亲。在阿梅丽娅热爱的父亲死于酒精中毒之后,他才和她的母亲再婚的,那时她才十一岁。这个已经和科莱特调情了几个月的男人,很快就在她们家里安顿下来,还迫使幼小的孩子叫他爸爸。在所有的人看来,他早就是她的父亲了,以至于几乎忘了他不是父亲。阿梅丽娅呢,她从来没有忘记。若望知道只要这个男人在场,对于她就是一种痛苦。若望无法忍受这个闯入者把自己热爱的妻子伤害到这种程度,每次看到他都想把他扼死。可是明天,像往常一样,若望什么都不会说,不

会提出任何批评，不会伤害任何人，因为是圣诞节。其实是因为他别无选择，全家福不能有任何人缺席。他想诱惑所有的人，为此他要拿出最有效的手段来。

今天就像若望·雷格诺的精神一样，圣阿芒也处在欢乐之中，晚上就是圣诞节了。一直通到教堂的主干道不准车辆通行，照亮它的是五颜六色的奇特花饰，它们布满了道路，一直铺到巨大的枞树，它端坐在那里，面对着顾客盈门的食品杂货店，以及首饰店里躲在宽大柜台后面的老板娘，它在等着头脑发昏或者朝三暮四的丈夫，他也许忘了给他的另一半买礼物，而这时离打开礼物只有几个小时了。若望刚刚离开诊所，像每年一样，他只去那里呆上片刻，就是为了向那些不幸尚未放假的秘书们致意，以及签署大量的信件。他刚刚把他的跑车停在比集市场地稍高一点的地方，因为洼地上连一个车位都没有了。他为此感到遗憾，否则大包小包的拿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尤其是因为商人们每天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他们所仰慕的人，因此他不乐意当着他们的面让发动机隆隆作响。倒霉，他要徒步去办所有的事情了，但归根结底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他必然要与人们交错而过，那些人遇见他就惊慌失措，含糊不清地说上几句，表示对阿梅丽娅和孩子们的亲切问候。这不是什么坏事。所以他从吕西安－迪马街上下来的时候，一路上都带着轻松的微笑与人交谈。他从城里最好的布莱斯泰克斯肉店开始。他刚刚推开沉重的大门，老板埃里克就赶忙跑过来，给他拿来一个大口

袋,往里面塞了两只大阉鸡——“最棒的!”——和佩里戈尔[①] 出产的三个巨大的黑色块菰。价钱无所谓。若望甚至不用说,屠夫就用洪亮的声音问他:

“我给您记在账上好吗,博士?像往常一样?”

若望特别喜欢别人叫他博士,这样使他显得很有声望。

他挥挥手向在场的人打了个招呼,向埃里克眨了一下眼睛表示谢意。他继续走着,和一些人握握手,响亮地吻着所有伸过来的面颊。今天是节日,而且是若望请客。他来到了这条街上出名的糕点铺索尔比埃,放射科诊所肯定是它最大的主顾之一。每年若望都要向城里算得上的重要人物寄送五百克西拉诺,那是店里最有特色的巧克力。这就说明为什么他来的时候会受到热情接待,可以打断一个正在取货的朴实女人,而让他先把自己的订货取走。在圣阿芒,有一些小小的优先权叫做雷格诺,这是一种若望有时可以滥用的身份,就像在他无法忍受的面包师傅安德烈·特鲁西埃的店里那样。几年前,特鲁西埃向阿梅丽娅献殷勤,以至于每天早晨都把刚出炉的羊角面包送给她。有一天,若望碰巧突然发现这个胡子上有面粉的男人的伎俩,于是就非常坚决地要他明白,阿梅

① 法国地区名。

丽娅即使有朝一日背叛自己,也决不会跟一个面包师傅。也许是吧。可是那一天,若望不知道特鲁西埃是不会这样做的。自从这次不幸事件之后,他还是继续到特鲁西埃店里去买面包,可是在他付钱的时候,特鲁西埃总是一言不发,带着一种本来只属于他的轻蔑神情,乐于固执地把几个生丁从柜台上扔过来,似乎要向他表明他们不属于同一个阶层。今天下午是个例外,他推开叮叮作响的小玻璃门,避开特鲁西埃的目光跟女店员说话,她非常高兴为雷格诺先生效劳,为他挑选最棒的棍子面包和最好的黑麦面包。即使是对于不起眼的敌人,他也选择了停战。

多么宽宏大量。

当他重新开车回家的时候,他开始设想晚会的情景,阿梅丽娅光彩照人,焦急的孩子们向爷爷奶奶询问圣诞老人飞行的雪橇,他是否会来到壁炉里,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他母亲的不快,勒内叙述的那些年复一年的翻来覆去的故事,他用神奇的句子结束了午夜的赞颂,开辟了通向梦幻的道路:“孩子们,该去睡觉了,圣诞老人要来了……”

他的手里拿满了包裹,就用脚踢开了车门,推开家里的白色大门,倾听着稍远处流动的河水。

若望是幸福的。

然而当他进入他那豪华磨坊宽敞的前厅的时候,却发觉有什么事情不大对劲。今天早晨他让附近的风景设计店送来的美丽枞树始终未曾装饰。它被抛弃在客厅当中,显然没有人想过把它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像每年一样,它应该放在壁炉旁边,通常都装饰着一个金色的花环和整套的蜡烛。那里现在却一无所有,装饰用的纸板甚至没有从阁楼上拿下来。而且住宅里毫无声息,通常应该听到圣诞节的歌声了,现在却连电视都没有打开。

若望开始担心了。

他喊着在家里的人:

"阿梅丽娅,阿梅丽娅……孩子们……你们在哪儿?……有人吗?"

孩子们不可能听到他的声音,他们躲在花园深处那间被毁坏的小屋里,它在大橡树的后面,现在成了他们的窝棚。他们常常到这里来玩,也是为了提防大人。他们觉得在这里比在自己的房间里更像家里,因为无人监督,他们几乎就是这里的主人。他们三个都在这儿,缩在剪草机与供壁炉用的柴堆之间。他们装作在玩游戏,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乎这个圣诞节和其他所有的圣诞节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们的面孔比平时坚定,动作

也更加谨慎,就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制着他们。今年奥里维埃、马蒂约和玛依有点害怕圣诞老人了。

阿梅丽娅,她听到了丈夫的叫声,但是没有回答。

现在她听着他匆忙登上楼梯的脚步声。他向她走来,她知道,她看到他了,何况他离得并不太远,走廊的灯刚刚打开。一束光线从门下射进来照到了她的身边。

阿梅丽娅在床上。

她整天都呆在那里,脑袋藏在玫瑰色的丝绸被单下面,没有对孩子们说一句话,只对着不停地来看妈妈为什么这个样子的小玛依说道:

"别烦我,你不是看到我头疼吗……"

这是阿梅丽娅第一次向她四岁的小女儿撒谎。

她不想见到任何人,只是想着皮埃尔。她无法忍受的是今年的圣诞夜正好是星期二,使她见不到从那次著名的晚会之后就一直渴望得到的男人。因为这两个情人已经习惯于每个星期二在一个隐蔽的旅馆里幽会,离圣阿芒大约三十多公里,皮埃尔知道在这里没有任何风险。老板是他的老朋友,在自己的旅馆里见过他连续不断的姘居生活,但从未露过一点风声。阿梅丽娅不知道她加

入了一个如此重要的派系，只知道他像任何人一样和她做爱，而她对此已经不可或缺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也越来越难以相处，不用说与若望，与孩子们也同样如此。所有的人从此以后都成了她生活里的障碍，她清楚地感觉到这种状况不可能再持续很久。这个圣诞节肯定是在家里度过的最后一个了，她对此有所预感。她已经为今天如何欺骗别人伤透脑筋。她整天闭着眼睛，试图逃避那必然越来越临近的一切。她明白自己只剩下片刻的时间了，勉强还来得及想好怎么向那个还是她丈夫的男人进行解释。

若望进入房间的时候感到厌烦，根本没问阿梅丽娅感觉如何。但她还是想向他解释，让他放心，她整天都被偏头痛所折磨，以至于没法动弹。他对她的话一句都不相信。阿梅丽娅从不生病，为什么今天会这个样子？看到自己的说法显然不起作用，她还是试图哄骗他，说从他回家以后她就好多了。但是他在刹那间忽然想起，最近这几个星期有那么多次她都拒绝和他亲热。若望开始联想起一切。他还没有感到威胁，然而他看到他的圣诞节已经完了，这是他无法忍受的。她要起来，还要更快一点。父母们马上就要到了，他们不能见到阿梅丽娅最微不足道的弱点，见到他们夫妇最微不足道的裂痕。阿梅丽娅会是漂亮的，枞树装饰一新，餐桌有着节日的气氛，孩子们都微笑着，而他也讨人喜欢，完全是这个庆典仪式的主人。

圣诞节就是圣诞节。她不会破坏他的节日。

他强迫她做到这一点。

当勒内的车轮使得干道上的小石子四处滚动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精心准备好了。科莱特显然喜出望外，因为不用再赶路了，而且外孙们在前厅门口站成一排，期待着她深深的一吻。她吻的时候会发出奇怪的响声，他们每次都会笑起来，打闹着进行模仿。在他们看来，圣诞节肯定就开始了。阿梅丽娅也许不这样想，她并不急于走出厨房来迎接她的母亲，拿过她每年都为节日制作的传统的四合糕[1]。科莱特是个平庸的厨娘，只会做这些没有水果的古怪糕点，要把它们在茶里浸泡好久才咬得动，好多年来都是如此。她也许已经手艺生疏，可是谁也不敢告诉她。大家不拿科莱特的四合糕开玩笑，这是一条家庭守则，但尤其是因为有一份她相信能作为补偿的礼物，三张五十法郎的小钞票，她一张一张地塞在几个漂亮的信封里，再用不清晰的字体写上奥里维埃、马蒂约和玛依的名字。她非常清楚，与克雷芒丝给他们的豪华礼物相比，她这点东西算不了什么，但她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可是今天，总是笑她这样做的阿梅丽娅却一言不发，她回避她的母亲，也始终没有和勒内打招呼。科莱特觉得女

① 鸡蛋、面粉、糖、黄油各占四分之一的糕点。

儿挺奇怪的,于是就像往常那样问问她:

“还好吗,我的宝贝?”

阿梅丽娅没有回答。

她的母亲虽然算不上最有母性,却也明确地感到出了什么问题。她觉得女儿还是那么美,但是不一样了,比平时更加忧郁。阿梅丽娅穿着一身黑色的衣裳,好像在服丧。她穿的是一件黑色的长连衣裙,尽管鞋子的后跟很高,还是几乎拖在地上。她的肩上披着一条镶有钻石的、漂亮的皮毛长围巾,但这条围巾和几乎使她的眼睛过分突出的宽眼线一样阴暗。唯一的色彩是若望在她生日时送给她的、她总是戴在右臂上的金手镯。她把难得散开的头发反常地卷曲起来,使它显得格外蓬松,金发的光泽照亮着她的面孔。她的服装流露出狂热的爱情,阿梅丽娅今天晚上美得吓人,而且一切都与此相称。在第一辆汽车到来之前,她匆忙装饰的整座住宅都符合她的心情。在终于安放好的枞树上,她今年忘了挂那些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小雕像,他们开心地将它们像陀螺一样在树枝上旋转,直到它们无一例外地掉在地上,阿梅丽娅就适当地发发脾气。今年她用不着提高声调了,她用黑色和金色的宽带子代替了小雕像,犹如和它们放在一起的壮观的灯泡,和像一条毒蛇那样顺着树干爬上去的唯一的花环。就在旁边,在全家接待客人的作为餐厅的大房间

里，餐桌已经摆好。它并不逊色，阿梅丽娅选了一块丝一般光滑的、绣着金线的黑色大床单当桌布，那是他们到世界尽头旅行时带回来的。八个深色砂岩的八角形大盘子，安放在漆成金色的漂亮托盘里。它们面对面地放着，一面四个。在长得似乎没边的餐桌那头，放着第九副餐具，一模一样，那是她使用的。今天晚上，阿梅丽娅要当主持。她似乎要导演家庭的末日，而在餐桌旁边，若望开始打开几瓶名酒，那是他作为行家早就挑选好，并使它们澄清的。

正当他们忙碌准备的时候，在上面被大家称为鸽子笼的小房间里，科莱特和勒内在这个一向被他们视为天堂的地方，正在交流他们对于刚刚度过的半小时的看法。阿梅丽娅的母亲感到担心，已经觉得有必要告诉她的丈夫。她刚才看到女儿的时候，身上掠过一种剧烈放电般的奇特感觉，还没有恢复过来。她感到担心，与其说是为了女儿，不如说是为了自己老两口，她的家庭，他们这么多年来营造的、今天似乎由若望来尽力支撑的一切。她对情况还一无所知，就已经站在若望这一边了。他使柯莱特感到痛苦。因为在她看来若望不会做坏事，那么就是她的女儿……柯莱特向勒内回忆起以前的事情，阿梅丽娅小的时候动不动就哭，欺负同学，骂妈妈，还不时逃学。她勾勒的女儿形象就是一个纯粹的罪犯。犯了什么罪？她确实不知道，她只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绝不会是若望干的。

从狭窄的楼梯上下来去迎接刚刚到达的克雷芒丝和亨利，勒内用他玫瑰色的手亲密地按着妻子的肩膀，既是让她放心，但也是向她表明他在想着同样的事情。不过既然没有任何损失，微笑又逐渐回到他们的脸上，而克雷芒丝的脾气也好得出奇。她甚至讲到在旅途之中，亨利怎样给她上了一堂驾驶课，其实他已经好多年没有开车了，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这种爽朗的笑声，加上开始安放的香槟酒杯，几乎会使人以为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若望担任协调的角色可谓完美无缺。他关注每一个人，恰如其分地开开玩笑，讲他怎样和城里的医院刚刚签订了一份大额的合同，给来宾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的母亲乐得脸色发红。尤其是他对阿梅丽娅特别关心，几乎是无微不至。他迎合她的期待，帮她倒空太满的烟灰缸，拿来装满加肥鹅肝的奶油小点心的银餐盘，朝她微笑，当众握着她的手，吻她的脖子。谁都梦想有这么一个丈夫。科莱特甚至敢当着女儿的面说出这一点，使她忍不住向母亲投去人人都看得出来的恶毒目光。母亲在她认为是自己地盘的地方进行干预，即使科莱特自以为做得不错也于事无补。阿梅丽娅又一次觉得母亲想强迫她，就像这么多年来那样，力图把她囚禁在这种预先准备好的幸福之中，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她寻求的不是阿梅丽娅的幸福，而是她和勒内生活的安宁。

开饭的时间到了。

孩子们在一头，若望在科莱特旁边，面对亨利和克雷芒丝，再远一点几乎要碰到小玛侬的地方，是被流放的勒内。阿梅丽娅就坐在餐桌的另一头，在她的丈夫和公公之间。一种理想的安排。就在坐下之前，她刚刚放好一只巨大的牡蛎餐盘，人人都可以随意取用。这是阿梅丽娅最爱吃的，奥莱龙岛[1] 上人工饲养的牡蛎，尤其是它们的肉还很绿、乳状汁液很少的时候，正好就在这个季节出产。可是她一只都没吃，大家都感到吃惊。

“你不饿吗，阿梅丽娅？你错了，它们确实妙极了……”亨利附在她的耳边悄悄地说，他从来是几乎什么都不说的。

不，她不想吃。再说她也不想吃多少东西，除了绝妙的夏布利市[2] 产的葡萄酒，若望刚刚打开了第二瓶。阿梅丽娅喝得比平时多，似乎想喝醉一样，一口气就喝了下去。若望注意到了但一言不发，肯定是担心会影响气氛。因为他清楚地感觉到妻子越来越神经质，也越来越沉默不语，而在对待她的母亲时却非常粗暴，越来越决心把母亲当成瞄准的目标。现在要由他来代替妻子了。他把牡蛎壳倒在一只大塑料袋里，换了盘子，端上来的菜盘里面对面地放着两只刚做好的漂亮阉鸡，四周美妙地混杂着

① 法国岛屿。

② 法国城市名。

烤黄了的土豆和撒上香芹末的牛肝菌。这道推荐的菜不止是开胃,可是谁也不敢说一句话。一顶铅斗篷[1] 正在落到雷格诺家的年夜饭上。阿梅丽娅无精打采,两眼通红,咬紧牙关。她的双手一动不动地放在她的空盘子的两边,有时自己滑下来打在她的扶手椅上,似乎她无法再控制它们了。她的头越来越在椅子靠背上左右摇晃,有时甚至倒向前方。她恢复了镇静,但是这种姿态总有点令人不安。若望以一种令人困惑的想象力来扭转气氛,好赖把大家都尽力参与的谈话维持下去。但是要想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是越来越困难了,正是阿梅丽娅本人要结束这场演戏。她没法再听这些没完没了、尤其是毫无意思的议论,尽管某种本质的东西正在出现,他们却还在说个没完。她觉得对于所有这些人,对于她自己的家庭、甚至对于她从未片刻关心过的孩子来说,她是一个陌生人。她对他们视而不见,她是在别的地方。当她接过若望递给她的倒满奥马尔布泽的酒杯时,她确实没有能力恢复理智。这是阿梅丽娅通常品尝的一种烈性红酒,对她的家人来说,这种酒太烈了。一口气把酒喝完之后,阿梅丽娅用双手抓住桌子,以便使自己站起身来。一旦站稳以后,她就高兴地抓起她的小勺子,用它把自己的水晶杯敲得叮当作响,正如人们在大型的宴会上发表演说之前所做的那样。阿梅丽娅没有拿出任何纸张,她要宣告的只有几句话,她用一种不属于她的、深沉而犹豫不

---

[1] 古时的一种刑具,也有精神折磨的意思。

定的嗓音说了出来：

“是这么回事，我爱上了若望以外的另一个男人。他叫皮埃尔，我要和他一起生活。”

一旦说完这些话，她就任凭自己倒在扶手椅里，泪如雨下。若望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被这个他不肯相信的消息惊呆了，把这一切归咎于酒精的作用。阿梅丽娅喝得太多了，她没有这种习惯。即使他早就料到她所说的毫无虚构，他也愿意相信一切都会得到解决。在他站起来准备向她走过去的时候，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分散开来，安慰两个孙子，擦干对刚才发生的事情非常清楚的小玛依的眼泪，并且例外地把他们三个都安排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向他们担保圣诞老人就要来了。孩子们很难相信老人的话，在一个晚上之内，他们明白了生活不是一个梦，从此以后幸福就将成为过去了。

阿梅丽娅猛烈地推开想抱紧她的若望的手臂，拒绝他来拥抱自己。

雷格诺家刚刚分裂了。

一段时间以来，阿梅丽娅和若望之间的事情似乎在好转，不是恢复正常，只是可以和平相处了。从那时起，他们在家里擦肩而过的时候不再完全回避，他们从药房的一大本广告上撕下来作彼此联系用的小方纸，也逐渐从厨房的桌子上消失了。准备这些用来询问对方，提醒对方的责任或要求对方去做一件事情，相互应答并在一天里堆积起来的纸张，已经成了早晨的一种仪式。这个房间也就成了他们奇特的沉默对话的舞台，而若望则是在演自己生活的哑剧。从危机开始以来，他从未提高声调，也拒绝发生冲突，以至于愿意忍气吞声，这种态度是阿梅丽娅逼出来的。她对此始终拒绝说得更多或进行解释，既不给他一个希望，也不相反地使他完全绝望。当十二月二十四日夜里，就像在后来的许多夜里一样，他要求她说说发生的事情，以便更清楚他该如何应对的时候，若望能够得到的唯一答复就是阿梅丽娅逃之夭夭。因此他什么都不知道，除了自己的想象之外一无所知。他本来会为此恼火，他本来应该会这样的，但是他没有这样。他逆来顺受，因为他不相信有这种事情。他不认为阿梅丽娅最终会离开他，这样她的损失就太大了。金钱、住宅、孩子们、舒适的生活……他甚至敢相信她会连幸福都没有了。他不愿意想到她在别的地方，在一个设备寒酸的

小套间里勉强过活也会幸福，尤其是和一个不是他的男人，这个人连他能给她的一半的四分之一也拿不出来。即使被公开背叛了，若望仍然自认为无可匹敌，而阿梅丽娅态度的微小改变，在他看来都证明了他是有道理的。

从那以后，若望都是独自边看电视边用早餐，今天上午早饭刚吃完，阿梅丽娅就来叫他，声音温柔得他一开始都没有听出来。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直接和他说话了。他有点晕了，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又有了活力，注视着向他走来的妻子。在这一秒钟的距离里，他想象着她走近他，抱住他的脖子亲吻，在他耳边悄悄地说这样几句话：

“原谅我，亲爱的，我一向爱的都是你，让我们忘掉一切，重新走我们的路……”

但她只是走到他的身边，向他点点头，问了问他：

“你好，若望，早晨好吗？”

这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同寻常了，他就像个胆怯的孩子那样小声地说了一句“好的，你呢？”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没有回答。只有这句早晨来自厨房的通知，犹如一记耳光：

“今天我不在这儿。能不能请你到学校去接孩子们？”

这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阿梅丽娅在家庭生活里已经随心所欲了。

自从科莱特和勒内把上面的小阁楼让给她以后，她就独居一室。她一言不发地搬了进去，似乎迫使若望接受这个新的现实。她只是行动也不肯说话，这样她就不用和家人一起吃饭，因为她不在那里，或者干脆就是不想吃饭。她不再为自己做任何辩护，从此若望就明白没有必要再走回头路了。在她看来，这个明显的事实使她得以按照她的理解来安排生活，特别是能随心所欲地去看皮埃尔。今天就是如此，她又要去和他相会。她急不可耐地要去看他，拥抱他，和他做爱。她以此为乐，自从皮埃尔今天早晨早早就给她打电话，告诉她约会的时间和地点之后，她就只想着即将开始的这一天。从这时候起，她就像在一个气泡里，把她与外面的世界、与若望的明显不快或孩子们的担心隔离开来。她对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当玛依看到妈妈早在上学的钟声响起之前就要动身的时候，惊讶地问她：

“你要到哪里去，妈妈？”

而她却只想着皮埃尔和只看到自己。

面对镜子，她每次都尽力使自己比昨天更美。她想

让他吃惊，打动他，诱惑他，因为她尚未向他展示自己。她有万种风情，打算充分利用一切必需的时间来让他发现它们。她很高兴，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自由。指望靠时间来解决问题，不愿意迫使她进行最微不足道的选择，若望没有体会到这样做是在帮她的忙。他认为时间会使她恢复理智，其实每一天都在把她更加推进她所爱的男人的怀抱。起初的惯例是星期二下午，后来再加上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而且往往是整夜跟皮埃尔在一起度过，甚至懒得告诉若望一声，她对他已经无所顾忌，利用他的弱点，无视他的人格。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家庭团结的表象，她不会强迫他使家庭解体。她很清楚自己能从这种虚幻的现状中获得的一切利益：自由和安全，不用负责的爱情。所以她几乎从来没有在家里呆过，又要尽量不因此在圣阿芒惹人注目。她要带着丈夫的认可去爱，但是要向民众保密。若望完全能够承受这样一个颠倒的世界，哪怕他不理解妻子其实看重的更是他的形象，她不想背叛他的形象。他不能如此轻易地承认他花了那么多时间营造的东西毁于一旦，这对于他是一个失败，只是他还不肯承认。

然而事情起了变化。若望不久就该看到，在所有人的眼里，他作为名人的美丽外表开始碎裂，为了恢复他的形象，他终于应该变换角色，承担他所遇到的事情了。

阿梅丽娅无忧无虑的美好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今天早晨,阿梅丽娅在厨房里耽搁了一些时间,三个孩子不声不响地吃着早餐,他们还没有完全睡醒。她不想就这样溜走,而是先要一个个地亲吻他们的面颊,她以前开车送他们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有时她也像现在这样有些后悔,不过时间不长,也就是他们在眼前时的片刻而已。她看到他们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点像个罪人,于是和他们说话,问问他们没有她检查的作业做得怎样,而且冒着说谎的危险,向他们保证一言为定,明天由她送他们去。此刻她又成了他们的妈妈,可是她已经要走了。她抓起她栗色的长外套,用手给他们最后一个飞吻,同时试图要他们放心:

“去吧,孩子们,我走了。妈妈要去理发。”

她离开了房间,奥里维埃冷冷地答道:

“现在你为什么每天都去理发?”

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楚,但是她没有听到。她已经在她的汽车里了。

她已经上路向着她的幸福驶去。

在楼上,若望刮完胡子,从窗户里瞥见阿梅丽娅的敞篷汽车的尾灯正在大道上远去。今天他看到她离去时感到无法忍受。无论如何,至少比其他日子里更难容忍。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今天早晨他感觉到了这股使他胃部痉挛、几乎要窒息的怒火?他本来想逐渐习惯于几个星期以来妻子给他带来的痛苦,他以为自己泰然自若,坚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会回到他的身边。今天若望有了怀疑,第一次对自己不那么有信心了。他感到阿梅丽娅确实、而且也许是永远离他而去,他已经无法再左右她了,就像他拴在她身上的绳子断了一样。他害怕她的自由。面对镜子,他觉得再也不能抚摸她的长发,触摸她金黄色的柔和皮肤,注视她臀部的优美曲线,猛烈地抓住她,感觉到自己融化在她的身上。对他来说,阿梅丽娅已经成为一个幽灵,不再属于他,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使他无法忍受。他不是嫉妒,而是觉得自己被人盗窃了。有人偷走了他的妻子,这个他经过挑选、引诱后到手的,他尚未决定摆脱的女人。有人强迫他,这不符合他的习惯。而损害他的权威的不是一个有能耐的人,跟他不在同一个水平上。他甚至记不起那个人长什么模样了。在“狮子俱乐部”的晚会上,他没有注意过那个人,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向他做过介绍。他只知道那个人管理着一个公共工程的小企业,负责将圣阿芒周围那些难看的小屋装修成住宅,据说因此而有了丰厚的收益。都是现金进账,

这是干这些行业的好处。若望在想到这一点时却笑了起来,他至少懂得在这块土地上他是没有对手的。

放下心来之后,他套上白色的衬衫,常穿的灰法兰绒长裤,系紧黑皮鞋的鞋带,在准备从卧室的壁橱里取出海军蓝法兰绒上衣的时候,他停下来想了一下,小声地自言自语,不能让那个人为所欲为,他不能听之任之。为了他,为了他的孩子们,为了他的生活,他要和这个卑鄙的工人搏斗。他始终不明白阿梅丽娅会更爱那个工人。他要把她收回来。

这是绝对必要的,几乎是生死攸关的。

今天早晨若望到达诊所的时候，她忠实的助手马尔蒂娜绷着面孔。他们在白色的走廊里擦肩而过，她像每天那样向他打招呼。但是她似乎感到尴尬，垂着头，声音也比平时低。若望没有在意，什么都没问她，就像每天早晨那样巡视各个办公室，与每个雇员一一握手。对他来说，这个时刻好比是第二次醒来，使他听到了二十四次“您好，博士！”这是一天里的第一个乐趣。可是今天这种乐趣却十分短暂。在几经犹豫、从他紧闭的办公室门口多次返回之后，马尔蒂娜终于决定敲门，接着就进去了。若望刚刚挂上医院院长的电话，院长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所以他在抬头示意马尔蒂娜走进来时喜笑颜开。

“有什么问题吗，马尔蒂娜？”

她摇头表示没有问题，可是她的话恰恰相反：

“总之，如果……”

她想告诉他一些事情，但是她做不到。她不敢说，一只不祥鸟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第一次当。

然后马尔蒂娜不再犹豫了，以一种庄严的声调向他宣告：

“我要对您说一些事情，博士。这不大好说，不过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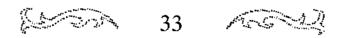
若望不耐烦了。

“说吧，马尔蒂娜，说吧！”

“是这样的，昨天我正在超市里购物，在一条过道上听到了伏瓦萨太太的声音，您知道，就是那个喜欢说人坏话的卖花女，自以为对所有人的情况都一清二楚的。唉呀，她在对她的一个朋友说，星期三下午在孔福朗的街道上，看到您的妻子，阿梅丽娅，被一个比她岁数大的男人用手臂搂着。听她说的样子，那是巴蒂叙尔的老板杜朗先生。”

听着这个过分饶舌的女人还有些冒失的话，若望的面孔变了样子。她看出了这一点，明白自己实在不该来告诉他的。

“请原谅，博士，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您这些愚蠢的事情，那个女人喜欢说三道四，不能相信她的话。她已经向所有的人说了那些了。”



但是木已成舟,在这一刹那,若望明白他的秘密刚刚四处流传开来。他开始怨恨阿梅丽娅没有遵守他们的协议,至少是这样的。他更恨她的是在这个皮埃尔·杜朗的怀抱里招摇过市。若望知道自己现在别无选择,他应该重新得到她或者干脆抛弃她。但是在这之前,他要转移别人的注意力,首先是马尔蒂娜,她正呆呆地等待着老板的反应。

“马尔蒂娜,忘掉这些,您知道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嫉妒者和尖酸刻薄的人。他们怨恨我的成功,因此指责我拥有最珍贵的东西,我的妻子阿梅丽娅,我爱她胜过一切,我和她之间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您呢,如果有一天您又听到这类蠢话,可以把我说的话重复一遍。您可以告诉他们:雷格诺先生和他的妻子在一起很幸福,谢谢。关于这个星期三,您只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像每个星期三一样,这一天阿梅丽娅都在家里照顾孩子。事情就是这样,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马尔蒂娜知道这个问题不需要任何答复,于是垂着眼睛,不再多问就转身走了。

整整一天,若望都在反复思考马尔蒂娜所说的小事。他不能再忍受了。他没法工作,而且已经要求别人不要打扰他,他不接待任何人。他的病人在等他看病,或者只

是在等他到场,他的缺席并非可有可无。若望思索着他们夫妇的未来,以及挽救的方法,他要不惜一切代价。

他决定了,今天晚上要和阿梅丽娅进行讨论、解释,这是第一次。她最终应该承担责任,向他做出解释。他已经筋疲力尽,她的小伎俩应该停止了,至少他要尽力加以控制,要重新掌控局面成为他的生活和他的妻子的主人。他不能容忍一切都这样离他而去,任凭自己被这个一向服从他的女人牵着鼻子走。她使他失望,伤害了他,不要再让他丢脸。在公开场合,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永远不想再听到他的秘书、一个病人或者面包商的妻子说起阿梅丽娅的另一种生活里的细节。这是一种需要。他的生活比那些飞短流长要有价值,是一幕他要继续控制其风格的戏剧。他是主角,它始终为他服务,今天不可能取消他,因此他要重新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为了再次和他的爱人一起进入舞台,他有自己的主意。然而若望尚未准备好面对现实,他下意识地把它隐藏在他自以为是真实的想法后面。在他看来,这件事情与爱情无关。阿梅丽娅不会从他那里收回她将奉献给皮埃尔、或者随便什么人的东西。他想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无论如何,阿梅丽娅会到另一个男人的怀抱里去描绘自己的生活,感受他的皮肤,他的气味,他的生殖器,体验别的东西。她需要的与其说是一个新的男人,不如说是自由,这一点他可以肯定。在这样把皮埃尔从阿梅丽娅的生活中分离出去的同时,若望似乎想要去掉这件事情的悲剧色彩,尤

其是要挽回自己的名誉。整件事里的人都不是毫无作用的，因此他无须承担责任。即使他内心里承认也许没有好好爱过这个他选择的女人，始终不懂得和她说话，特别是听她说话，归根结底是犯了一些错误。他相信承认这些错误，大概就能够使她回到自己的身边，如果不是去重新征服她的话。此外，他考虑准备同意给予她更多的自由，允许她经历新的体验，拥有其他男人并和其中她选中的人同居，条件是归根结底都不离开他。他向她建议的一切，总而言之是一种被监督的自由的新形式，是有条件的自由。

她仍然始终是他的囚犯。

这天晚上，当阿梅丽娅轻轻地按动前厅的门把手以免发出声响的时候，天色早已昏暗，快到二十三点了，她以为大家已经睡觉，不该把他们吵醒。她根本不想为自己辩解，于是她踮起裸露的脚尖，在铺着瓷砖的通道上走着。她轻轻地把手提包放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叠起外套，放在对面宽大的沙发椅的扶手上。当她准备抓住通向她卧室的楼梯栏杆时，她瞥见通向客厅的大走廊那头有一盏灯还在发出亮光。一定是孩子们忘了关灯了，或者也可能是若望。她转过身来，非常小心地不碰翻任何东西，蹑手蹑脚地向那盏灯的开关走去。她还没有跨进门去，一个声音就像在她背后伸出的两只手那样抓住了她：

“你为了那个常去理发的男人回来得太晚了。”

是若望在说话。

他舒适地呆在刚买的座位很深的皮沙发里等着她。房间里只有这一盏灯亮着，他呆在昏暗之中，几乎看不见。他的面孔刚好被雪茄的橙黄色的烟头所照亮，他已经品味了半个多小时了。他喜欢雪茄，大卫杜夫或者野生哈瓦那，这取决于他抽时的心情和时间。今晚他选择

了他最粗的雪茄之一，一根他所说的“大雪茄”。他从容不迫地用小刀切去吸头，然后把一根火柴塞进他划出的缝里，以便能够更加大口地吸。他把它放在嘴上，在用嘴吐出烟圈之前慢慢地闻了闻。他在等待。为了使自己更有耐心，他喝了一杯加两个大冰块的威士忌。他不太喜欢这种酒，但是他喝得比葡萄酒更加从容不迫。他实际上喝了两杯，因为他有的是时间，也可能是因为要壮胆，至少要多一点勇气吧。在他面前，阿梅丽娅感到有点恐怖，这使他的内心感到满足，他稍微装装样子就产生了追求的效果。她注视着他那平静得惊人的面孔，接着为了逃避他而试图使他暂时忘了这件事情：

“你很清楚，若望……我没有什么再要对你说的了。不要再谈那些事情……”

啊，不，若望正好要谈那些事情。当她准备转身离开房间的时候，他又以很久没有用过的声调叫住她：

“阿梅丽娅，你呆在这儿。我有两三件事情要告诉你。”

阿梅丽娅没有反对，在靠近身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两手并在一起捧着脑袋，准备听他说话。今天她是逃不掉了，也许她是不希望逃走。这种生活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他们应该画上一个句号，她并不埋怨他主动要

这样做,准备把这个胜利让给他。然而阿梅丽娅就要大吃一惊了。首先是若望的声调不是威胁性的。坐在她面前的男人似乎并未发怒,不想攻击她,甚至不想干扰她。他几乎显得很安详,只是摆出事实,试图进行解释,好像在对她讲别人的事情。他奉承她,像过去极少做过的那样看重她,说他爱她,理解她。她很吃惊,他似乎想最后一次诱惑她。在这种令人困惑的抨击中,他当然要提到皮埃尔,但是绝不说任何坏话。没有一句坏话,连影射都没有,即使这个问题上他也不去激怒她。她听着他的话,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用这些哄骗人的话和令人作呕的声调,要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她很快就会知道了。在确信已经使她同意自己的观点之后,若望就送给她一件至少是出乎意料的礼物。他要见皮埃尔,请他吃饭,和他结识。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她不明白,看不出这一切会有什么用处。归根结底,皮埃尔在若望的生活里毫无用处,或者几乎不会起任何作用。皮埃尔当然是他的难题,但是永远不会有解决的办法。再说,他怎么能解决呢?阿梅丽娅爱这个男人,皮埃尔对她的感情也是前所未有,以至于平生第一次成了情人。那么,对于他会千方百计拒绝进行的与若望的会见,又能够期待些什么呢?不过阿梅丽娅没有理解若望的意思,他不想建立任何法庭,也不期待任何解释。他只是向他的妻子提出一个建议,一个有伤风化的建议。就在她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之前,他就用手势打断她继续说下去:

“你知道,我非常理解你需要新鲜的事情,我们在一起生活已经十年多了……在我们的夫妻生活中应该增加一些欲望……也要一些疯狂……这就是生活！让他来,而且如果你愿意,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也可以邀请一位女友。尼科尔,我肯定她不会反对。我从未对你提起过她,不过我和她已经干过两三次了。她很可爱,况且也不能说她真的怕和人交往。要不就请另一个男人,如果你更喜欢……”

阿梅丽娅打断他的话并且吼叫起来,可能会吵醒孩子,但是她顾不得了,一股冰冷的怒火一下子攫住了她。她站了起来,像要杀死他那样走到他的身边,在离他的面孔十多厘米的地方,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你是疯了还是怎么了？你是怎么想的,难道我是个婊子？你什么都不懂。你以为你能够买到一切,可是你不会为我们的爱情付出代价。我爱皮埃尔,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你对我来说已经一文不值了,已经消失了,死了。我不再属于你。一切都结束了,你明白了吗？”

此刻若望知道他刚刚失去了一切,而且无法再给她任何回答。

于是他打了她一个耳光。

若望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正在接电话。电话那头是他的母亲克雷芒丝。这是今天早晨第一个听他说话的人。他首先要让她知道有关的情况，以便为自己的申诉辩护：他刚刚提出了离婚的要求。他已经做出了决定，选好了律师，程序已经启动了。传票尚未送达阿梅丽娅，不过也快了，一定是她的地址变了，邮局登记需要时间。她刚刚搬了家，她并未真正决定这样做，是若望在第二天迫使她同意分手的。他甚至还选择了这个稍微显得不够时尚的大套房，使他可以希望她不致因搬家而损失太大。房租很贵，而房间的数目则使人想到奥里维埃、马蒂约和玛侬都可以住在这里。若望不想把他所有的牌都打出来。战争开始了，他要花费一切必要的时间来战胜她，而且不限制自己使用任何武器。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但目前他的计划应该保密，这正是它取得成效的首要条件。所以他不对任何人说，即使对他从不隐瞒的母亲也是如此。当天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克雷芒丝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然，像大家一样，她参加了那顿凄凉的年夜饭，但从那以后若望从未让她想到事情会严重到这种程度。他对她说了谎话，认为结局会更好一些，可是她并不埋怨他。

现在她要和他团结一致，所以她指责阿梅丽娅：

“你想要我和你说说话，我并不感到意外。这个姑娘从来就配不上你，应该看到她来自什么地方……当我想到你为她所做的一切……”

“你说得对，我确实是太耐心了，不过我那样做是为了孩子们。我以为她会恢复理智，但是已经不可救药了。倒霉！不过在她使我丢人现眼了几个月之后，现在她就会看到是怎么一回事了……”

“不要送给她任何礼物，宝贝……说定了？……可是你，顺便说说，还好吗，你？你受得了吗？……要小心，要是有什么事情过不去，特别要记得给我打电话。我是你的妈妈，你知道可以指望我。好了，拥抱你，我的宝贝……”

“我拥抱你，妈妈。”

挂上电话，克雷芒丝露出了一丝微笑。她刚刚使儿子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在这场已经开始并且今后会使他伤心的斗争中，她当然要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的一边。

若望如释重负，感觉到母亲就在那里，在他的身边，这对他很有好处，他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不过她也可能会更加谨慎，更有分寸，甚至会劝阻他，这样他的痛苦就会更加难以忍受了。今天他需要安心，需要帮助，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少体验到的新的需要。但是克雷芒丝立刻

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把话说得恰如其分。这并不太出人意料，她毕竟是他的妈妈。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他，他的血管里流的是她的血，他们不用说话、甚至不用见面就能互相理解，这是非常难得的。若望从未像现在这样意识到他对母亲的爱，她在他成年后的生活里仍然占有的重要地位。也许只是因为他还不完全是成年人的缘故。他刚刚像一个孩子打碎了玩具一样使自己的婚姻破裂，既是出于愤怒，也是为了生存，为了显示他是最强的人。现在，当他想到阿梅丽娅的时候，他梦想扯掉她的头、手臂和腿，用一根针来刺穿她的肚子，就像一个小女孩刺她的玩偶一样。这是为了复仇，为了使她痛苦，尤其是为了忘掉一切。阿梅丽娅仇恨他。她时时刻刻都在那儿，在他的眼前，在他的脑海里。当他睡觉的时候，一起床她就在那里了。在他的梦想和他的噩梦里，她都在那里，使他无法摆脱。自从他要求她离开之后，她从未像现在这样无处不在。那么他该怎么办呢？因为要想继续下去，就必须使她从他的视野中，从他的生活和感觉里消失。

他别无选择。

他刚挂上电话，立刻又拿了起来，用右手拨科莱特的号码，她也是他首先要告诉的人。要挖阿梅丽娅的墙角，乘她还没来得及有个说法，否则她就会在她的母亲面前证明自己没错，为自己进行辩护，就像她不久就会在法庭上所做的那样。这样做很巧妙，因为要说服科莱特相信

责任在她的女儿身上，对于若望来说并不困难。当他尽量委婉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时候，阿梅丽娅的母亲忍不住哭了起来，热泪盈眶，止都止不住，似乎沉浸在痛苦之中。她抽抽搭搭地哽咽着，脸色通红，面颊上由于不断流过的泪水而闪着亮光。她不说话，也没法说话，嘴里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这时被妻子的哭声惊动的勒内赶了过来，紧紧地抱住她，并且拿过电话，想知道是谁该对一场如此突然的灾难负责。

“哦，是您，若望！到底发生什么事啦？”

“听着，勒内，是这样的，我们要离婚了……不过我是想和科莱特说话。请原谅……您能把电话再给她吗？”

勒内擦干妻子的泪水，问她是否能够继续谈下去。她使劲喘息着，点头示意并重新拿起了电话。

若望用了好长时间向她详细地解释，自从那次少有的圣诞节以来这六个月是怎么过的，她的女儿是个什么样子，当着奥里维埃、马蒂约和玛侬的面，毫无顾忌地背叛他。他说她正在以自己的堕落行为毁掉他们，使他公开遭受屈辱。她总是不在家，像一个妓女那样睡遍了本区的旅馆，而他则千方百计挽救他的婚姻、他的家庭，尤其是保护他的孩子们，他感到他们越来越惊惶不安，经常哭泣，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这一切不能再持续下去，应该有一个了结，而且要快。这就是今天他违心地所做的事

情,"我向你保证,科莱特。"他本来更愿意这一切都永远不会发生,继续过着自己开创的生活,无忧无虑。可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阿梅丽娅已经另有决定,他只能屈从她的意愿。

科莱特没有为她的女儿说一句话,不想理解她,更不想为她辩护。令人惊讶的是她甚至说了几句话向他表示感谢。对于若望问她是否在必要时能帮助他的问题,她以一句难以捉摸的"是的,当然"结束了这次谈话。若望以巧妙的战略准备着下一步的行动。他力图孤立阿梅丽娅,已经在计算他的支持者了。

阿梅丽娅毫无觉察。

她没有想到一支真正的军队正在奋起与她对抗,刚刚才开始宣战。她很快也要武装起来保卫自己,以牙还牙地回击她孩子们的父亲,他就要变成她的敌人了。孩子们在这场战争中无能为力,回忆也不起作用。从此以后,在若望看来只有未来才重要了,他在未来将恢复他的地位,对他来说,他的地位永远应该是第一位的。阿梅丽娅,她正在开始经营她的新生活,几乎已经形成了习惯。每天早晨,接到皮埃尔早晨的电话之后,她匆忙从六层楼上沿着高大的大理石楼梯走下来,与尚未认出她的女门房交错而过,总算打了个招呼之后就推开沉重的锻铁大门,走上了通向孔福朗大街的宽阔的人行道。

为了安顿阿梅丽娅，若望选择了这座离圣阿芒几公里的小城，他非常清楚在一周又一周的时间里，这里就是她和皮埃尔的秘密生活的舞台。他要看着她在开始这一切的地方坠入深渊。阿梅丽娅呢，她拒绝把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只看到她的新地址有一个好处：她有点熟悉这个地方，在这儿几乎已经有了在家的感觉。当她每天早晨像这样出门的时候，她深深地呼吸着，把头从右向左地转动着，似乎要融入新的环境和新的背景之中。然后她向前走着，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首先是市场广场，她喜欢让自己相信几年前就认识这里卖给她干酪的人了，她总是在他这里买同样优质的农家羊奶干酪，和两块柔软的罗卡马杜尔[①]。接着是教堂的小面包店，那里卖烤得有点过头、但几乎和圣阿芒的同样好吃的棍子面包，她每天都来买两个金黄的奶油小蛋糕，放在她的小柳条篮子里的老地方，向她已经用名字称呼的女售货员说句亲切的话以后再离开。然后她就在这个不止是一个市镇、但还算不上一座城市的两条商业街上闲逛。她很有兴趣地停留在每个橱窗面前，似乎在另一边的商人会跑过来感谢她对他们的关注，而且最终也许会采纳她的建议一样。她在这里没人认识，居民们对她的生活，对她的丈夫雷格诺博士、她的金钱、她的情人，以及她在这里、在他们当中的原因都一无所知。为了使自己被大家接受，她推开每一扇门，在货架之间兜着圈子，试穿两三件衣服，常

① 一种加葱蒜的羊奶酪。

常在小提包里带着一些她不一定喜欢的东西离去。因为她觉得自己与当地的融合也要通过这种办法，通过一些她不用太算计就花费的钞票。若望显得很慷慨，于是她深信哪怕离了婚，她的生活仍然会和从前一样继续下去。既安逸舒适，又十分自由。她认为在决定分手之后，若望结束了一种他无法再忍受的处境，但是归根结底是在为她效劳。想到这里她微笑了，好像是最幸福的女人。她想着皮埃尔，她的套房，她觉得它非常优美，并且设想着装饰它的方式。她一想到这些，就会说他们的套房，似乎他们的爱情必然会使他们变成一对夫妇，没有皮埃尔的妻子也没有若望，就他们两人天长地久。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梦想皮埃尔和她一致，有勇气出走，像她所做的那样用爱情来摧毁一切。她从未向他谈起过这些，也不会向他提出要求，而是暗暗地希望他能献给她这份礼物，也许是为了她的生日，再过几个星期就要到了，在十一月份，确切地说是八日。阿梅丽娅是天蝎座。她固执、苛求、钟情，而且往往会期待别人给予她无法提供的东西，有时候太过分了。她和若望在一起时为此痛苦过，也许和皮埃尔在一起时有朝一日也会为此而痛苦。男人没有女人这种不受限制地去爱的能力，但是她不愿意考虑这一点。皮埃尔一定与众不同，他爱她。他每天都对她这样说，只要一见面就向她表示。他的肉体不可能欺骗她，她用不着说服自己，因为这对她来说是明显的事实，所以不存在问题。她以为自己是在和皮埃尔以及她的三个孩子建设着她的新生活，何况奥里维埃、马蒂约和玛侬三个

人在这个夏天结束时就会住到她这里来准备开学，若望答应这样做。他只是向她要求他能多照料他们一些时间，以便充分利用他们的假期。她当然表示同意。

为了使他们高兴，忘掉这几个月的经历，他在离鲁瓦扬[①] 几公里的蓬塔亚克租了一所非常漂亮的别墅，里面有一个面向大海的大游泳池。孩子们喜欢这个地区，荒凉海岸上无边无际的浪花和沙滩，波涛汹涌的海洋，他们嬉戏着任凭巨浪把他们冲向海滩周围，沙子擦伤了他们幼小的身体，却并不妨碍他们继续玩耍直到日落西山。在他们看来，盐分的轻微刺激就是假期的同义词，无忧无虑。与往年相比，他们今年更需要如此。若望向他们提供这种额外的休假，就是要阿梅丽娅在此期间做接待他们的准备。她已经为此忙了好几天，似乎万事俱备了。她让人把三个房间重新粉刷不同的颜色，刚刚铺上了新的地毯，床铺过几天就会交货了。她现在什么都没有告诉他们，为自己能给他们一个惊喜而高兴。在这些准备工作中，她从来没有想到若望，没有想到他的孤独、他的没有孩子的生活；没有想到每两个周末要有一个或两个孩子留给他；没有想到这个父亲，她甚至毫无察觉地夺走了他存在的理由，他的孩子和他的生活。“爸爸”这个词将会逐渐从她的感觉和头脑中消失。但是她并不为此担忧，也没有看到这一点。其实问题不在于她夺去了孩子们的父亲和若望的孩子们。她的胜利是慷慨的，她相信

① 法国地名。

已经赢得了一切,而且已经准备好和别人分享。为了使每个人在这种新生活里都过得更好,为了她,为了孩子们,当然也为了若望。过去的一切已被遗忘,她根本不想使他痛苦。相反的他却另有打算,而阿梅丽娅没有意识到正在落入他的陷阱。

阿梅丽娅回到住所的前厅里,胳臂上挎着想为皮埃尔做饭而买来的东西,这时女门房叫住了她:

"夫人,夫人,我这里有您的邮件……"

这是罗莎第一次为她取邮件。阿梅丽娅并不吃惊。她感到这样很客气,以致想把它看成是这个女人在表示亲热,因为迄今为止和她才说过两句话。

"谢谢,您真好!"

罗莎把邮件翻过来翻过去,在把它递给阿梅丽娅的时候,尽力把话说得清楚一些:

"这看起来挺重要,夫人!去吧,祝您胃口好,再见……"

确实,在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上,就在阿梅丽娅·雷格诺的姓名上面,可以看到圣阿芒法院的执达员雷蒙·杜蒂里约的名字。当阿梅丽娅看到这个她不认识的先生的名

字时，她的双手开始战栗起来。她把盒子都放在楼梯的第一级台阶上，按下了电梯的黑色按钮。这是她第一次乘这部电梯上楼。她像被打昏了一样，头部刚刚挨了一击。第二次打击在她读这个文件的时候就会到来，她对此没有任何怀疑，这封信绝对不会客气。当她好容易回到套房里，撕开信封上端的时候，阿梅丽娅所能看到的头几个字是："传票"，"过失离婚"，"全部错误由妻子负责"，她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若望从来没有向她宣战。她也没有准备。他只是简单地向她宣布他们分居了，他会提出离婚，不过一切都会很顺利，他不想再把暴力加在痛苦之上，他们都是成年人，要以成年人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若望改变了看法，要不他以前就是故意那么做的。为了伤害她，要使她付出代价。这个念头闪过她的脑海，使她知道自己要痛苦了，三分钟以来她就在做着最坏的准备。她抽出厚厚的一叠纸张，大概至少有五十来页，或许更多。她不知道该从哪里看起。她一张张地看下去，每一张都像一把匕首那样把她刺穿，她觉得自己被谋杀了。在她的眼前，她最近六个月的生活被叙述得原原本本。一切都昭然若揭，是书面的，描写得无比详尽，而且没有解释和辩护的余地。她感到自己面对一个由穿黑袍的男人组成的法庭，她站在被告席上，指控的罪名只是她爱过，然而已经被判决了。读读这份文件，她的罪行有通奸、抛弃家庭、性格变态、诽谤、当着孩子们的面酗酒……没有任何遗漏，而且一切都确认无误，有证词，无可辩驳。一些日期不同的照片显示在她在

孔福朗的街道上靠在皮埃尔的怀里，其中一张甚至可以看到她温柔地吻着他的嘴巴。由于她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明星，她在好几个月里都受到狗仔队的追踪，他们由她的丈夫支付费用，当然不会忽略任何细节。现在最糟的事情来了。因为要证明其余的一切，若望求助于所有他能够称得上是朋友或亲信的人，总之是阿梅丽娅的敌人，或者只是些刻薄者，他们都梦想过和她一起外出，但总是遭到她的拒绝。这样一来就引起了轰动。在圣阿芒，民众选择了他的阵营。忠诚的秘书马尔蒂娜，屠夫埃里克，若望从前的情妇尼科尔，食品杂货店老板雅克，糕点铺老板娘索尔比埃太太，首饰店老板娘达尼埃尔，当然还有卖花的伏瓦萨太太，甚至还有若望恨之入骨的面包店老板安德烈·特鲁西埃。所有的人都以最正式的书面证明了阿梅丽娅一钱不值，或者无论如何都算不了什么。所有的人都在程度不同地思忖，这种参与等于是效忠，雷格诺先生总有一天会懂得感谢他们。阿梅丽娅，她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她没有钱，而且在谈情说爱。相反，若望在金钱方面总是令人梦想，而且他正在变成一颗有待俘获的心，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好机会。阿梅丽娅非常惊讶地看到这些人的名字，她从来没有惹过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人她已经认识了十年多了。这些她几乎天天见面、有些还是朋友的人都来侮辱她、迫害她，参与某种与他们无关的事情。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正如她拒不承认若望会如此巡访这些他无比蔑视的人，对这些人讲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亲昵，他们的忧虑，今天还要求这些人来

解决他们的冲突,这简直恬不知耻和粗暴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她看到自己就像被抛进了角斗场,扔给了饿得只等着吞食她的狮子。她受着痛苦的折磨,她的孩子们的父亲怎么能在报复和恐怖之路上走得这么远呢?她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她从来都不想使他痛苦。她别无选择,有罪过的是生活,有问题的是爱情而不是她。再说,他毕竟不懂得爱她,所以他要为她的出走负责,至少要和她负同等的责任,是他为皮埃尔这个外人留下了空缺的位子。皮埃尔也不应该夺取这个位子,他也不是毫无干系。所有这些她都愿意相信,心想不管怎样她对这个男人的爱高于一切,为此她准备忍受一切。她要靠着他坚持下去,她的爱情会使她摆脱困境,它将比她的丈夫的仇恨更强大。等着瞧吧。因为她的仇恨似乎从此不受限制了。在这叠她刚刚仔细读过、多处墨迹被阿梅丽娅无法克制的泪水所沾湿的纸张下面,她发现最后一张纸上的话似乎是为了使她吃惊而故意写到反面去了。阿梅丽娅把纸反过来。当她看到母亲的名字写在信的上方,信中指责她要为家庭的解体负全部责任,极为详尽地提醒她想起去年的圣诞节、酗酒、孩子们的哭泣和若望的自尊的时候,阿梅丽娅一下子崩溃了。她的痛苦难以描述,嘴巴张得很大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嘶哑地喘息,就像即将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人。她觉得自己要死了,也就听之任之。她愿意就这样一下子死去算了,因为她清楚地感到地狱之门刚刚打开,而且不会立刻关上。

阿梅丽娅坐在地上,任凭纸张落在她的周围,呆呆地想着它们向她预言的悲惨命运。这时电话响了起来,是皮埃尔打来的。她一听出他的声音就大受鼓舞,压下了最后几声哽咽,极力恢复她最自然、最温柔和最可爱的声调。她开始用这种声调对他说话,但是有点失态,皮埃尔立刻就觉察到出了什么问题了。

“出了什么事情,亲爱的?”

“没有,我向你保证,别担心。”

她要他放心。他们的事情当中用不着任何怜悯。她本想什么都不告诉他,向他隐瞒一切,以保持他们爱情的纯洁,她不想有污点。她也十分清楚丈夫的目标:尽力消灭自己和自己的爱情。她很愿意使自己相信他不会达到目的,但是她做不到。她感到自己软弱无力,受到了伤害,即使皮埃尔在场也不足以使她振作,使她重新站起来。她始终盘着腿坐在地上,头放在两条手臂之间。在沉默了好一阵之后,她终于向他讲述了这封信,种种指责,官司,照片,证据,她的母亲……详详细细地说出了一切。他非常吃惊,试图让她放心,告诉她有他在这里,她在这场战斗中并不孤立,何况她还有孩子。她一言不发。尤其是因为她在起诉书的最后几行里看得很清楚,除了若望拒绝在经济上给予她任何资助之外,他还要求由他来独自看护孩子们,甚至明确地说是“为了保护他们”。她对皮埃尔根本没有说起这些事情。此刻她需要他,希

望他在这里,用他保护者的双臂搂着她,向她表明无论发生什么生活都要继续下去,当然还有他们的爱情。可是皮埃尔给她打电话是要告诉她很遗憾,今天他不能来了。他不会像答应过的那样、像她预料的那样到这里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对她失约,他的理由当然是成立的,可是这个日子选得最糟也没有了。

挂上电话,阿梅丽娅又一连哭了几个小时。她感到孤独,被人抛弃,真是倒霉透顶了。她看不到出路何在,并且已经在想象自己离开这间套房,离开孔福朗,在只有两个房间的小套间里,也许甚至在低租金住房里生活,没有钱,没有孩子,在被遗弃的情况下没脸见她的母亲,不得不到那些虽然过去和她差不多、但是很快就会陌生的女人家里去做家务。她从来没有工作过,什么也不会干,从来没有在社会上生活过。没有若望,她就什么也不是了。她刚刚意识到这一点,哪怕是皮埃尔看来也没什么用。她的未来漆黑一团,而且显然什么都不可能把它照亮。

阿梅丽娅一夜没有合眼。这是她第三天睡不着觉了。在这七十二个小时里，她翻来覆去地思考着这份案卷，几乎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她在心里一行行逐字逐句地重新阅读每一份证词，就好像这是她写的一样。她无法摆脱这一切，它们浸透了她的全身，不断地出现在她的脑海之中。犹如一种无尽的循环，今天早晨六点半才被电话铃声打断。阿梅丽娅本能地拿起听筒，是皮埃尔，他说要来吃午饭。他三天没有来电话了，说了一句工地情况复杂来表示歉意，却没有注意到阿梅丽娅的声音清晰，不是一个睡着的人、在沉睡中被叫醒的人的声音。无所谓，阿梅丽娅什么都没说，只是问他午饭想吃些什么。她清楚地感觉到她不可能因为这个电话而兴高采烈，但毕竟还是试图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她疯狂地爱着这个男人，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她就能够原谅他的一切，把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是若望的攻击，自从寄送起诉书以来也第一次退居其次了。她现在想着皮埃尔，想到要见他就高兴起来，他终于就要来帮助她、照顾她、保护她了。她在自卫中不再孤立，他没有抛弃她，他爱着她。这是确定无疑的，否则他就不会给她来电话了。三天过去了，他不是被迫的，他本来可以跑掉，永远不再回来，这她是从来都不会相信的。如果说他没有打电话来安慰她，

那只是因为他做不到……工作太繁忙了。他属于这类办起事情来分清主次的男人:工作、健康,然后才是其余的一切。快乐是放在后面的。爱情呢?他从未告诉她把它确切地放在什么位置上,而且很可能向她表示过歉意,向她解释说在他看来,爱情是某种他将和她一起发现的新颖而陌生的东西,它自然会找到它的正确位置。阿梅丽娅当然宁愿他说得更加清楚,听起来更加舒服,但他就是这么个人。他不善于倾诉衷情,表达他对她的感觉,而是更愿意用肉体来向她证明这一切。他是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正是这一点最使她感到快乐,在他们互相看第一眼时就迷住了她。她不指望他会变得多愁善感,她爱的是他的硬汉气概,所以今天早晨他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也并未使她难受多长时间。他要来了,这是最主要的。她现在要做的就是打扮自己,要为了他而变得美丽动人。

尽管她只能从这种爱的诺言中吸取力量,她还是惊跳起来冲进浴室,以确保她的面孔不会暴露出她的痛苦。她筋疲力尽,三个不眠之夜使她眼睛肿胀,它们在这几个小时里只是流泪,周围显示出深深的泪痕。她必须尽其所能,重新变成她情人的阿梅丽娅,然而她没法做到。

当门铃终于响起,表明她等待的男人来到的时候,她已经像个少女那样,两个小时以来一直在窥视人来人往的电梯,倾听着平台上的悄声细语,或者笨重的锻铁大门

的沉闷声响，向门厅的镜子里看上最后一眼，注意到她不得不化了一层厚厚的妆，使她皮肤的橙黄色有点太浓了，徒然地试图把它抹得柔和一些。她喝了一口红葡萄酒，这是她养成的不想放弃的习惯，接着扑过去拥抱他。但是她做不到，他抱着的东西太多了。他先把一箱葡萄酒放在厨房的餐桌上，然后才对她说话，尤其终于接受了她的亲吻。她跳起来扑到他的身上，两臂抱住他的脖子，双手同时抚摸着他银色的颈背。她不肯松开，高兴的是重新见到了他，感觉到他，抚摸他，知道他属于她，没有失去他。他就在这里，在她的怀里，她真愿意使这一刻变为永恒。所以即使他感到不快，她也要使这个时刻延续下去。长一点，长一点，长一点……直到他几乎把她像一件东西那样，以有点过于粗暴的动作把她放在地上，同时说出一句没有把握分寸的可怕的话来：

“原谅我，不过今天实在不是个好日子。我尽是倒霉事儿……”

接着他含含糊糊地对他刚刚看过的一份合同解释了几句之后，就让自己倒在沙发上，摊开手脚，等着阿梅丽娅给他端上一杯他刚带来的葡萄酒。可怜的女人尽力满足他的要求。为了讨他喜欢。她露出最优雅的微笑，认真地表示为他的生意担心，用温柔的话安慰他，依偎在他的身上，又给他端上一杯葡萄酒，为他们的爱情干杯，亲吻他的面颊，满怀柔情地替他擦去她刚刚印上的红色唇

膏,倾听他像个被溺爱的孩子那样没完没了的抱怨。她期待着一句话,一点关注,一个表示。今天实际上与往日不同,其他的日子里在爱情之前只有空虚,只有性交和性。自从他们上一次见面以来,毕竟发生了一些事情,而且对她来说是重要的事情,严重的事情。她为此哭过,他也知道。他不可能忘记或者装作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关系到她的未来,他们的未来,无论如何阿梅丽娅是这么看的。他们的命运从此结合在一起了,她愿意分担他的忧虑,可是他也应该关心她的烦恼。尤其是事情不单涉及到金钱,而且还涉及到她的孩子们,她指责她的母亲,一场别人向她发动的战争。这毕竟是不一样的。然而他一言不发。在阿梅丽娅决定把事情摆到桌面上之前,他一次都没有提起过。因此她立刻就担心起来,向皮埃尔重新讲述这一切,只是这件事情就使她重新陷入了这几天的地狱,改变了她的容颜。她的微笑逐渐消失了,她两眼模糊,面孔又扭曲了,她那钟情女子的面具似乎掉了下来。她没有克制悲哀和痛苦。皮埃尔沉默不语,面对阿梅丽娅的苦恼无能为力,他抓住她的手臂,把她带进卧室,放在床上脱去衣服,然后自己也赤身裸体,果断地靠近她。

阿梅丽娅一言不发。

但这是她第一次在皮埃尔和她做爱时流泪。

今天晚上若望无法入眠。他翻来覆去，尽力闭上两眼，有时又任凭它们大睁着，尽力通过不断的调节来穿透黑暗，接着他又把眼睛重新闭上，脑袋在枕头上转动，再一次试图入睡。他无法做到，由于断断续续的努力而变得昏昏沉沉。睡了几分钟，也许是几个小时，自从阿梅丽娅出走以后就是如此。当他把过于沉重的身体完全翻过来的时候，他常常使自己彻底倒在床上，伸开手臂，就像以前那样把手落在她的胸脯上。他的手不是落在随便什么地方的，至少也恰好落在被他翻来覆去弄皱的包角罩① 上。他想用脚去碰那个不再在这里的女人的脚趾，她的肉体提醒他她的良心并非完好无损，而是比他所以为的那样更加破碎，或者至少他是不愿意相信这一点。他完全可以向阿梅丽娅宣战，她仍然是他的妻子。而且无处不在。在这所房子里，在她的卧室里，在她的被单里，而且很快就会和以前一样在他身上。他感觉到她的重量，她的贴在他胸口的乳房的形状，她的皮肤贴在他的身上时的柔和，他甚至感觉得到她的气味，还有轻柔地擦着他的大腿的阴毛。他看着她，占有她，用手臂抱紧她进行性交。他独自一人，然而她始终都在这里。她纠缠着

① 包在垫子、褥子等四角上的口袋状包角布罩。

他的生活，犹如一个不祥的幽灵，重新来占有这所曾被她的身体占有过的房子。他无法摆脱她。把这一切公之于众是不够的。现在，他听到了她由于鼻孔有点被长枕头压住而压抑的呼吸，她总是侧着身睡觉，嘴巴半张着，常常发出轻微的哨音，有时甚至说几句听不清的话，只是一种低语，一种抱怨。若望听见了，他倾听着，尽力想弄明白这些话的意思。她也许在做梦？也许会对他说“我爱你”？他伸着耳朵，却什么也没听到。他刚睁开一只眼睛，就知道这全都不是真实的。他自问为什么会任凭自己被这个女人迷住，怎么会弄得无法摆脱，总之是忘不了她？阿梅丽娅背叛了他，她不配被他记住，这一切都过去了。他整天都在向所有的人说这些，向他的母亲，向科莱特，向他的朋友们，也向他的下属或者向不断给他提出各种问题的商人。就这样，他下了决心，他不能再后退了。他看起来成什么了？他不能昨天当了乌龟今天再成为弱者。不，他应该继续下去，不能走回头路。谁都不会理解，这是不可能的。他今天发现他爱着阿梅丽娅，他想念她，迄今为止他都不知道她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从未对自己提过这个问题。她一向属于他。她不在才让他意识到这一点，但为时已晚。他爱他的妻子，他刚发现这一点。而正因为如此他应该杀了她。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缺少选择的余地。

在他的脑海里，他想象着把猎枪摘了下来，它在通向

客厅门上的两只狍子小爪上挂了好几年了。若望从来没有真正用过它。它是用来对付从未来过的盗贼的。大粒的硝石子弹还是崭新的,他连一粒都没有打过。可是今天晚上,他看着自己打开大橱柜的抽屉,拿起黄纸板箱里的子弹盒,这些都是真的子弹,从中拿出了几颗塞在口袋里。谁知道会怎么样呢。他把枪管的前部翻转过来,装进了两颗子弹,咔嚓一声重新合上,藏在他的外套下面。这些景象非常清晰,像电影一样展现在他的眼前。他看着自己这样做,也感觉得到,他的心开始跳得更加激烈起来。他有些害怕,似乎确实正在经历这一幕:升起沉重的车库大门,钻进汽车里点火发动,掉头倒车向着孔福朗驶去,去杀死阿梅丽娅。树木向后飞驰,乡间小路上曲曲折折的拐弯,一些照亮道路的路灯,穿过的一些小镇,他踩得越来越用力的加速板,疯狂转动的速度表上的红色指针,指路牌"孔福朗",终于到了这所房屋的门前,接着到了套房的门口。按响门铃,门开了。是阿梅丽娅尚未睡醒的面孔,她努力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则用食指按住了扳机。压紧的子弹开火了,砰的一声,他的美人被打烂的尸体,接着是尸体倒在地上的声音,皮肤的碎片贴在被玷污的墙壁上,鲜血现在沿着地板流淌。阿梅丽娅的面孔,眼睛大睁着,充满恐怖,以及她浅浅的微笑,微微张开的嘴巴,还有黑血从嘴里流出来。她根本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应该是毫无知觉。这时他已经听到了来追寻他的警笛声,电话响了。铃声与警笛声混在一起,不过他很快就醒了过来。打开电灯,拿起就放在床边地上的听筒。

电话那头是阿梅丽娅的声音。这么说她没有死,而他也还没有成为一个杀人犯。他几乎放下心来,在床上直起身子,把两个靠垫放在背后,试图恢复他的思绪。早晨四点钟她要对他说什么?马上要说什么,他什么也不明白。阿梅丽娅的话断断续续,她的声音仿佛来自九泉之下,她每句话都出错,不断地重复,说到孩子们,对他说他没有权利,应该由她来抚养他们,他不能从她那里把孩子们夺过去,她不是她读到的那个样子,那是所有这些坏蛋在他的口授下写出来的,他可能给他们付了报酬,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他不会就这样脱身的,她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她要把什么都说出来,告诉所有的人,但在这之前她要再看到她的孩子们。没有他们她就活不下去了。

她显然是喝多了,他任凭她在醉酒的昏乱中说了片刻,然后打断她的话,向她确认在新的命令下来之前,她不能再见到孩子们。她的传票是这种必要性的新证明。此外若望已经非常仔细地启动了自动回话机,以便录下他们的谈话。雷格诺前夫人的没有化妆的面孔,一定会引起法官们极大的兴趣。

挂上电话,若望思忖着他或许还用不着把猎枪拿下来。

皮埃尔好几天没有去电话了，他没有打听阿梅丽娅的消息。不过自从发生这场冲突以来，他很清楚她在日益消瘦，他就是见证人。最近一次，当她倒在他的怀抱里的时候，那天他可以衡量出她是多么难以重新振作精神，或者去想象一种未来——和他在一起或者没有他。这确实不再是问题，至少不再是阿梅丽娅的问题了。她和皮埃尔的生活成了题外的事情，她实在不知道何时能够恢复。她为被夺去了孩子而痛苦，无法忍受有人竖立她的肖像，现在用她的肖像做的广告已经来到了孔福朗。她因此几乎足不出户，始终关在家里，也不接待任何人。无论如何，她都没有时间和熟人联系了。几个星期以来，只有女门房罗莎非常清楚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不时地按响门铃，放下她的信件或者只是打听她的消息，但除此以外就是沉默。在她始终未曾整理、看来确实永远不会整理的套房里，唯一的声响就是电视，从那时起阿梅丽娅只要没有睡觉，就会在它面前度过最明亮的时光。靠着她还在计量的莱克索米尔[①] 与各种酒精的混合，她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多。对什么都漠不关心，是她入睡的、尤其是逃避这种她不愿再见到的生活的唯一办法。于是她睡着

① 一种治疗抑郁症的药物。

了,有时甚至听不到电话铃声,哪怕连皮埃尔的电话也不再等待了。她认错了人,已经把他看清楚了,他不像她爱他那样爱她。这个男人归根结底和所有别的男人一样,或许更坏。阿梅丽娅非常清楚,对她来说必需的东西,对于他其实只是一场游戏,仅此而已。他爱着她,这是不用说的,不过爱情是有一些限度的。皮埃尔没有把通奸看成一种崇高的职业,他还不时地到这里来,但是呆的时间越来越短了。他是在利用她,正如他实际上一直在做的那样。现在他与其说和她做爱,不如说是在亲吻她。阿梅丽娅的消瘦在不自觉地刺激着他。她在缓慢地堕入地狱,对她来说这成了她的一切放荡行为的必经之路。他在奸污她,把她当成一件东西来对待,一个打开的、不再加以任何控制、因而来者不拒的生殖器。所以他就对她为所欲为。不加任何节制。他羞辱她,促使她喝酒,这样做并不很难。他知道酒精成了她的避难所,她的牢狱,他牢牢地把门锁好。他从来不加限制给她喝的葡萄酒,杜松子酒,伏特加,威士忌,使他能够在肉体上彻底地占有她。她成了他的妓女,不再离开她的卧室和床铺,随时准备为他服务。这很容易。再说也不贵。哪怕是酒精他也不再付钱了。关于天长地久的爱情、陪伴她、支持她、安慰她的种种诺言,都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应该搂住她、抱紧她、使她安心的双臂,正在最终地窒息她、麻痹她、摧毁她。她已经变得如此脆弱,变得那么快,正因为如此皮埃尔才不爱她了。这又没有写在合同里。他爱上的是一个健壮有力、几乎是高傲的美女,这就是他爱的阿梅丽娅。

这是他的选择,他从未想过她会变成这个样子,成了她自己的幻影。萎靡不振,面孔因放纵而凹陷,腹部因积水而鼓胀,被损毁的头发乱糟糟的,它们曾经见过主人那么多美发的方式,她在镜子面前用那么多的时间梳理它们,拉直、吹干,用一个宽大的夹子或者只用一个木头扦子随心所欲地系住。还有阿梅丽娅的露出洁白的漂亮牙齿的微笑,哈哈大笑的声音,她的轻盈,她的幽默。皮埃尔想要和渴望的正是这个女人,他是为了她才和若望争斗,并且把她带走的。他千方百计地要得到她,什么都不能使他后退。秘密的晚餐,小小的礼物和弥天大谎,他当然没有对她做过任何许诺,但也从未排除任何希望。沉默是诱惑者最有效的武器。在拥抱得令人眩晕的这几个月里,他的表现会使陷入情网的女人觉得一切都能成功,而这个猎艳者非常清楚,其实是永远做不成任何事情的。阿梅丽娅也许确实不抱任何期待,可是现在她知道自己连这样想象、要使自己相信都不可能了,梦想在她的眼前化为泡影。皮埃尔在她面前暴露出来的样子,与在他之前若望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他和若望一模一样,不那么无耻,但更加粗暴,更加兽性,更加狭隘。他不让他的美人具有理性,而只是享受她、吞噬她。阿梅丽娅永远无法设想,这个一眼就使她倾心的男人,会把她欺骗到这种程度。她没想到爱情能和仇恨一样恶毒和粗暴。然而这些日子皮埃尔的行为,老是不来,对所谓的他爱的女人的痛苦无动于衷,都向她显示出了爱情的另一面。他暴露无遗的样子就不那么好看了,他的内心是丑恶的,这个明显

的事实终于使她再也无法忍受了。

阿梅丽娅从早晨到现在都没有起床,她蜷缩在潮湿和皱巴巴的被单里思索着。她像看电影一样回想着这几个月里乱七八糟的生活,极力想理出头绪却无法办到。她不明白生活为什么对她穷追不舍,为什么她不能像所有的女人那样只是正常地被人所爱,为什么她要比别的女人更加痛苦,为什么她要不断地为转瞬即逝的幸福时刻付出代价。她无法理解男人们为什么不懂得爱她,除非他们不愿意。除非爱的不是她,这不是她的错,她不是唯一要为发生的事情负责的人。归根结底她并不可爱,漂亮但不可爱,也许是太美了,也许不错。奇怪透顶的是她的美对她而言始终是一个难题,一个要承受的负担。例如她坚信她的母亲从未爱过她,就是因为抱怨她长得这么漂亮。她记得小的时候,科莱特非常自豪地带她上学,受到其他嫉妒她们的母亲们的恭维,但却从来不会温柔地对待她,对她说"我爱你",或者只是亲切地拥抱她,就像世界上所有的母亲对她们的孩子所做的那样。科莱特对女儿从来没有表示过关心或温情,任凭她在这种无爱的环境中生活,可以说认为她的美将来能够对付一切。母亲的漫不经心启示了她未来的生活,而且母亲是第一个使她为完美无瑕的面孔付出代价的人。在阿梅丽娅看来,她母亲的举止归根结底就像一个男人,像她的第一个男人,确认这一点使她浑身冰凉。她觉得深受其害的绝情原来可以追溯得那么遥远,直到她已经不幸的童年。所以她生来就是受苦的。从此她深信这一点,因此不必

到远处去寻找对这种破碎的生活、这种不可能的幸福负责的人。因为该负责的只有一个人,或者不如说一个女人,就是她,阿梅丽娅。再说,连她都不爱自己,那么从这时起,她怎么能抱怨别人不爱她呢?他们并不比她做得更好,仅此而已。她赤身裸体地盘腿坐在床上,思考着这种看法,她的责任,开始拧起自己的皮肤来。手臂下部,两只小腿,肚子,现在肚脐下面微微隆起的小脂肪块,以及乳房,拧完这个拧那个,她蹂躏着它们,为了使自己疼痛,伤害自己,独自凌辱自己,并且察看损伤的范围。她感到自己几个星期来已经精神崩溃,现在她要在肉体上衡量崩溃的程度。看着她的肉体垮下去,犹如她的灵魂。她恨自己一败涂地,全完了,她和皮埃尔的爱情与她和若望的家庭。今天每个人都失去了一切,这种不幸的原因只是由于她对幸福的不适应。她觉得自己是这场灾难的唯一罪人,而且不承认有任何可以减轻罪行的理由。

所以她应该为她的错误付出代价。

为了她过去的所作所为。

她抓住刚刚放在床头柜上的酒杯,拿起打开着的威士忌酒瓶,倒了两厘米,一口喝干后就起床了。阿梅丽娅头脑里有了一个主意。她始终光着身子,也不顾忌套房的大窗户正开向对面的楼房。她迈着迟疑的步子穿过走廊,推开浴室的门。她打开排水管下面的白色壁橱,抽出一个很大的鞋盒,这就是她的药箱。她把抽屉翻过来,把

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在铺着瓷砖的地面上,一卷橡皮膏,一小瓶红汞,吸水棉,绷带,还有各种数不清的药盒。她好像什么药都有,到处都是。有些盒子已经打开了,往往只剩下银白色的小药片,尚未刺穿的瓶盖后面的药名都难以看清了。她用双手把它们全都拢成一个小堆,对各种各样的药丸进行仔细挑选,只想留下安定片和抗抑郁的药片。阿梅丽娅不想治疗,她决定来个了结,永远长眠不醒,也就是死亡。然而,当她刚刚倒空五颜六色的药丸小山上的最后一盒特美斯塔① 的时候,她想起了她的孩子们。奥里维埃、马蒂约和玛侬。她想最后一次听听他们的声音。于是她站了起来,拿起卧室里的电话,把长长的电话线一直拖到浴室里,在原来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她要贴近她的化学武器,在挂上电话之后就马上扣动扳机。

但是在此之前她一定要向他们说声再见。

① 一种治疗抑郁症的药物。

这天晚上若望回到家里的时候，空气中飘着一股食物的气味，飘进了一个个房间，刚刚吹进了他的鼻孔、喉咙和脑袋里。到处都是这种蔬菜牛肉浓汤的气味，炖在阿梅丽娅一向使用的橙黄色的大锅里。她最喜欢做这种汤，切胡萝卜、土豆、白菜、萝卜，把选好的肉放在下面，首先是小牛腿肉，然后是排骨和髓骨。最后再满满地放一把百里香和月桂叶。她总是做得非常成功，这是她的专长，若望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今天推开厨房门的时候，他有一阵以为认出了她，腰上紧束着漂亮的白色亚麻布围裙，用木勺在锅里翻动。他甚至看到了她，系着头发，向他转过身来，听到她说："你已经回来啦，亲爱的？我做好了你喜欢的蔬菜牛肉浓汤……"可是当他进去的时候，才发现他面对的不是阿梅丽娅的脸，而是皮卡特夫人，自从他的妻子出走以后，她就热心地同意为他照料家务。他恢复了理智：

"您好吗，皮卡特夫人？……唔，真香啊！不错……"

"噢，这不算什么，雷格诺先生，我完全是照着写在这张纸上的菜谱做的，我是在厨房的一个抽屉里找到的。"

若望走到夫人身边，拿过有点发皱和沾满油迹的小

纸片，在纸的上部他还能看出阿梅丽娅用专注的纤细字体所写的“蔬菜牛肉浓汤菜谱”。他以一个难以觉察、皮卡特夫人也没有发现的动作，把它放在右手里使劲捏成一个小纸团扔进了垃圾箱。他本想把肉、蔬菜、汤也都扔进去，但是不能这样做。于是他一言不发，转身朝客厅走去，正在那里等他的玛依扑到他的怀里：

“爸——爸！”

他在抱她之前后退了一下。

“喂，你好吗，宝贝？”

她长得越来越像她的母亲了。她还不到五岁，但是已经有了女性的特征，狡黠的目光，浅浅的微笑绝对会使人想起阿梅丽娅，金黄色的长发当然尚未拉直，但是毫无疑问和她妈妈的头发完全一样。他把她放在地上，打开电视，接着在桌旁坐了下来。

“奥里维埃、马蒂约，你们想看新闻吗？……到时间了。”

“噢，我们就下来！”

即使阿梅丽娅不在，若望也竭力保持家里的习惯。他这样做日益困难，但是他认为自己别无选择。明天他

也许会和另一个女人重新建立正常的生活,那现在所做的就是第一步,不过还没到时候。他也欠孩子们的,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有人为他们指明方向。他们四人都坐在长沙发上,在吃饭之前默默地看着电视新闻。几分钟之前,在厨房里椭圆形的长餐桌上,皮卡特夫人已经精心地摆好了餐具。在餐桌中央的一个镀银的托盘上,醒目地放着若望刚才梦想打翻的橙黄色大菜。重新看到它对他是一种新的刺激,但是他不动声色,就在玛依身边坐了下来,面对着两个男孩。

"好了,吃吧,大学生们。"

奥里维埃一声不吭,抓起锡制的长柄勺子就舀起汤来。真是滑稽的气氛。自从阿梅丽娅出走之后,每餐饭都吃得静悄悄的,几乎令人不安。孩子们不再自发地说话,只是回答父亲的问题,他总是刻板地询问他们白天上课的情况和第二天的作业,对其余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他小心地避免提到他们的妈妈,甚至避免提及和回忆过去阿梅丽娅在这里时的情景。他害怕他们提出关于她的问题,问她的情况,她为什么不在家里,看不到她。现在他总是含糊其辞,故意使他们与现状保持距离,哪怕有时要向他们撒谎。因为他要保护他们,但也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态度并非无可指责,他对他们的母亲正在发生的变化负有严重的责任。不过原因也在于只要一提到她就会使她复活,相反的他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她的消失上,只

要一想到她就会使她重新出现,就像现在一样。想到他不希望谈起她就已经是想到她了,已经是使她重新出现了。再说她就在那里,他看得到她。她像每天晚上那样坐在餐桌的那头她的座位上,系着她吃饭时总是使用的围裙。这使她显得像个好母亲。他看着她等奥里维埃给她夹菜,听到她对大家说:"把髓骨留给我,我喜欢吃!"他还看到她向他微笑,直到马蒂约打断他们幻想的交流她才消失。若望感到自己成了疯子。但他拒绝这种与他很不相称的缺乏自制力的行为,他思忖应该与这种感觉做斗争,直至把她彻底忘却,他决心要这样做。

由于父亲在胡思乱想,马蒂约问了两次才使他听到了自己的问题:

"爸爸,我希望你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看到妈妈。是不是你禁止我们去看她?"

若望吞下了嘴里的肉块,放下叉子,试图回答显然因为母亲不在而感到痛苦的儿子。在等待父亲答复的时候,这个少年一动不动地面对着他,好不容易克制着浑身的颤抖,因为他很清楚刚刚违反了一条禁令,也许会因此而招来惩罚。

然而若望并未咄咄逼人,只是像习惯的那样仅限于向他撒谎:

"可我没有禁止你们去看她,只是因为她不想让你们

去。这是她自己向我要求的。你知道,要是你不向我提这个问题,我是永远不会告诉你们的。到现在为止,我尽我所能不伤害你们,不过要是你们觉得这样不行,而且想知道的话,那没有问题,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们……你们的母亲是个酒鬼,我不得不让她住院治疗,接受戒除酒瘾的疗法。要治疗一段时间,据医生说她会精神错乱,当然是由于酒精的缘故,没有别的解释。她正在陷入疯狂。不错,就是这样,你们的母亲疯了……你觉得这样解释可以了吧!"

马蒂约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他的脑海里回响着"酒鬼"、"戒除酒瘾"、"疯狂"这样的词汇,父亲刚刚说的最后一句话在他听来就像不断重复的回声:"你们的母亲疯了……"他无法忍受这句话。从他眼睛里流出的泪水,很快就布满了这个不知所措的少年的整个面孔。他像哥哥和妹妹一样痛苦,他们也在忍耐着,三个孩子除了流下有感染力的眼泪之外,无法做出更恰当的回答。若望面对着他的三个泪流满面的孩子,这些被他蓄意用可怕的谎言激起的泪水只追求一个唯一的目标:停止伤害阿梅丽娅。他以后只为自己摆脱困境就要冒着让孩子们更加痛苦的危险,他患上了强迫性神经症,变得专横固执。他看重的只是他的生活,关注的只是他的生存。而在他几个星期以来有意识地采取的步骤里,他的孩子们开始妨碍他、束缚他,执拗地要把他

拉回到他力图忘却的过去。

面对他们的慌乱,若望一言不发,动也没动。他只是一个挨一个地注视他们,观察他们,仔细地看着他们每个人的面部轮廓,似乎他以后永远也看不到了。一看到坐在正对面的马蒂约的面孔,他有一会儿闭上了眼睛。他怀着一种可怕的确信告诉自己,也许他们最好不在这里,也从他的生活中消失。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若望重新睁开了眼睛。马蒂约已经不在这里,他一眨眼就不见了,向隔壁房间里响着的电话跑去。他非要接这个电话不可,想成为第一个听到她的声音的人,第一个。因为他坚信这一点,电话那头一定是他的妈妈。

他拿起了听筒。

“喂!”

“是你吗,马蒂约?”

“是的,是我。”

“我是你妈妈,我想拥抱你,你,奥里维埃和你的小妹妹。”

“你怎么样? 一直在住院吗?”

“我根本不在医院里,你在说些什么呀?”

对马蒂约来说,听到母亲的尽管是受到虐待的声音,

但这种快乐已经足以动摇他刚刚从父亲那里听到的一切了。

从她的声调、说话的速度和犹豫不决来看，马蒂约明显地感觉到出了什么事情。他的母亲是不幸的，而且也许准备承受更大的不幸。不过他还是决定把一切都告诉她。

为了不成为帮凶。

尤其是为了确信她没有也对他撒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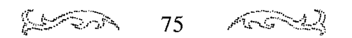
“是爸爸刚才告诉我们的。他对我们说你在进行戒除酒瘾治疗，甚至说你疯了……这不是真的吧，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吧？”

阿梅丽娅恢复了声音的力量，几乎在听筒里吼叫着，好像马蒂约要为他父亲说的话承担责任。

“这是一派胡言！他想干什么，这个卑鄙的家伙！原谅我，可是你的父亲是一个十足的下流坯！”

她说完后泪流满面。

“不过你知道，我们不相信他的话。我们爱你。我们要来看你，说定了。”



在她挂电话之前,马蒂约在最后一次带有预兆性的祈求中对母亲说:

“最要紧的是,嗯,你要等着我们。你答应吗?”

在马蒂约听到唯一的占线信号音之前,阿梅丽娅今晚没有来得及答应任何事情。

他轻轻地把听筒放在电话座上,等了一会儿。在他的脑海里,各种景象乱成一团。他看到就在他幸福地睁大的眼睛面前,母亲温柔地拥抱父亲。那是在一个海滩上,他确实记不起是哪个海滩了,也许是在西班牙。接着另一个景象驱走了前一个。这是一口在教堂里行进的棺材,里面是他的妈妈。各种管风琴,憔悴的面孔,泪水,弥撒,教士,贴在口腔上壁上的圣体饼——它的包装纸的气味无法忍受,但是必须忍受。朋友们同情的目光,接着是不知什么地方出现的他父亲的微笑。

马蒂约知道最糟的事情就要来到了。他们痛苦的波涛还远未平息,对此应该做好准备。

当他从小小的门厅里走出来的时候,父亲叫住了他:

“谁的电话?”

男孩没有片刻犹豫。

“是妈妈,我想如果什么也不做的话,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听到她的声音了。不过这不会干扰你,这毕竟就是你要的结果!”

若望无法忍受十四岁的儿子来教训他,竟敢用这种声调说话,尤其是就这样揭他的短处。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只是很难信任一个向我们说关于母亲的谎话的父亲。妈妈不在医院里,你心里很清楚!那你为什么对我们说这些?你为什么对我们讲这些蠢话?你是笨鸟还是什么?”

若望猛地站了起来,接着又重新坐下。没有必要再火上浇油了。他没有回答儿子的攻击,而是宁可换了一副面孔。

“哦,发生什么事了?她对你说了些什么?我马上再给她打电话。”

若望拿起电话,在他的小本子里寻找他不熟悉的妻子的电话号码,然后拨了起来。响了一下铃声。第二下,

第三下。若望就这样任凭它响了几分钟，但是总也没有人接。一阵焦虑穿过了他的身体。右面太阳穴的毛孔里渗出的细细的冷汗一直流到耳边。他用手指擦了擦。他设想着最糟糕的事情，此刻也顾不得分析这种感觉，这样对他更好，阿梅丽娅的末日标志着他自己的再生。他沉浸于这个念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没有想到这一点，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显然是因为他宁可不成为目击这一幕的证人，不在那里给她收尸，而是更愿意由别人来告诉他。一个电话，一滴眼泪，一种畅快的感觉，这就够了。然而命运似乎已决定另有安排，他或许应该承担面对的难以置信的选择。他没有做好准备，但是他要毫不犹豫地一直地向前走。他拿起外套，要孩子们穿上衣服，在把玛依放到最好的朋友肖塔尔夫妇家里之后，带着两个大孩子向着阿梅丽娅在孔福朗的套房疾驰而去。

当他们到达楼房门前的时候，若望和孩子们抬起头来，看看套房里是否亮着灯，似乎是为了证实上面还有没有人活着。他们很担心，可是没有锻铁大门的钥匙，更没有套房的钥匙。因此他们开始喊叫，绝望地呼唤着：阿梅丽娅，阿梅丽娅……妈妈……

没有回答，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扇窗户打开来使他们放心，告诉他们上去。没有，什么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

在套房里，阿梅丽娅听不到一点声音。她的身体躺在门厅的走廊里，略微侧着，一只手臂压在睡着后毫无知觉的身体的重量之下，另一只手臂伸在她的面前，好像是在最后一次反应中，在最后的挣扎中力图抓住什么东西，也许是她面前的地毯，以便使自己能在尚未倒下的时候前进、滑动和爬行。她面孔安详，轮廓松弛，嘴巴半张着，几乎是在微笑，就像人们在死人身上常常看到的那样。这些睡着的人脸部的线条，往往使我们感到他们从来没有那么好看。她的眼睛闭着，就像睡着一样，只有衬托它们的、现在弄黑了面颊的里美尔牌的眼睫膏证实了这场悲剧，证实了她的痛苦、眼泪，以及她这样做的原因。她没法再活下去了，她的眼睫毛就是这种状况的标志。她赤身裸体，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然而她左边贴着地板

的乳房还在难以觉察地颤动。是轻微连续的痉挛,似乎只是神经的缓慢、少见和不受控制的反应。实际上,她的心脏仍在跳动。她还活着。可能活不了太久,不过现在还活着。她已经精疲力竭,无法动弹,再说也根本不想动了,她已经失去了意识。

她在等待,似乎处在一个把她引向死亡的通道里。

但是她还活着。

在一阵巨大的撞击声中,阿梅丽娅套房的门终于打开了。若望刚刚用撬棍把它撬开,那是罗莎为了以防万一而悄悄地藏在沙发下面的。她听到了若望和孩子们的呼喊,放他们进了楼房。当他们扑向阿梅丽娅的时候,她勉强抬起了一只眼睛的眼皮。她瞥见了灰尘,地板的条纹,起诉状的白色,一切都模模糊糊,接着又漆黑一团。她那只眼睛重新闭上了。现在她依稀听见了一些声音,周围的忙乱,孩子们的说话声,若望附在她的耳边说道:

“阿梅丽娅,没事吧?我们在这里,别担心。抢救人员就要到了……”

但是她无法回答。发不出一点声音。若望用专业的手法按压她的左胸,感到了微弱的跳动,转过头来让孩子们放心:

“她的心脏在跳动。很慢，不过在跳。”

他们转过身去，已经想忘掉母亲这种瘫在地上、几乎死去的形象，不肯相信这种形象就是他们最后的记忆。他们要躲开她，不肯靠近，投过来泪水模糊的目光，而且忙碌起来。忙些什么？他们并不真正清楚，只是希望起点作用，做点什么事情来挽救她，使她活过来，站起来，带她和他们一起走。可是没有任何事情要做，只能等着救援。于是他们就像小侦探一样，在套房里转来转去，寻找微不足道的迹象，最细小的物证。他们两人一起走着，几乎贴在一起。他们需要相互感觉，相互接触，这才是兄弟。但是他们不说话，或者说得极少。他们看到的东西都是用不着任何解释的。浴室里的药片，裂开的盒子，打翻在身边的威士忌酒瓶，在瓷砖地上流淌的酒，凌乱的床铺，一直拖到卧室门口的弄皱的床单，妈妈的衣服扔在地上，卷成一团，短裤就在房间当中。一些撕碎的照片，是她和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男人的，他们猜测他是皮埃尔，在床的另一边还有一些散乱的纸张，一个牛皮纸信封和十来页纸。当他们出于好奇，弯下身子把它们捡起来的时候，他们听到抢救人员进了套房，把脱下的靴子、头盔放在地上的声音，与若望和始终没有下楼的女门房客套地招呼，然后展开的担架。队长发出了命令。奥里维埃和马蒂约如释重负。他们的母亲以后就到了可靠的人手里，会得救了。那些人把她抬上担架，而他们还在一页一

页地读着父亲向母亲宣战的文件。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无法设想谁会有一种如此的粗暴,如此的疯狂,如此坚决地要消灭她的决心。

要杀死她。

当若望把头伸进阿梅丽娅的卧室,要他的两个孩子出来回到圣阿芒去的时候,他看到他们正在忙碌,立刻就明白他们发现了什么。他们不回答他,冷静地读着眼前的文字,似乎力图确切地弄清楚这个现在叫他们的男人是谁,这个他们不了解的、今天晚上具备了罪犯特征的父亲。

杀害他们母亲的凶手。

此刻若望对他们的感觉没有任何怀疑。

他们从此只能仇恨他了。这份他们永远不应该读的文件,就像他们将会发现的罪恶的武器。在他们看来,他就只能是那个要杀死他们母亲的人。他目前失败了。经过洗胃和几个小时的忍耐之后,她在抢救人员夜里把她送进去的病房里醒了过来。可是只差一点儿,再晚几分钟就来不及了。阿梅丽娅运气不错。若望也一样,用不着承担责任了。在公众眼里,他甚至是救了她的命。没有他,她就死了。他能够以此为荣,证明他过去完美无

缺，现在尽管情况变了，尽管有皮埃尔、通奸、离婚，他还是原来的样子，从未改变。他使她活了过来，但私下里却梦想要她的命。不过这一点没有人能猜得出来，除了他的两个男孩，他们刚刚衡量了他们的父亲能做什么。然而他们还不知道的是，他们也在这份名单上，若望刚刚做出了这个决定，是今天这个晚上迫使他做出来的。即使阿梅丽娅出走了，消失了，死了，他们也总会在这里使他想起她来。他们把他和她永远联系在一起，他的回忆不可能摆脱这些内容。他刚才清楚地感觉到，仅仅见到她这个简单的事实就使他心烦意乱，即使她死了他也仍然爱着她。他知道还会有下一次。他知道这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他的孩子们会使她每天重新回到他的脑海里，回到他的桌旁、沙发上、汽车里，无处不在。他们的相貌和她一样，他们属于他，但也是属于她的。他们可笑的服装，他们的姿态、声音，一切都把她拉回到他的身边。他们是对他的妻子、对他失去的爱情的活生生的记忆，是阿梅丽娅的三个瘤子，他应该把他们当成一棵玫瑰上的三根劣枝那样剪掉。

用修剪枝条的剪子。

在送他们到医院去的车上，奥里维埃、马蒂约和玛侬有了笑容，他们的母亲还活着。父亲也刚刚答应他们，经过整夜的思考，他决定让阿梅丽娅回到家里来生活。一旦她恢复健康，也就是今天或者明天，他就要向她提出这个建议，她过不了几天就会出院了。当然要由她来决定，不过他希望她能同意。无论如何，今天早晨喝热好的巧克力饮料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了三个孩子，他想结束这种生活，这些冲突，这场战争，把这一切全都忘却。他爱他们的母亲，也对他们说过。他向他们解释说，他不明白整整三个月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会有这种粗暴、痛苦和仇恨。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是由于爱情而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情况，肯定如此。他怎么能想象自己过着没有她的生活？他怎么会像这样背叛他所爱的妻子？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幸福，这是最主要的。其余的一切只是一些偶然的差错。生活还要继续。必须越过和克服障碍。爱情会给他们力量。他们两个人，加上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家庭将从废墟和恐怖中重生，他们最终都会重新找到幸福之路，一定会这样的。成年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需要让自己担心，使他们的愿望、幻想、痛苦都达到极致，以便懂得什么是生活，真正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在这里，在他们位于圣阿芒的漂亮住宅里，阿梅丽娅

的生活也是如此。他想说服孩子们相信这一点，这一次他们很容易就相信了他们的爸爸。

阿梅丽娅躺在白色的金属小床上，床背略微抬起，她的头靠在两个大枕头上，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瞥见了三个阴影，三个面孔的轮廓，她没有马上就认出来。不过迷雾逐渐消散，面纱脱掉了，露出了她的三个孩子的微笑。奥里维埃、马蒂约和玛侬在这里，就在她的面前。他们在向她微笑，对她说着一些她其实没有听清的话，并且轮流拥抱她。她在他们的亲吻下清醒过来，似乎摆脱了一个不祥的梦境。她相信自己经历的只是一个可怕的噩梦，这一切全都不是现实。她爱她的丈夫，孩子们来找她回家，生活将会重新开始。她动作很慢地睁大了眼睛，瞥见了若望在对面的墙边，她不太清楚自己在这个可怕的房间里做些什么。她记不起任何事情，昨天晚上，死亡，抢救人员，什么都记不得了。没有任何形象、感觉和模糊的回忆。她从一个巨大的黑洞里出来，那里似乎埋葬了她最近六个月的生命，就像患了轻微和暂时的遗忘症，但是她并不知道。她要醒来，记忆也许会随着意识而逐渐恢复，已经有一些形象出现了。这段经历的片段在她的脑海里展开，她又能回忆了，但这不一定是高兴的事情。一切都混淆起来，她的过去，现在，昨天，十年前，孩子们，他们的出生，幸福，皮埃尔，可怕的圣诞节，她表白的爱情、眼泪，她的套房、床铺，和他在一起，她赤身裸体，快乐幸福，接着是若望，谎言，打击，信件，成堆的药丸，从瓶口喝的威

士忌，然后是漆黑一团。再后来就是现在的孩子们。还有若望，他始终一言不发，没有靠近，还没有拥抱她，连拥抱的样子都没做，她是梦想要杀掉他的，至少要羞辱他，当着孩子们的面。但是她没有力气这样做。她复活的过程是痛苦的，孩子们的微笑还不足以平息这种痛苦。她很高兴看到他们，但无法肯定这是否足以使她能从头再来，过新的生活，或继续痛苦下去。她不能肯定是否愿意这样做，能够这样做。

若望终于靠近了床铺，用手臂抱着三个孩子，把他的头挨着阿梅丽娅的头，用温柔的声音和她说话，告诉她等白天她再清醒一些的时候就给她打电话，他有话要说，而且很重要。他甚至可能会再来。他们的父亲看来没有撒谎。他信守诺言。他要把他们的母亲还给他们，把她作为最美好的礼物送给他们，他们是求之不得，毫不掩饰为重新有了一个妈妈而高兴。他们的父亲当着他们的面什么也没对她说，当然这是正常的，跟他们无关。从今以后，重要的只是结果，其余的一切就不是他们的事情了。他们还只是孩子，人们总是教导他们远离大人的事情，尽管一段时间以来这条规则已经有过许多例外。孩子们拥抱了他们的母亲，若望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阿梅丽娅一言不发地任凭他这样做，没有回答他的建议，甚至没有向他提一个问题。

她让他来，并且准备承受一切。

当他们四人沿着通向出口的长廊回去的时候，若望停住了，要孩子们等他一下，他想最后一次拥抱他们的妈妈。他转过身去，跑向 213 病房的门口，推开门走向阿梅丽娅，她不明白为什么若望想再看到她，而且不带孩子。他靠近她，曲着双腿，面对面地开始和她说话，几乎是喃喃自语，担心他说的话会传到外面去：

“阿梅丽娅，我只是想告诉你最后一点：你真是个可怜虫，你只是一个废物！你在生活中的一切都失败了，就连你的自杀……”

他悠然自得地转过身去，让她去想他那些恶毒的念头，甚至不等她的回答。不管怎样，她都没有能说出一句话来。

她被彻底摧毁了。

上午十点钟，电话铃声在若望的办公室里响了起来。他在一封即将发出的信件下面用优美的字体签了名，放下他那支巨大的自来水笔，伸出手去摘下了听筒。电话的那头是孔福朗的警察分局，局长特雷亚尔在说话。他声音低沉，字斟句酌，从他的声调中听得出安慰的意思。

这是一个坏消息。

“是这么回事，先生，我们刚刚发现了您妻子的遗体，在21区的埃米尔·左拉大街的人行道上，就在她的住所门前。她是从她那所住宅的六楼跳下来的。我们已经证实她套间的一扇窗户是开着的，这就使得这场悲剧的原因能够确定无疑了。我确实非常痛心，雷格诺先生。”

“我该做些什么呢，局长？”

“如果今天您能到警察局来一趟，以便按照惯例确认事实和认领遗体，那就太好了。谢谢您，先生，请振作起来。”

这对于若望来说是最后一次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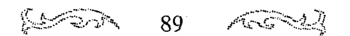
来到警察局的尸体认领处，走进这个冰冷的、铺着瓷

砖、还有两个警察站岗的大房间里，墙壁被分割成许多正方形，十来个铝门，每扇门里有一个躺着的人，一动不动，肤色苍白，眼圈发黑。若望就是这样想象着所有这些等待解剖或者认领的尸体的。接着门开了，医生拉出金属板，上面躺着阿梅丽娅的遗体，裹在一个灰色的口袋里，有人打开滑板，露出了她破碎的、血淋淋的难以辨认的面孔。然而若望表示认出了她，当然是她，毫无疑问。这次她是彻底死去了。完了。若望几乎是心情轻松地摆脱了这最后的对质。他并未感到特别的悲伤，拒绝回忆过去。他只是衡量着他的计划运转得多么完善，庆幸自己成了也许是第一个完成一桩完美罪行的杀人犯。没有武器，没有痕迹，没有风险。只是凭着他的智慧和一个动机：抹掉他的过去，以便继续生活下去。他的复活从那时起已经不再遥远。他要自己对此确信无疑。

当他合乎时宜地沉着面孔重新回到诊所之后，马上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让别人去打扰他。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只有马尔蒂娜刚刚从老板那里得知了悲剧的秘密。此刻他的意图是清楚的：什么都不应该泄露出去。即使是孩子们也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在学校里，若望需要时间来准备下一步的事情。

他决定给母亲打电话。

“喂，妈妈，是我。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一个可



怕的消息:阿梅丽娅刚刚自杀了。这是今天早晨的事情,她刚刚出院,刚到她的住处,就从客厅的窗户跳了下去……"

"太可怕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不知道。你是清楚的,一段时间以来,她和她那个家伙显然有了问题,你知道的,是那个出名的皮埃尔。哟,我相信他已经在或多或少地欺骗她了,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你想想看,她毕竟是为了他把一切都毁了!我明白她是经受不住了。不过也好,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生活。阿梅丽娅从来都是没有福分的……可惜的是这一点现在被证实了。"

克雷芒丝被阿梅丽娅的自杀,但也是被她儿子的冷漠吓坏了。若望似乎确实感到轻松,他是轻松的。在他看来,这场悲剧是他的悲剧的结束,他对此深信不疑,而且显然难以掩饰这一点。他的母亲认不出他来了。当然,有过离婚诉讼,他们有几个月不再见面,他对她为了另外一个男人而离开自己怀恨在心,但阿梅丽娅毕竟是他的三个孩子的母亲呀。他不能如此冷漠,如此无动于衷,这至少总是一个打击。但愿这个尚未实现,她是这样希望的。

从她的预感中回过神来,克雷芒丝想到了她的孙儿。

"那孩子们呢,他们好吗?"

“你明白的，他们还不知道情况。我宁可把他们留在学校里……”

“你做得对。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还没有考虑过。不过有个事情，下葬以后，你是否能把玛依接去，只是带几天或者多一些日子？我觉得这样对她会好一些。你明白吗？”

“当然明白，宝贝，这毫无问题。我需要带她多长时间都可以。”

“谢谢妈妈，我知道可以依靠你。”

克雷芒丝挂上电话，她确实是不幸的。她不大喜欢她的媳妇，尤其是这几个月以来更是如此，但毕竟还没有到为一种如此悲惨的结局感到高兴的程度，悲剧的打击使她一下子忘却了一切。她自然要把所有的事情理出个头绪来，而这恰恰是她责备若望没有这样做的。这次谈话、他的声调和流露出来的轻松之感依然使她惶惑不安，他觉得一切终于结束了，可以说阿梅丽娅的死使他避免了一场官司，最终得到了和打官司同样的结局。

克雷芒丝感到儿子会需要她。

她应该到他那里去，为了他也是为了孩子们。

特别是要始终保持警觉。

她决定马上出发,和亨利一起到圣阿芒去。

若望挂上电话之后,深深地坐在舒适的本色羊皮扶手椅里。他感到宽慰,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成功地使自己的脑海保持了片刻的空白,直到他垂下面孔,目光停留在办公桌上面对着他的照片上。一幅三个孩子的黑白照片,全都微笑着,并排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奥里维埃和马蒂约用他们的手臂亲密地抱着还不满一岁的小妹妹。一幅幸福的照片,是以前拍的,在他刚刚结束的另一种生活之中。他久久地盯着这幅画面,极为清晰地回忆起那一天,似乎他重新在镜头后面,准备把这段回忆定格。他看到自己蹲在三个孩子面前,两个大的开心地摆着姿势,模仿着和弱小的玛侬在一起的父母。就在他身后是妻子的声音,她在祈求他们小心一点,小妹妹不是玩具,不要让她掉下来。接着拍了一系列照片,漂亮极了,是这个美人的照片,她含情脉脉,用吹在手上的气息向这个让她生了这么漂亮的孩子的男人抛去飞吻。阿梅丽娅刚刚又一次复活了。这张照片复活了她,而她在今天上午十点钟就已经死了。她的孩子们,他们简单的照片,这次体验证实了他几天以来的怀疑:他们具有把他封闭在他的过去里的能力。也许就连他们保持这种能力的意图都值得怀疑,是出于痛苦,或者更糟的是出于报复。对于以后的事情,重建他的生活,选择另一个女人,恢复他的地位,这些孩子不会让他轻易地成功,他应该阻止他们这样做。

要遏制他们的作用。

若望轻轻地扭了一下腰，把扶手椅推到办公桌面前，伸出手臂拿起保护照片的有机玻璃镜框。他把它翻过来，拧下四个固定两个透明的塑料块的、闪着银光的螺丝，取出照片，重新仔细地把金属螺丝拧紧，然后把镜框放在他的面前。

空的。

学校刚刚放学。像每天一样,奥里维埃在校门口等着马蒂约,然后一起回家,一边互相谈论着白天的经历,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分数,姑娘们和他们课间休息时在院子里偷偷的初吻。他们两人都喜欢像这样呆在一起,这是他们说心里话的时刻,是他们每天的兄弟约会,这使他们的关系得到巩固,并且创造他们共同的历史,他们的未来。他们意识到彼此是互相代表的,都有这种子女对父母的爱,这种有血统关系的爱。这很难得,但就是如此,他们是在这种明显的事实中成长起来的。但似乎一切都反对他们,孤立他们。奥里维埃谨慎、胆小,常常沉默不语,有时几乎就像并不存在。他从来不会感情外露,即使对家人,对他的母亲也一样,就连最近这几个星期里也是如此。他往往为此自责,然而本性难移,他没有学会别的做法,也从来不想那样做。他相信这种距离是在保护他对付别人,使他免遭痛苦和泪水,所以他要保持这种距离,而最近这几个月则激励着他进行这种选择。自从那个可悲的圣诞节以来,他哭的次数并不太多。马蒂约不是这样,他从来不会安慰自己,对于和母亲的分离,母亲不在家和父亲的冷酷,他都受不了。他就像靶子那样经历了这一切,被这些致命的箭射得千疮百孔。他感受到母亲的痛苦,为她难过,像她一样痛苦,在最近这几个月

里，他就活在她的身上，还曾经以为要因此而死去。他始终感到奥里维埃和他都很像母亲。他有她的性格，同样对爱情的需要，她的脆弱，而他的哥哥则以自己拥有和母亲相似的容貌、风度和英俊而沾沾自喜。两人都是她的一部分，似乎阿梅丽娅被两个儿子均分了。

她像他们。

在回家的路上，奥里维埃和马蒂约正好都在想着她。两个人都在担心，而且第一次告诉了对方，承认了这一点。迄今为止，他们从来都不敢说三道四，唯恐把事情弄得严重了。但是今天，这一切都被他们抛在脑后，他们的妈妈就要回家生活了，也许就在今天。也许她会给他们一个惊喜，也许他们的父亲下午到医院去接她，当他们放学回来的时候，她就会在客厅里等着他们。他们想到这些兴奋之极，讲着讲着就笑了起来。他们终于可以无需担心地笑了，玩耍时也不用担心会后悔了。像以前一样，两个少年都想像他们从前那样重新变成无忧无虑的孩子，哪怕就是片刻也好。所以他们在通往河边的长长的下坡路上匆忙地走着，开始跑了起来，跑下斜坡，在山谷里欢乐地喊叫着，引起了没完没了的回响。他们高兴地互相注视着，在狭小的土路上一直跑到水边，把石块扔向巨大的鲤鱼，它们似乎用目光追随着他们，用一种嘲笑的姿态回应着焦躁的、像挥舞枪枝一样用鱼竿威胁它们的渔夫。他们恢复了力量，又感到自己是不可侵犯的了。

是不可战胜的。

他们已经离家不太远了。

家就在大拐角的后面。其实他们已经瞥见了它，它的橙色瓦片的屋顶就在那边的树林后面，围墙限定了它的范围，把它与户外、陌生人、嫉妒者等其余的一切隔开。墙是用灰色的石块砌成的，大门是白色的，他们推开之后，像每天一样任凭它开着，以便父亲等会儿回来时不用下车。小道上的砾石，它们的白垩被踩碎的声音。没有一辆汽车，阿梅丽娅的敞篷汽车尚未回到大栗树下的车位上，他们的母亲还没有回来。不过若望是答应过他们的，她就该回来了。但是现在却空无一人，而且无论外面和家里都是如此。皮卡特夫人在门厅里为先回来的人留了一张字条："我到学校去接玛依了，大约六点半回来。"她签了名字：米舍勒。奥里维埃和马蒂约并不担心，他们已经习惯于放学后独自呆在一起了。这时候若望还在诊所里，至少要到七点半，如果不更晚的话。再说天黑的时候，女佣有时也会出去买些东西来做晚饭，或者带着他们的小妹妹到河边散步，然后回来洗澡。他们并不担心，他们乐意这样独自呆在一起，无拘无束，乘此机会把作业放在一边，偷偷地看一会儿电视，为自己准备一些美味的点心：面包，黄油和碎末状的巧克力。两兄弟正在往桌上放他们美餐所需的各种食品的时候，听到了车轮在小道上

缓缓滑动的声音。刹那之间,他们的双手放下了一切东西,双腿则推着他们向门外走去。他们要出去迎接母亲,像对待重要的人那样为她开门,扑到她的脖子上,不停地和她拥抱和亲吻。但是向他们开来的不是阿梅丽娅的车子,她的车是亮灰色的,这一部是黑色的,长长的,活像一辆小卡车。它的方向盘后面是一个严肃的男子,穿着一套和车身一样颜色的制服。他旁边的人和他一模一样。这两个人看来对这个地方并不熟悉,驾驶员用手势问马蒂约,他是否能向后转,把车停在大门口。变得迟钝的男孩子机械地垂下头表示同意,与此同时他的两腿开始发抖,几乎站不住了。他没有转身就摸索着身边的哥哥的手,抓住它紧紧地握着。

两兄弟刚刚明白他们的母亲回来了。

他们的父亲履行了诺言。

而且还不忘让他们大吃一惊。

他把他们抛弃在难以描述的恐怖之中,独自去弄清楚眼前发生的事情。这个浅色的长长的橡木盒子,现在由这两个人抬着经过他们面前,没有对他们说一句话,只是问他们应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他们独自面对着这口棺材,里面只能是他们的妈妈。他们是独自面对着死亡,面对着无法理解的一切,面对着沉默。

两个男人只是说他们明天在下葬之前一小时再来，然后就出去了，两个孩子还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们痛苦地沉默无言，不堪重负，面无血色，失去了力量和生气。他们抱在一起，头挨着头，泪水交融，嘴巴轻触，面颊贴在一起，彼此蹭来蹭去，双手紧紧抓住对方的肩膀，指甲扎进了羊毛套衫。他们紧紧地抱着，为了感觉到对方，为了坚持下去，能够站住，不至于倒在地上。他们从未感到彼此是这样必不可少，独自呆着就会倒下。他们不明白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他们的母亲要选择死亡，她本来可以回到这里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为什么她要拒绝父亲的这一次似乎是真诚的建议，他不可能撒谎，否则就太严重了，后果就是人们所说的死亡，他不可能冒这个风险，报复是有限度的。但是在他们的脑海里，怀疑正在慢慢地形成，不过痛苦立刻就把它排除了。痛苦抹去了疑问。他们又想起了母亲，想要肯定确实是她。这个盖子下面就是她躺着的尸体。他们要打开来证实这一点，然而红色的漆妨碍他们这样做。他们的母亲被锁在里面了，所以他们永远无法知道了，永远不会有证据了。也许一切都是假的，里面不是她，这是他们的父亲为了夺去她的孩子们、为了夺去他们的母亲而安排的诡计。什么都不能排除。这两个人也许是同谋，是伪装的殡仪馆员工。可是如果她不在那里面，那么又在哪里呢？再说，他怎么能使她永远归于沉默？不，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胡思乱想，而现实就在这里，在他们眼前，那么可怕。一口棺材，上面有

一块牌子,刻着她的名字。他们的妈妈死了。他们永远见不到她了。这个明显的事实刺痛了他们,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

他们怎么还能继续生活下去?

马蒂约倒在浅色木板上抚摸着它,抱着它,对木板说着话,他已经在想象自己随她而去了。他愿意到里面去,和她一起走,和他的妈妈。他猛然喊叫起来,呼唤她,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抛弃他们,为什么不抓住他们,为什么他们的爱还不能使她活下去。他开始埋怨她,但已经在后悔这样责怪她,不理解她,只为自己而痛苦,不再想到她、她的痛苦、她这样选择的理由和她的放弃了。他有些后悔成为孤儿,成为自私的人。他已经有了犯罪感。他怎么能听之任之?怎么能同意不再见到他的母亲,让她被人夺走,而且要如此之久?

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永恒。对他的妈妈来说是一生。

他想象着现在她正隔着木板在注视着他,尽管木板很厚而不透明,而且像他小时候她在斥责他之前常做的那样皱着眉毛。这一次,他完全应该被她打屁股,受她的惩罚。在这种处境里他不是毫无责任的。他当然不是罪人,不是他的父亲。但是他同意了成为同谋,容忍了不可容忍的行为,使自己失去戒心,被那个自称保护他们的男

人欺骗了。

他本来应该等他母亲的最后一个电话，让他明白发生了什么。

太晚了。

木已成舟。

在他的眼前，在客厅中央这两个支架上。

他会后悔一辈子。

这个念头完全占据了他的身体，使他陷于孤独。一种麻木的感觉逐渐蔓延到他的全身，首先是指尖，然后是手的全部，小腿，身体，最后是他的头，泪水在他的面颊上流淌。他几乎没有任何感觉了。无论是身边奥里维埃默默的陪着，还是奥里维埃放在他肩膀上的手，还是家里难得听到的声音，所有一切连同面前的棺材也逐渐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

突然，他的脖子向后晃动起来。接着是他的整个身体。奥里维埃怎么也扶不住他。

马蒂约倒在他母亲的脚下。

与此同时，前厅的门猛然打开，进来的是由丈夫陪伴着的克雷芒丝。他们匆忙地走向客厅，却一下子停住了：昏暗之中是阿梅丽娅的棺材。马蒂约躺在地上，奥里维埃试图使他醒过来，此外没有一个人。他的儿子怎么能这样做？她不明白。他的态度把她吓坏了，从这时起若望就使她害怕。而他现在走进了房间，怀里抱着小玛依，她的头埋在他的脖子上，似乎是为了避免看到他。克雷芒丝已经蹲在孙子的身边，他快要醒过来了，刚刚睁开了一只眼睛。她于是能转过头来，向着他的儿子以一种他没有听过的指责声调问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若望装作不明白的样子。他只是用拥抱来作为回答，似乎为了强调他找不到合适的话。克雷芒丝也不想再追问，但现在不是时候。他以最自然不过的姿态放下玛依，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屁股，要她到厨房里去找皮卡特夫人，然后走近两个大孩子，把他们两人紧紧地抱在胸前，在他们的耳边说道：

"对于你们母亲发生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遗憾。不过我是建议她回来的，但是很不幸，我没能使她听我的话。看来她是不爱我们了……"

我们还是你?

马蒂约不明白他刚刚听到的话。他从中领会到的是粗暴,不过他拒绝试探父亲的卑劣。于是他在恢复气力后的一阵激动中,猛地推开父亲的手臂跑开了。

奥里维埃一声不吭地呆着,接着也小心翼翼地走开了。

第二天,当阿梅丽娅的棺材进入公墓的时候,若望呆在一边。他在那里,在他的被击垮的孩子们后面,他们是最后一次陪伴妈妈了。可是他站得远远的,在他的母亲、亨利、科莱特和勒内后面有好几步。他慢慢地走着,不看前面。有时他转过身来看看拥挤的人群,审慎地向一个认出的人打招呼,然后又低下了头。他瞥见了玷污鞋子的灰尘,只想着要擦擦皮鞋。队伍停了下来,阿梅丽娅还有几分钟就要下葬了。所有的目光都在面前的棺材与地上巨大的空洞之间几乎是机械地游移,每个人都在想着下一步的事情,以及最后的结局。殡仪在忙碌地进行,若望悄悄地离开了人群,他过来站在他并不注视的阿梅丽娅棺材的左边。右边是他的孩子们、父母、家人、朋友和城里的居民,他平静地凝视着面前的地面。

绳子终于开始滑动,以便把美人的遗体放下去,若望想象自己的过去也被埋葬了。他已经在考虑以后的事

情,所以甚至连第一朵玫瑰还没有放到墓穴里,他就悄无声息地溜走了。

几个星期以来，马蒂约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房间。他不再上学，每天只出门几个小时去看他的母亲。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耽误和她的约会，他知道这样会使她高兴。所以他对她特别好，什么都没有遗忘。他以一种从此成为定规的仪式，用一块就放在她坟墓后面的一个桶里的小海绵，开始小心翼翼地为她清理坟墓。他轻轻地吹拂她，略微提起她的首饰，这边的一个镜框，那边的一个彩色花瓶，迅速地擦一下再放回去，有时更加用力地擦她变脏的角落。她需要他，她独自一人是无法办到的。所以他帮助她，对她说话，对她讲他的生活，至少是剩余的生活。他怀念她，但是他宁可停下来，讲讲其他更加轻松的事情。他不想哭，尤其是不能当着她的面哭。他要保护她。于是他就像每天那样，从背上拿出一件礼物，往往是一束鲜花，她最喜欢的玫瑰。新的花代替了旧的，有时候就混在一起，这使她显得更美了。马蒂约认识的她就是这样的，她没有变，总是美丽的，是所有的妈妈当中最漂亮的。他想拥抱她，躺在她的身上，蜷缩在她的怀里，用力、非常用力地抱紧她，他爱她。她的面颊冰凉，她的皮肤上是秋季的初霜和大理石。他现在拥抱了她，站了起来，向栅栏走去，转过身来用手向她打了个小小的招呼：“别担心，我明天再来！”

马蒂约继续和他的母亲生活在一起。

自从她死去之后，他感到自己是个与其失去母亲、不如说是失去父亲的孤儿。若望不在家的时候越来越多，好像不再存在，几乎从他的生活里、也从他哥哥的生活里消失了。玛依一直在克雷芒丝家里，在昂古莱姆。对于他的孩子们来说，若望几乎也死去了。他好像随着阿梅丽娅去了，也可能说是比她先走。其实很久以来，他就把他们抛弃了。他们现在为此感到痛苦，他们会需要他，需要他的安慰、他的存在和他的爱，他什么都没有给他们。当然，他每天晚上还是回来，总是独自睡在他的床上，有时还关注他们的作业，但是家庭的活动被破坏了。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恢复它。逐渐形成了无政府状态，三个人越来越难得在一起吃晚饭了。现在就在桌角上，站在厨房里或者就在电视面前吃，这是他以前一向最讨厌的。就像乡下人。实际上，若望是在避开他的孩子，不想和他们说话，他太清楚会说什么了，所以拒绝涉及，而是转到别的事情上去。在他看来，阿梅丽娅已经过去了，孩子们不该再拿这个话题来玷污他。他正在重振旗鼓，不想冒任何风险。他们甚至有能力去攻击他，使他产生犯罪感，指责他造成了他们母亲的死亡，他在这件事情里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并不坚持现在就为自己辩护。他们正在痛苦之中。好吧，就让时间来冲淡一切，而不是要他来清偿一切。他在这方面完全无能为力，这也不是他的

角色。他毕竟不能为他没有干过的事情认罪吧。他不会只是为了帮他们的忙,就成为他们母亲在无意识的赎罪中的祭品吧。不,不要过分了。他乐于听取一切,接受一切,不过是有限度的。再说他还有他的工作。地球不会因为他们的母亲死了就停止转动。他们可以满足于好好享用他的金钱、住宅,以及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还要干什么？他们应该感谢他比他们的母亲早生几年,更加稳重,不会动不动就去死,否则他早就不会在这里了。他在这几个月里为了他们承受了一切,忍耐了一切。他们现在不要来给他上课。不,他们显然太忘恩负义了。他们不配这样做。他们像阿梅丽娅一样,总是在利用他,现在他们想要毁掉他,进行报复了。可这是为什么？他向仁慈的上帝做了什么落得如此结果？是因为有了几个这样不像他的孩子？一点都不像,他们没有他的任何遗传。这毕竟是一个迹象。瞧瞧,长子像他的母亲,一模一样。同样纤细,同样金黄色的头发,同样的曲线,同样的步态。他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任何遗传,哪怕是目光也不像。再说也没有父亲的力量、性格和当领袖的灵魂。他这辈子绝对干不成任何事情。至于另一个,那更是另一回事。长的样子就是骗人的,正因为如此若望才不信任他。他的身材、体型、头发,"燕子睾丸般的"小眼睛、腰身,一切都使若望想起自己。但这只是一种表象,一个为了更好地掩饰他的母亲的意识的面具。他被包装在酷似父亲的外形之中,是最危险、最奸诈,也是最嫉妒的。在父亲的形象后面最终隐藏着母亲,他是她死后的存在,是

她的剑尖。若望知道自己是他的敌人,觉得受到了自己儿子的威胁,虽然荒诞滑稽,却依然固执己见。

他以为自己是活在眼镜蛇的包围之中。

所以他力图驯服他们,提防他们,避开他们,不注视他们,从来不告诉他们自己在想什么,用一些有分寸的手势哄骗他们,让他们自由,例如像马蒂约要求不再上学,他就把校长叫来,解释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校长一定明白他的儿子不会再去上课,至少要几个星期,也许要几个月或者更长,他不知道。痛苦是如此强烈,可以理解这场悲剧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多可怕。但是校长不用担心,他会继续督促儿子学习,以便不浪费时间,当然这不是放假。事情会解决的,他会为此竭尽全力。

谢谢校长先生。

有一阵马蒂约能够相信父亲是在帮助他、理解他,而他却在抛弃和摆脱父亲。

若望避免伤害他们,而是使出高超的手段。

接下来不久马蒂约就从斜坡上滚下来了。

从那时起他就生活在卧室的四堵墙壁之间,与世隔

绝。百叶窗总是关着。他不愿意看到阳光,受到外界生活的干扰。他的生活是在这里,在里面。他在头脑里对自己这样说,往往喃喃自语地进行对话,和他的母亲交流,黑夜会使她回来。只有他床头的小灯仍然亮着,罩在上面的一块手绢减弱了光的亮度,但灯光足以使他看清他再也不放手的照相簿了。他按照时间的顺序一张一张地拿起来:首先是奥里维埃的出生,接着是他出生,最后是玛依的出生。然后是所有其他组成他们的生活的人。还有杂乱无章地装着继续反映他们生活的照片的大盒子。他一包包地拿出来,放在他的几乎不再离开的床上,凝视着它们进行挑选。他保存着的照片,就是在重新体验当时的生活。他回到了里面,感觉到气味、热度、气氛,听到了身边的人的声音,微笑着重新摆着姿势,咔哒、咔哒,然后把它们扔在地上。有几十张,就像他愿意重新粘贴起来的生活的片断。他试图重新体验,似乎能够追溯时间,使它恰好停止在一年之前。当他的母亲向生活微笑、他的生活也轻松的时候。他梦想继续生活在他的过去,不再离开,后来的时光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于是他睡着了,手里拿着一幅他不再放开的母亲的照片。

他今天醒来的时候,不到一小时他就立刻想起了她。他想象自己在她的怀里,那么小,是个新生儿。他寻找着她的乳房,虽然看不见却含住了它,贪婪地吮吸起来。他总是贪吃,像这个样子他挺舒服。热乎乎的,受到宠爱。他不用冒任何风险,所以又睡了一会儿。可是一种奇怪

的感觉唤醒了他，一种发痒的感觉。是在他的腿上。被单碰着他的汗毛，腿上的汗毛。马蒂约刚刚十五岁，一段时间以来他的身体在发生变化。他长高了，也变瘦了，面孔不那么圆了。但尤其是全身开始长满汗毛。手臂下面，腿上，还有生殖器周围，甚至连脚上都有。后面三种毛是他最喜欢的，是他的骄傲，他觉得这样就是个大人了。问题在于他不再想成为大人，他害怕成年，连青年都怕。他要重新变成一个孩子，一个抱在母亲怀里的婴儿。于是他站了起来，轻轻地向浴室走去。家里没有人，奥里维埃还在中学里，皮卡特夫人买东西还没有回来。他独自一人，自由自在，至少差不多是如此。一段时间以来，他奇怪地觉得总是有人在陪伴和引导他，他想到母亲，思忖她可能就在这里，一直在他的身边。他念念不忘这个想法，她使他安心，即使他觉得自己被占有、被控制了也没关系。他无意识地继续着，用一只手拿起父亲银质的剃刀，另一只手打开水龙头，蘸湿了刷子，放在杯子里转动，使肥皂变成泡沫，再用宽大的刷子把泡沫刷在身上。先是腿肚子，接着是大腿、睾丸、阴茎周围，肚脐下面，最后是手臂。然后用刀片把泡沫连同下面的汗毛都剃了下来。他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清凉、刺痒和轻松，全身最初感到的温馨。他从未刮过胡子，只是面颊上有些汗毛。他的面孔是柔嫩的，就像现在他身体的其余部分一样。他全身光滑，和从前一样像个小孩子。这种体验的时刻使他感到具有这种倒退的能力。但是在面对大镜子的时候，他明白自己没有这种能力。他注视着自己刮干净的

身体,由于不明白做了些什么而惶惑不安。他孩子般的皮肤与他青年的身体很不相称,一眼就能注意到两者之间明显的不一致。面对自己的形象他感到可笑,在这个魔鬼面前,他受到了自己、受到了不再完全属于他的精神的刺激和强暴。他的双手游遍了全身,抚摸着它,感觉到变得新鲜的皮肤,再下去抓住了孩子般的生殖器。他不寻求任何快感,只是想找到他的母亲。这个小小的肉块被他的手指推进身体里面,接着推进去的是相连的皮肤和两个睾丸。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他不再是一个男孩,也不是一个女孩,他就像出生以前那样,想象着自己完全消失在自己的体内,重新变成母亲肚子里的胎儿,不再出来,永远不要再活了。

下面的门在砰砰作响。

声音使他从这种半睡眠状态中醒了过来,使他又一次面对自己,这个男孩子的映像,赤身裸体,没有胡须,一只手放在腿当中,忙于大致掩盖住他的阴部,就像灯光刚刚重新亮起来一样。一束强光照醒了他;现在他所有使劲捏过的毛孔都流出了鲜血,这是他的谵妄的又一个证据。不过他已经看够了。他用一个手势抹去了这个过程的全部痕迹,接着扑向他本来永远不该离开的床铺。他感到从现在起每一股气流都吹拂着他,就哭了起来。他看到自己在疯狂中摇摆,疯狂正在埋没他、毁掉他,他就是自己发狂的见证人。他害怕了,怕自己,但尤其是另一

个在他体内、指挥着他的人。他要洗清自己,使自己摆脱出来,于是又哭了起来。

哭泣,哭泣,还在哭泣。

可是没有任何人理解他的痛苦,没有任何人来擦干他的眼泪。

奥里维埃在家里，他刚从学校里回来。今天像前几天一样，他没有在校门口等他的弟弟，而是独自走回来的。他一言不发，没有笑容，没有一点声音。土路，河流，鲤鱼，渔夫，都和以前一样，但是没有马蒂约。他的弟弟逃跑了，溜走了，认输了。奥里维埃知道他脆弱，明白他今后难以生活，为他感到痛苦，想帮帮他，让他从卧室里出来，让他看到光明，给他指一条路，带到路的尽头，带向生活、爱情和存在的一切，也就是至少还有自己和他的妹妹。但是奥里维埃明白现在为时过早，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再说他也许没有这种能力，找不到适当的词语，他从来都不善于这样做。于是他继续前进，垂着脑袋，心头痉挛，然而他在前进。奥里维埃不想改变任何东西，认为这样也许能更好地帮助他，如果不能重新唤引起他的兴趣，就保持他的生活框架。也许有朝一日马蒂约会找到这种兴趣，它会在那里。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徒劳无功，他要使自己确信这一点。何况他也需要这样。他知道家里什么都没有剩下，所以他想象出一些标记，继续一种人为的生活，似乎一切都在那里，似乎什么都不缺。哪怕他的母亲死去了，哪怕他的父亲在伪装，哪怕他的妹妹没有他也长大了。

奥里维埃平静地继续走着。

现在他把书包放在前厅里,先把作业忘在一边,打开电视,为自己准备点心,也为弟弟准备一份,放在一个漂亮的托盘上,再放上一大杯压榨的橙汁,还有刚刚为了使他自己高兴而买的报纸。敲着被堵住缝隙的房门,得到同意之后,在散落在地上的全部照片中开出一条通路,坐到弟弟的床上。就坐在他的脚下,以免使他感到不自在。

“今天好吗?”

没有回答,只有一个微笑。奥里维埃并不期待更多的东西,把弟弟的目光看成一种示意,把弟弟的微笑当成一句“谢谢”,这就足够了。他很高兴度过这充满兄弟之情的转瞬即逝的时刻,就像从前一样。马蒂约稍微直起了身子,把手从羽毛褥子下面拿出来,寻找着哥哥的手,哥哥则帮助他,把自己的手伸给他。他抓住哥哥的手,用手指尖紧紧地握着,把它引到褥子里,引向他的两腿、他的手臂和生殖器。他让哥哥感觉到他的皮肤,让哥哥的手像抚摸一样滑动。奥里维埃想把手抽回来,但是不敢,他不想破坏这种信任。他的弟弟在尽其所能对他说话,这就已经不错了。他无法拒绝,于是就听之任之。略微有点尴尬,几乎是反感。然后马蒂约终于放开了他。奥里维埃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找不着任何话说,因此随口说了一句:

“很可爱，像婴儿一样柔和……”

马蒂约以为哥哥会吓坏了，会不理解，会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认为这样是疯狂，应该照料他，甚至也许要住院。然而并非如此，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感到“像婴儿一样柔和”。这毕竟难以置信，似乎剃光全身的毛是正常的，在十五岁的时候，似乎这样做不会引起任何担心，任何疑问。他剃光了全身，而哥哥并未恐慌，也没有一句责备，没有，一句话都没说。马蒂约不明白，除非哥哥的沉默就是他精神错乱的一种额外的标志，除非哥哥不愿意强调他的缺陷，指明他的处境。哥哥也许在尽力保护他，不想使他害怕，但并未因此就上当，也可能对这些都不在乎。他一无所知，但是当哥哥起身要离开他这个地方，而且不再多说一句话的时候，马蒂约只是明白了他的呼救没有能够成功地穿过这些墙壁。

但奥里维埃却收到了他的像警报信号般的信息，知道弟弟就要完了，感到他处在淹死的边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他，却并不真正知道该做什么。奥里维埃要去对父亲说这些情况，他毕竟不是没有条件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可以让弟弟看最好的精神病科医生，甚至在必要时去看急诊。这些事情他还是能做的，这是他的义务，直到掌握最广泛的情况。若望好歹是他们的父亲，所以要去告诉他，向他讲述一切，要使他面对他的责任。还

有,也许这种情况会使他良心发现,唤醒他,还给他们一个出色的父亲,那个父亲是一直拒不接受没有他们的生活的。

奥里维埃并不绝望。

当然要继续他的活动。做完作业之后,他到厨房里去,和准备晚餐的皮卡特夫人随便聊了几句,就决定坐到饭桌上去。他要稍微支配事情的发展,迫使父亲坐下来,总之和他们一起吃饭和说话。于是他全力以赴,拿出一块漂亮的桌布,放上三个盘子——他很希望马蒂约今晚来吃饭——选定了很久以来没有用过的水晶杯子,甚至是银餐具,别人会以为这是在过节或者庆祝谁的生日呢。这有点异乎寻常,可是奥里维埃力图竭尽所能,来使这个破碎的家庭恢复生机。然后他在客厅里坐了下来,打开电视机等着他的父亲,皮卡特夫人伸头进来看了一看就走了。他在等着,独自一人。在这个空空的、毫无生气的大客厅里。在他坐着的沙发后面安放过他的母亲,有几个小时。他想忘掉它们,不想再一次计算它们。他被小小的屏幕吸引而沉浸其中,眼前演出的是一个与他的不同的故事,使他得以休息。他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没有发现他的父亲迟到了。他在这里呆了至少有一个小时,没有打来电话,父亲一定在工作。接着影片就要结束了,字幕上接连不断地闪过一些看不清的名字,而若望始终没有回来。奥里维埃看看表,十一点差一刻。他开始

担心起来,也许办公室里出了什么问题。他决定打电话,这是他几乎从来没有做过的。若望不喜欢别人打扰他的工作,但是这一次,奥里维埃以为是会得到同意的。他拨着号码,在嘟、嘟、嘟的信号音之后,是很响的断开听筒的喀哒声,启动了自动应答器:"您现在拨通了雷格诺博士的放射科诊所,我们此刻不在这里……"奥里维埃不等听完就挂上了电话。他的父亲应该在路上,就要到了。

奥里维埃点着了炉灶,用文火把菜热一热。他就在厨房里的餐桌面前站着等待。漫长的一分钟变成了几个小时,若望今晚没有回来。这是第一次他没有尽责通知他的孩子们。

晨钟轻轻地响着，奥里维埃醒了过来。已经七点钟了，他摸索着按住了旋钮，以便再睡上几分钟。他知道这几分钟很短，太短了。它们主要是使他慢慢地形成起床的念头。他讨厌起床，他能够一连几个小时、一连几天地呆在被单下面。每天起床就是个折磨。这时他克服了痛苦，犹豫了几秒钟之后就冲向外面。他现在站着，以机械的动作放好弄皱的睡衣。他的闹钟几乎是机械的，像这样设置了多次重复的反应。他现在向浴室走去，通常应该等父亲洗完，但是他没有听到里面有声音，所以他轻轻地走过去，决定无视这条规矩。他停在父亲的卧室面前，轻轻地转动把手，略微打开门来看看他想象的情景：父亲的床没有打开，整理得无可挑剔，边缘整齐，拉得很平整。

当奥里维埃重新关上门的时候，若望的嘴唇刚刚吻了一下，轻轻的，就在这个睡在他身边的女人的肩膀下面。为了使她醒来。他现在抚摸着她那轻柔地披在肩上的金色长发，她的皮肤很白，然后体贴地把手从臀部下面一直滑到腋窝里。这样美妙滑动的轻微颤栗使她睁开了一只眼睛。她逐渐脱离了梦境，忽然向他转过身来，嘴唇微笑着。她拥抱他，张开嘴巴寻找着他的舌头，以灵巧得惊人的嘴巴吸它、舔它，若望的阴茎已经又竖了起来。他抓住她的乳房，用食指、嘴巴和舌头慢慢地揉弄着，另一

只手则摸向阴毛里缝隙的潮湿之处。她渴望他。他很快就进去了,进入了她的体内。她感觉到他,并且告诉他,向他叫喊。他喜欢这样放纵,激励他继续。于是他继续干下去……还要……使劲……直到在他们混杂的叫声中瘫软下来。在重新把头从这两只陌生的小乳房上抬起来的时候,若望掩饰不住他的笑容。他觉得很高兴,充满活力,他得救了。他注视着这个女人的面孔,觉得也许找到了她,他生活的新伴侣。这个女人将温顺地陪伴他今后的日子,并且用她的光彩、她的角色和地位来回报他。她会同意回到他的环境里,扮演迷人、风趣、典雅而钟情的模范妻子的角色。总而言之,她将有能力扮演另一个女人、也就是阿梅丽娅的角色。

他最后一次看了看她,告诉自己这是可能的。因为她有阿梅丽娅的风度,但尤其是因为她不了解他的生活。

她刚刚到达圣阿芒。她对若望生活的了解仅限于他的诊所。他们是在这里相遇的,或者确切地说,她是到这里来寻找他的。因为实际上,这个少妇很快就引起了富裕的鳏夫雷格诺先生的兴趣,也可以说引起关注,这里的人对他都是赞誉有加。她是在法国南方经历了第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偶然来到这个地区的。她在经济上彷徨了好几个月,一则小广告向她提供了一个职务,在利穆赞地区最深处的一个学校的食堂里当女仆,她干这份工作倒是不难挣钱的,所以她不可避免地会被引导到这里,当

然也被引进了若望的怀抱。因为现在少妇肯定需要金钱,而迄今为止她是从来都不缺少的。她不能一辈子都给倒胃口的小学生们去打一盘盘酱牛舌。她艳羡另一种未来,在这个沙漠里若望似乎是最有能力提供给她,所以她试了试自己的运气。他显然没有想过这些,只是记得那天早晨,当她的目光和他相遇的时候,这个高大的金发女郎并不使他反感,她大胆的性格使他满意,最终征服了他。这个好施诡计的女人非常幸运,一只乳房做了 X 线造影,没有发现任何危险的病变,而他就在这点时间里感到自己被她崇拜、艳羡和渴望。这个女人一点不傻,立刻就对这个人缠住不放,要征服他就需要使他看到一种更令人满意的、他其实不配得到的形象。她同样明白应该克制自己,要让他有进行选择的幻想。

今天早晨若望还躺在床上,评价着他的猎物。他想看到她的变化,熟悉她的姿势,发现她的习惯,证实她的风度,她就这样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测试、打量和检验。若望应该要有把握,不能再弄错了。于是从起床开始,他就用眼角的余光仔细观察她的一切动作。起床很重要,轻松地叠好被单,以清晰优雅的动作转过身来,几乎在躲避情人的目光,然后轻巧地披上一件沾上白色污迹的漂亮浴衣。这里稍微缺了点什么。动作犹豫不决,脚在地面上的声音有些沉重,还有她选择的裸体,以为这样就能诱惑他,却使他有点不快。这并不使他反感,甚至会使他产生要她回来的愿望,但是这个形象不那么美,不

那么优雅。这是一个细节。他期待着以后的表现。早餐,托盘,杯子和碗,烤面包或者甜面包干,果酱或者努特拉……往往是在这些日常的小角落里隐藏着一个心灵的真相。所以就像打扑克一样,若望要等着瞧。不一会儿,门已经稍微打开,少妇出现了,手臂上是一个华丽的银托盘,上面放着一个漂亮的英国瓷器,一个装柑子水的长颈大肚瓶,一个筐子里的面包片还是热的,几个牛角面包,精制的果酱,银器,甚至在她的杯子上还有一朵美丽的玫瑰,为了感谢他和过早地巧妙写上的第一句"我爱你"。这位征服者什么都没有遗漏。若望在她的魅力之下感到安心。他认为确定无疑的是,这个陌生女人也许就是接替阿梅丽娅的理想的候选人。他用目光追随着她,用视网膜的动作打量着她的面孔。她的额头略微突起,眉毛突出,镶着流苏般的长睫毛的大眼睛,有棱角的颧颊,翘起的小鼻子,过于小巧的嘴巴,稍微重叠的下巴;她相当漂亮,但远不如阿梅丽娅那么美,那样光彩照人,那样独一无二,但是若望却以为是重新见到了阿梅丽娅。她有点像阿梅丽娅,同样拉直了头发,不过她用网罩住的发髻没有风度,不像模特的系法那么自然。若望却似乎发现了她,几乎承认了她。他忘记了阿梅丽娅丰满的胸脯,她的曲线,圆鼓鼓的漂亮屁股,皮肤的颜色,他所爱的她身上的、而现在没有发现的一切。他喜爱一切相似之处,而且到此为止。这是他第一次想起阿梅丽娅时不感到痛苦,这个女人成功地使阿梅丽娅复活了,而且不用冒侵犯她的风险,似乎在同一个动作里具有这种延续她和抹掉

她的能力。

若望承认这个女人有这种能力。

他也欣赏她漂亮的名字。

玛丽-阿梅丽娅。

若望在他的汽车里。他的心思已经转向这个动人的夜晚,向家里开去。他要换换衬衫、短裤,也许还要换长裤。昨天晚上忙于他那些具体的琐事,所以没有调好闹钟。他旋转汽车收音机的按钮,避开早晨的新闻。他更喜欢音乐,机械橙子的乐曲在车里响了起来。他提高了音量,直到听不见喧闹的发动机的轰鸣。他特别喜欢这支交响乐,它接二连三的高音符,这种控制他和促使他轻轻地吹口哨的疯狂。他按下了玻璃窗,风猛然吹到他的身边,他继续提高音量并且加快了速度,他又变得强有力了。他来到了斜坡边上,道路下面有一个黑色的小斑点,很快就大了起来,变成了一个轮廓,一条抬起的手臂,一只晃动的手,这是去上学的奥里维埃的手。瞧,他们还在那里,那些人。这个念头闪过了他的脑海,若望轻轻地把头转向另一边,加快速度,连招呼都不打就从儿子面前开了过去。

"爸——爸!"

奥里维埃转过身来,现在拼命挥舞双手祈求他的父亲,但是轿车的红灯几乎已经消失了。若望向反光镜里瞥了最后一眼。他此刻瞥见了阿梅丽娅,正牵着还是个

孩子的奥里维埃的手。

什么都没有赢，一切都还是靠不住的。

他再次加速，来到家门口，没有从小道上回去，若望不想久留。

与此同时，两眼一直盯着人行道，奥里维埃吃力地走着，只是交替地迈动两只脚。有什么用呢？他犹豫着，放慢了脚步，停了下来，然后又向前走，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父亲的汽车不断地在他面前经过，对他却视而不见。这个印象挥之不去，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父亲不可能没看到他。这是不可能的。路太窄了，而且只有他。何况他还挥动手臂，大声叫喊。父亲在存心回避他，是故意的。只用一个转过去的目光，就向奥里维埃表明他被抛弃了。奥里维埃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不过这一次太明显了，不容置疑。少年应该消除这个难以置信的事实，这种不大可能的决定。连一点理由的影子都没有，父亲就决定继续不要他们，把他们留在他生活的边缘，就像今天早晨在路边一样，他给人的这种印象肯定是预先决定好的，迄今为止若望从未随便抛弃过什么，他似乎对一切都有预见。这个念头萦绕在他的大脑里，已经影响到他的双腿。它们延长了动作，加快了节奏。大腿，膝盖，腿肚，双脚，脚趾都突然恢复了活力。脚步加快了。奥里维埃走得越来越快，开始跑了起来，一直跑着，

同时摆动着手臂。他想象自己是在一条跑道上，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他愿意不再停下来，溜走，消失。永远消失。可是还有马蒂约。现在轮到自己不能把他遗忘在他的卧室里了，关上门，等着他最后决定到他母亲那里去。总而言之，像父亲所做的那样，把希望寄托在马蒂约自愿从卧室里走出来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是弟弟，几个星期以来自己都在保护着他。奥里维埃如果要走，也要和他一起走，不能把他留下。说定了。离开，离开，他只想着这个问题。可是到哪里去？去干什么？他连个成年人都不是，中学还没毕业，何况还有警察。人不可能就这样消失的。父亲不会给他们这种快乐，他很想把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抹掉，但又不想被人看出来，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即使他们有朝一日走了，也必须有个能使人接受的解释。全城的居民需要知道，若望要继续编他的故事，消除关于他的流言蜚语。所以他们的消失是被禁止的，溜走会玷污名誉。奥里维埃和马蒂约不可能抛弃父亲，正如他今天迫使他们接受的那样。即使这一点他也不准他们这样做。那就应该另想办法，设想另一条出路，另一种结局。那为什么不告诉祖父母呢，比如说克雷芒丝？可是告诉她什么？对她解释父亲不好，不在家里了，刚刚从他面前经过却不看他。说这些有什么意思？毫无意义，绝对没有意义。没有什么是可以证实的，什么都可以篡改和歪曲，若望不会放弃这一切。解释他在心理和感情上的康复，提到他无论如何都为他们所做的和继续做的、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所做的一切，对他都会很有

利。他会用这个最珍贵的心愿来使他的母亲放心:重新使他的孩子们幸福。必要时再加上证据。而他们今天之所以怨恨他,指责他,在祖母面前抱怨他的脾气,只是因为他们还感到痛苦,母亲的可怕选择带来的痛苦尚未结束,他们还要尽力消除这种悲痛,时间会帮助他们理解,但是此刻他们需要一个罪人,而这个人只能是若望,所以他接受了,并且不埋怨他们,哪怕皮埃尔也一定在寻找解释的理由,这个人似乎偶然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一句话,连一束花也没有送来。这种论证是无懈可击的。关于其他问题,马蒂约,不在家,不说话,日常琐事,当天夜里,今天早晨,他总是会谎话连篇,他们的父亲成了这方面的大师。

若望刚刚到家,就立刻跑到楼上。马蒂约听出了他匆忙登上楼梯的脚步声,转身看了看闹钟,有九点多了。通常父亲应该走了至少一个小时了,除非是专门为了他回来,回来看他,和他说话,拥抱他,但是父亲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这样做了。

他想象着门打开了,在心里喊着:“爸爸!”

可是像以往一样,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是楼梯上又一次响起了他父亲下楼的脚步声,还有关门时更加迅猛的砰砰声。

几个星期以来，玛丽－阿梅丽娅开始在圣阿芒生活。她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个不认识她的城市的街道上移动着她颀长的身影。她要使自己变得迷人，尽力使自己漂亮雅致，有无数的面孔转过来看这个路过的、打扮得有点夸张的陌生女人，最终使她深信这是她的魅力造成的。她的行动是成功的，她像自己命运的尖兵那样向前行进。按照一个新主人的样子，她力图占有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列出这份不久就会归她的遗产的清单。若望对她的态度每天都更使她确信这一点。她成功地使自己进入了他的生活，而他也很快就选中了她。他们的账清了，从此只要规划以后的事情，他们的故事可以开始了。不过她决定稍微提前一点进入下一步的生活、进入她未来的角色。她想象着她的地位，她对所有的小人物、所有交错而过的人的优越感。所有这些人明天都会崇拜她、祝贺她被若望选中、成为他的意中人，成为雷格诺的新夫人，而她已经在蔑视他们、忘记他们、穿过他们了。她根本不想认识他们，只是懂得应该和他们共处，她别无选择。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制定的，从一开始她就接受了。这个自命不凡的女人，和她的新情人对剧院和演出都很有兴趣。所以她不讨厌演喜剧，她太了解结果会有些什么了。

若望也是如此。

他感到自己准备好启动了。重新出发。他的下属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已经习惯于看到这个高大的女郎按时推开诊所的门,略微点头示意,像熟人一样穿过所有的房间,甚至不劳通报就走进了老板的办公室。不过对于若望和对于她一样,什么都没有确定,这场赌博还没有赢。原来的阿梅丽娅始终在游荡。今天早晨若望还与她交错而过,她正陪着奥里维埃上学。她的孩子们在保护她,他也明白他们会不惜一切地使她活着,反对他。何况从今天早晨以来,他总是摆脱不了她,无法从自己的脑海里把她抹掉,把她的面孔涂抹之后,用眼前这个女人、玛丽－阿梅丽娅的面孔来代替。今天晚上,玛丽－阿梅丽娅的容貌模糊了,轮廓分成了两个,似乎成了好几个人。玛丽－阿梅丽娅,阿梅丽娅,玛丽－阿梅丽娅……若望弄不清他看到的、他注视的是哪个女人,是他的孩子们的母亲还是这个代替她的女人,或者可能两个都是。阿梅丽娅在愚弄他,搅乱他的意图,推翻她的竞争者,要那个女人安分守己。玛丽－阿梅丽娅则毫无办法,不知道自己就这样在情人面前受着虐待,变得滑稽可笑。玛丽－阿梅丽娅看不到她,没有感到她迫使他们接受了她,现在就在这里,不能设想她还存在,继续生活在若望的脑海里。这种存在是他的秘密,他的悲剧。他是这场悲剧的唯一的观众,他是唯一的受害者。他本来愿意让这场演出停下来,放下幕布,她终于消失,任凭他安静地去爱那个代替

她的女人，使他终于能拥抱那个女人，握住那个女人刚刚放在他大腿上的手，然而这是他办不到的。他试图闭上眼睛让她溜走，可是她就是纠缠在他的记忆里。阿梅丽娅从来没有这样漂亮，他毫无办法。她光彩照人，由于不在而更显崇高，由于难得一见而更加高尚，像一颗钻石那样光芒四射、异乎寻常。她使他着迷，而玛丽－阿梅丽娅则消失在她的光晕里。她就在那里，有血有肉，面对着他，衣服散开。这是若望第一次没有屈服。他轻轻地推开她的手臂，站起身来，用嘴唇碰了碰她的嘴唇，就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办公室。他应该恢复常态，清醒过来。面对盥洗室的镜子，他开始注视自己，把脸靠近了仔细观察和审查。皱纹，毛发，眼袋从来没有这么大，他用指尖把它们揉得缩小一点。现在他抓住睫毛，拉直眉毛，注视着这只眼睛，这段时间以来，它和另一只眼睛为他施了多少诡计。视网膜，滋养它的红色的小血管，还有比平时更黄的眼底。小心，也许是肝有毛病了。然后他放下这一切。眼睛不再注视，它又自由地到处转来转去，停留在一个面孔上，就在他的身后，是一个女人的面孔。阿梅丽娅回来了，追踪他直到盥洗室里。这不可能，这确实该停止了。他猛然转过身来，面对他的是灰褐色的墙壁，当中有一条裂缝，油漆剥落了。若望再也无法忍受了，他打开冷水龙头，洒到脸上，开始低声抱怨起来，喃喃自语地骂了一阵，然后对着镜子喊道：

“你走开！别来纠缠我，我腻烦了，阿梅丽娅。你到

底要干什么？是你要逃走的，那就别来打搅我！让我活下去，他妈的！看到你我受不了了，你走开吧！”

若望停了下来，有一只手在敲门。

“你在做什么，亲爱的？你在和谁说话？”

沉默。

“没什么，我就来。”

若望在门后思索了一下。他必须有个解决办法。结束与阿梅丽娅有关的一切，也为了使代替她的人放心。不能让她怀疑，特别是不能使她离开他。他要用他的爱情来向她保证，并且向她提供证据。

一些也许甚至能帮助他最终战胜过去的证据。

一箭双雕。

皮卡特夫人在忙碌着。她站在板凳上扫除蜘蛛网，接着就擦窗户。十二月份的阳光今天穿透了云层，显示出抹布在窗玻璃上最后一次擦过的痕迹。她已经有一阵没有在家里大扫除了，她对此没有概念，也许不再有这个愿望。阿梅丽娅明确的指示没有了，若望又不总住在这里。他什么都没有对皮卡特夫人说，也没有对孩子们说，不过她当然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她几乎不再整理他的床铺了。现在她进入他的卧室，只是为了打开大百叶窗换换空气，没有别的。几个星期以来，米舍勒习惯于少做些事情了。

今天可不一样。

她连床单都换了，拍拍枕头使它蓬松起来，还选了一个新床罩。她擦了银餐具，除去许多分散在各个房间里的小摆设上的灰尘，阿梅丽娅留下来那么多东西，皮卡特夫人还用她自己在田野上采摘的一束美丽的花来装饰前厅。

就像挥了一下魔棍，家里恢复了生气，又变得漂亮和舒适，几乎有点动人了。这正是今天早晨若望在电话里

要求她做的，他没有告诉她为什么，只是要求她在晚上八点之前做好。皮卡特夫人迅速地转了一下头，检查她的工作，寻找她可能忘记的抹布或者移动了位置的烟灰缸，抓起她的外套，最后一次把走廊的地毯拉齐后就走了。

悠闲地坐在电视面前，奥里维埃非常惊讶，他有好久没有看到如此整齐、如此干净的家了。他也感觉得出了，家具恢复了它们独特的气味。这种木器蜡的气味弥漫在屋里，自从阿梅丽娅的棺材离开房间以后他就再没有闻到过。此刻他想起了这种气味，这种联想使他想起了他的母亲，他转向她在棺材里躺过的地方。就在那里，在他马上就转回去的脑袋后面。他很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走向小屏幕，提高了音量，以便只听他看到的事情。像每天一样，他要逃避到故事里去。然而在电视机后面出现了一个黑影，接着是另一个，他的父亲在向他走来，自从那天早晨在斜坡上避开他之后就没有和他说过话。今天由这个女人陪着，她也向他走了几步，向他伸出了手，他用手指尖握了一下就放开了。

"奥里维埃，我向你介绍一下阿梅丽娅。"

这又是怎么回事？奥里维埃不敢回想这个预兆。这个与形象联系在一起的名字，被强加在这个新面孔、这个不是他母亲的女人身上。这是不可能的，他不肯相信，太骇人听闻了。他盼望这是一个圈套，一个恶意的玩笑。

可是若望向他确认：

“是的，阿梅丽娅，和你的母亲名字一样。生活是难以置信的……”

奥里维埃什么都不能确认。他的心灵随着父亲罪行的加深而枯竭。而且，他觉得有人偷走了他的妈妈，她再一次死在他的眼前。从今以后，阿梅丽娅只会为了这个女人而存在了，这个名字呼叫的不再是他的母亲，而是这个他憎恨的平庸的复制品。

他立刻想到了他的弟弟。

“爸爸，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情。请什么都不要告诉马蒂约。”

“可是为什么？我看不出为什么要向他隐瞒某件事情，他的父亲重新获得了幸福，被这个高尚的女人所爱，为什么要剥夺他知道之后的喜悦呢？我肯定他会因此非常高兴。还有，我觉得知道现在有一个新妈妈能照顾他了，这样对他只会有好处。他最缺少的就是这个！一个妈妈，而阿梅丽娅是完全准备好照顾他的。她有这份心，应该感谢她。没有什么迫使她这样做，对吧，亲爱的？”

“我尽力而为，若望。不过我肯定不想强迫自己。”

若望不等他的儿子回答,就挽起这个从此称为阿梅丽娅的女人的手臂继续参观。少妇非常吃惊。关于他的计划,孩子们,正式成为他的妻子,以及他给予她的、要用一个诊所来毕生为她效劳的印象,若望什么都没有告诉过她。她只要选择就行了。她为墙上的绘画而惊叹,抚摸古色古香的漂亮家具,悄悄地审视着,装出熟悉的样子。风格,年代,木料的性质,若望不反驳她。然后是厨房,她觉得很大,但是她的看法不同,不喜欢这样布置,对用具也不满意。不过她有教养,所以沉默不语,尤其不想给人以已经安顿下来的印象,即使她显然是这样打算的。她从窗户里注视着冬季暴露无遗的河流的美景,树上的白霜和光秃秃的大公园的一角。

在这种优美的环境里她会觉得自己很好。

但是有点事情使她烦恼。在通向马蒂约的卧室的楼梯上,少妇问她的情人:

“为什么告诉你儿子我叫阿梅丽娅? 我不明白。”

“因为这是你的名字,也是他们的母亲的名字。我思忖对他们来说,这就更方便了。你懂吗?”

“不懂,真的不懂。为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呢?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妻子叫阿梅丽娅。”

“听着,只是因为我没有想到。你知道在我看来,他们的母亲确实是属于过去了。我把她赶出家已经有一年

多了,你是知道的,那是突然的死亡。从那以后我就遇见了你,这真是不可思议,但就像我把什么都忘了,似乎在你之前我什么都没有经历过。这很古怪,不是吗?"

少妇并不真正相信他的话,她觉得若望的解释站不住脚,也不理解他为什么向她隐瞒前妻的身份,直到今天才告诉她。没有理由。没有论据。如果说是为这些孩子着想的话,他毕竟可以对她说,问她是否同意用这个名字,扮演妈妈的角色。她根本不能肯定有这个愿望,更不能肯定这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她不想说得更多,不愿意扮演忘恩负义者的角色,为了区区小事而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归根结底,总是必须要付出一种代价。少一个名字没什么关系,再说她如果能帮他的孩子,又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这样能使若望放心,使他高兴,她会这样做的。不过还是很奇怪,他没有预先通知他们她要来,使他们对这次会见毫无准备。显而易见,奥里维埃什么都不清楚。终究很奇怪……

"你知道,我必须告诉你,现在我们是在说知心话。马蒂约非常痛苦地经历了他母亲的死亡。他封闭在自己的卧室里生活。我毫无办法。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想会过去的,不过我宁可在你见到他之前先告诉你。"

阿梅丽娅一言不发。她只是拒绝进到小儿子的卧室里去,若望也说服不了她。

可是门口的交谈逐渐唤醒了马蒂约。他听到了一个女人和他的父亲混在一起的声音，他们在询问他的情况，几乎是在为他担心。他在床上支着耳朵，倾听所有的声音，一种声调，辨别一句话或者一种表达方式。他听到的都是变样的、窃窃私语般的微弱声音，没有什么是真正听得清楚和听得懂的。他不肯动弹，直到他父亲稍微提高了嗓门，清晰地说出了陌生女人的名字。

阿梅丽娅……

父亲的声音随即又消失了。

接着又是一声，阿梅丽娅……又是一声，又是一声。

若望在引诱他的儿子。

是在向他示意。

马蒂约在床上受不住了。他没有弄错，听得很清楚，父亲叫的就是他的母亲。何况现在声音变得清晰了，嗓音也听得出来了，他刚刚听出来的就是她妈妈的声音。毫无疑问，这种声音他完全熟悉。他什么都想起来了，她的谈话，她的语调，她的节奏，而这正是他此刻在门后听到的。父亲终于把她给他们带回来了。真是了不起。好

极了，阿梅丽娅还活着。那么这一切只是一个他终于摆脱的漫漫长夜，就像他现在离开他的床铺一样。他推开羽毛褥子，穿上睡衣冲了出去。他的嘴巴重新发出了声音和话语，以及一声叫喊：

“妈——妈”，他扑到陌生女人的怀里。

少妇来不及反应，由于出乎意料而感到震惊和恐惧。她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会如此迅速，如此强烈。马蒂约不是她的儿子，可是她却好像是他的母亲。她用的是他母亲的名字，而且他偎依在她的脖子上，她已经在抚摸他的头发。他还没有看到她，没有注意她。只有她皮肤的香气使他心神不宁，他不熟悉这种香味，从来没有闻过。这不是母亲的气味，也不是她的皮肤。这颗轻触着她的睫毛的美人痣，从来都不在那个地方。他还感到了她的拘束，她的手臂不搂紧他，不熟悉他，不爱他。他一定是搞错了，那么父亲给他带回来的这个也叫阿梅丽娅的女人是谁呢？他害怕知道。可是他必须摆脱她，面对现实，也就是面对这张充满敌意的面孔。于是渐渐地，他的额头离开了她的脖子，头发离开了她的下巴。他感到羞耻，几乎是恶心，觉得自己是做了什么坏事，爱了他不该爱的人。一分钟，然而是漫长的一分钟。他抬起头来，瞥见了女人僵硬的微笑，粗暴地把她向后推去。阿梅丽娅失去平衡，从她身后的楼梯上滚了下去，头和脚撞在所有的梯级上，一个接一个，她站不稳，号叫声和身体撞在木头上

的沉闷声响混在一起，最后额头碰到墙上才停止了滚动。她倒下了，头在门厅的地上一动不动，嘴里不再发出一点声音，鼻子里流出了一些鲜血。若望向他的美人奔去，对她说话，要她放心，看来不太严重，但是他用手势向闻声跑来的奥里维埃示意叫救护车。这不要紧，她很快会好起来的，不过她受了刺激，确实害怕了。

现在她有点呼吸了。舒适地坐在客厅的沙发里，额头上肿了一个大包，两只手臂上有些擦伤，阿梅丽娅恢复了微笑。她解释说她害怕会送命，但是她不怨马蒂约。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这样反应毕竟是正常的。他指责她是父亲选定来代替他母亲的女人，难道还有比这更合乎情理吗？她不知道如果是自己的话会不会做出同样的反应，这是符合人情的。若望只是听着，并不回答，她窘迫地向他转过身去。博士刚刚出去，不过远远地传来了救护车的警报声，旋转灯已经闪耀着蓝色的光芒，从夜里模糊不清的住宅正面开了过来。

“不用叫救护车，亲爱的。我觉得好多了……”

若望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向门厅走去。当阿梅丽娅被交到医生手里的时候，他向悄悄地叫来的救护人员打了招呼，抬头为他们指出了方向：“是在楼上！”

四个穿白大褂、戴着手套和面罩的大汉迅速地向楼

上跑去。他们没有敲门就把门打开，开亮电灯，从地面的杂物上踏过去走近了马蒂约的床铺，牢牢地抓住他躲藏在羽毛褥子下面的身体。孩子挣扎着，吼叫着："你们没有权利！"他四处乱动，成功地把手臂从他们残忍的手里挣脱出来，两腿像两条抓不住的鳗鱼一样动个不停。声调提高了："安静些！"但是马蒂约不听，这是个关系到勇气和尊严的问题，他们不会达到目的。他继续挣扎，更加用力，所有这些胳膊的压力就要把他压垮了。他不能再动了，上身，手臂，两腿，头都动不了，整个身体都被按在床上，被这八只专业的手压得无法动弹。然后一只手开始松开，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可是其余的手却粗暴地把他翻了过来。他掉在地上，脑袋着地。马蒂约中了圈套，顷刻之间，四个救护人员就用这条厚厚的白床单裹住了他，宽大的带子把他捆得像一个木乃伊，他再也不能动了。奥里维埃什么都说不出来，目睹了这个场面不知所措，现在看着弟弟当着他的面像一个包裹那样被捆起来送走了。弟弟略微抬起头来寻找他的目光，泪水从眼睛里流了下来。奥里维埃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只是感到最近是不会在这里、在家里再见到他，和他在一起了。他们的生活翻过了新的一页，看来父亲似乎非常急于结果最后几个人。他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什么都想起来了。他的母亲，她的出走，她自杀的企图，父亲的诺言和她从窗户跳下来，得知这个消息时的惊讶，葬礼的恐怖，若望不在家以及在斜坡上时游移的目光，然后是现在这个女人，她的名字，当然还有这次事故，他的弟弟被人捆住送

上车远去了,被赶出去了,就像在他之前的母亲一样。但是这些事情连接起来就有了一种联系,一种连贯性,一种逻辑。一切都清楚了,奥里维埃明白父亲要达到什么,他显然要摆脱他们,摆脱他的过去,也就是他的家庭。奥里维埃的母亲、弟弟,被赶到祖母家里去的妹妹,当然还有他,而且不会太久,何况已经开始,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单独逃脱。

所有这一切都很容易理解。这是疯狂的,然而看来是明显的事实。

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奥里维埃发抖了。

他觉得必须结束这一切,他应该做些什么来制止他的父亲。

两只磨损的拖鞋在白色的长廊里迈着小步，似乎走个没完。犹豫不决、一颠一颠的小步子，从未超过脚的长度的一半，在包有塑料膜的地面上滑动的小步子。干净得耀眼的灰蓝色的地漆布映照着他的形象，使这个向着房间走去的幽灵看起来还活着。孔福朗医疗中心精神病科，C 楼，74 号。马蒂约到这里才几天，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形成了习惯，放慢了它的节奏，似乎已经衰老了。这件夜里穿的宽大睡衣，人家强迫他整天穿着，难以掩饰他最近的消瘦。肩膀从衣服里突了出来，因虚弱而变驼的背部看得出几节椎骨，连肩胛骨的顶端也看得清楚。还有他那从宽大的袖子里伸出的小手，为了抓住栏杆以帮助行走，像一个老人的手，使他看起来不像他那一代人。马蒂约看起来有八十岁了。他其实刚十五岁。不到一个星期，他的外表就变了样，可是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没有猜测过这种新的状态，他的病态。昨天，最终的诊断打印出来了：类狂想型精神分裂症。他不懂是什么病，甚至没有听说过，因为从他来了以后，对他进行的治疗已经下了猛药，而且准备接着用真正的化疗来控制他。根据医生的建议，鉴于他对自己以及对他人都具有危险性，使他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疗法。问题在于不要冒任何风险。雷格诺先生确实向他们详细地讲过马蒂约的

攻击性，他总是大声威胁所有的人，他的家人，女仆，同学，以至于不得不让他退学，由于担心他的小妹妹会挨他的打而把她托付给了雷格诺的母亲。还有最后一点，马蒂约粗暴的攻击性曾使他的妻子深受其害，这在需要的情况下能够证明他将马蒂约送进精神病院的决定是正确的。

他应该在那里呆上一阵。

“不过你放心，他不会痛苦的。有可靠的好医生给他治疗，他什么都感觉不到……”

奥里维埃不需要这个护士可怕的供词就明白了。他的弟弟甚至连他都不认识。在他房间的门玻璃后面，他首先通报自己，做了一个手势，用食指敲了一下，然后露出了自己的面孔，由于里面没有反应，他接着就进去了。他的弟弟面对着他，目光因化学的作用变得空虚，毫无表情，毫无反应，什么都没有。接着他拿出想和弟弟分享的蛋糕盒，放在床头的小桌上，却没有发现旁边就是透明的药物分配器。坐在仿皮漆布的扶手椅上等了好久，说些空洞的话，徒然地搜寻着能把他们连在一起的词语。然后想看到他动弹、起床、迫使他从房间走到食堂，一直走到出口处。和他说“再见”的时候，听到了这几句过于苍白的话：“别担心，我自己能走……”最后等着他转过身去，看到他拖着脚，就像一个被人杀死的孩子。

两扇玻璃门尚未打开,奥里维埃就哭了起来。弟弟在这个医院走廊里的形象使他万分沮丧,无法忍受,以为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看到弟弟从他的生活里消失,而且意识到自己也被从生活里清除了。

这种远离弟弟的感觉是可怕的。

活死人。

在笔直地朝前走的时候,奥里维埃几次回头,跳起来向后看,这座白色的水泥建筑,这道高高低低的栅栏,停满汽车的停车场,屋顶上巨大的蓝色十字架,然后往下几层,稍微靠右的地方,就是弟弟的墙面经过软处理的房间的窗户。他最后一次回过头去,设想弟弟就在后面,他又怨恨起父亲来,指责父亲在母亲死后只有几个月就杀死了弟弟。奥里维埃要揭露他,告发他的一切,要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尤其是必须制止他。所以一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奥里维埃就鼓足勇气拿起了听筒,给祖母克雷芒丝打电话。他要告诉她,向她解释一切。她是唯一能够理解的人,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

“喂,奶奶,我是奥里维埃。我打电话给你是关于爸爸的事情……”

“发生什么事了?”

“哎，我觉得他想把我们全都干掉，所有的人。”

“可是你在说些什么呀？我刚和他通过电话，他向我解释了你弟弟的事情。他从医院回来，很伤心。他告诉我这些悲惨的事情让他很难过，以后会好起来的。他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把你弟弟送去住院的。在他的女朋友受到攻击之后，他没法选择。这是正常的，你明白……”

“不，正是因为这件事他做得太过分了。他促使马蒂约这样做，好把马蒂约关起来，就像以前对妈妈所做的一样。他不爱我们，希望我们从他的生活里消失。”

“请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承受这一切很不容易，可是不能因此就胡说八道。你们的父亲是永远爱你们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改变这一点。他甚至对我讲过这个他遇见的女人……好了！他也是为了你们才这么做的……”

“胡说八道！她什么都不在乎。她只要他的钱，其余的一切都是蠢话。”

“完全不是。他甚至要把玛侬接回去。他想念她，而这位夫人好意地提出要照料她。好了，别胡思乱想了。一切都会好的，宝贝，我敢肯定。”

挂上电话，奥里维埃辱骂他的祖母：“傻瓜！”她一窍不通，从一开始就被她的儿子牵着走。他告诉她自己想做什么，而她就相信他的谎言。她什么都不想听，什么都不想看。像她一向所做的那样，要保住她舒适的生活，特别不愿意引起麻烦。即使有一段时间她对若望的行为感到担心，自从阿梅丽娅死了以后，她由于一次也没有看到

他和孩子们在一起而感到吃惊。她不肯从中得出任何结论，制定任何微小的计划。一切都好极了，谢天谢地。

奥里维埃诅咒她。

他感到孤独，从来没有这样孤独。

在这些昏暗的、被抛弃的房间里走着，奥里维埃慢慢地想清楚了。他在家里游荡，就像他的脑海在回忆中游荡一样。他边走边回想，感到也许自己的无能为力，只是因为父亲比他强。疯狂总是胜过智慧，摧毁爱心。他无法斗争。他应该放弃，撒手不管。

逃走。

奥里维埃刚刚获得中学毕业证书。名单公布在中学的栅栏门上:拉萨·伊萨贝尔,拉托·菲利普,朗东·米歇尔,还有他,雷格诺·奥里维埃。级别:C。学分评定:良好。当他回到栅栏门前,以便确信没有差错,没有看错名字或者更糟的是不要看错名单,而用食指最后一次一行行地指着看的时候,他想起了母亲。阿梅丽娅会为他骄傲。她总是对他说他会成功的,对他、而且也对别人说。她想象中他们的生活不会是别的样子,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她信任他们,善于把这种难以置信的力量传给他们,一生都在鼓励他们。她死了以后,奥里维埃独自坚持履行这句诺言。今年整整一年,即使已经不在了,母亲仍然在指引着他,他愿意相信这一点。无论如何,他要确信得到她的支持才能前进,忘掉和摆脱父亲。他只有依靠母亲才能得救,他明白这是活下去、不像弟弟那样消失的唯一道路。他从未来获得了力量,而阿梅丽娅则帮助了他。她就在这里,在他的身边,但是不准他使她失望。他拒绝成为又一个失败者,不能让她产生犯罪感。相反地他决心向她证明他要活下去,能够成功,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她。她最终可以卸掉一切责任,变得清白无辜,他将把对父亲的胜利奉献给死去的她。无论如何,奥里维埃都将屹立不倒。他不会崩溃,尽管受到不断的骚扰,囿于这种

限定的环境、特别是这种孤独,他都会坚持下去的。他会摆脱孤独,因为自从马蒂约住院以后,他没有见过父亲,或者只是在路口像一阵风似的交错而过,理由是搬运一件家具,或者送一幅绘画。

若望刚刚购买了一幢新房子。

一所位于十七区的漂亮建筑,离圣阿芒几公里,里面住着他的新妻子,和他在签订售房合同之后就要回来的小玛依。奥里维埃从未被邀请去过这种新生活,再说他也是从这些穿白绸衣的贪财男人那里知道这些的,他们来剥夺他家里的一切,他还不能对此感到愤慨。他不得不为了电视、微波炉、一把扶手椅和三盏灯进行争吵,但是没有一次若望不来向他解释这些他决定的事情,以及他是否参加运送这些东西。

父亲使他面对既成的事实。

没有理由,不向他提出别的建议,永远不道歉。

老实说,父亲抛弃了他。

奥里维埃简直要死了,但是归根结底,这种抛弃解放了他。毕竟他的父亲在逐渐消失,终于会让他安静了,无论如何这都是他的希望。他是对的,若望没有一次回来是

为了威胁他,或者打电话是为了辱骂他,一次都没有。父亲满意的是不再在家里了,不再是父亲了。很难再做比这更恶劣的事情,然而奥里维埃却觉得几乎被赦免了。他多么清楚恐怖是没有限度的。所以他一言不发,逆来顺受。他默不作声,似乎为了不要唤醒魔鬼,他乖乖地屈从父亲的要求,从不抱怨,从不提出任何要求,也从不谈起。

他等于不存在了。

这几个月以来,奥里维埃都在装死。

独自一人,他悄悄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多亏皮卡特夫人没有被要求辞职,使他保留了一种还在过平常生活的错觉。冰箱是满满的,晚餐都准备好,床铺整齐,他用的几个房间都被打扫干净。他的生活就是在客厅、厨房和卧室之间。这栋豪华的住宅一下子变得像大学生的单间套房。他无拘无束,被剥夺了一切,只剩下最低限度的东西:餐桌,一把椅子,电视,一把旧得掉底的扶手椅,他的写字台和床铺。就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墙上绘画只留下了几个发黄的痕迹。就连回荡的声音也不一样,客厅里常有电视的轻微回声,夜里的各种声音汇聚成更强的回响。晚上在回到卧室和关闭下面的最后一盏灯之前,奥里维埃常常有些害怕,很快就上床了。房子里好像有人住着,他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能忘记。白天他保持着自己的习惯,生活在学校、卧室和电视系列节目之

间。每个星期他去看一次弟弟，这个不幸的人实际上不再离开自己的房间，奥里维埃知道他的看望从此以后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但是拒绝放弃和遗忘弟弟，所以每个星期三都在同一时间到那里去。他需要这个约会，想念他的弟弟，没有弟弟他很不习惯，会感到痛苦和心碎。玛侬也使他备受折磨，不过那是另一回事，她的童年是他们的希望。他觉得以后他和玛侬会团聚，他们并未失去对方，只是分开了，这是生活造成的。而他和马蒂约却是死亡已经让他们互相远离，团聚的机会在日益减少，他们的分离是命中注定的，奥里维埃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正因为如此他才躲到工作中去，他应该忘掉这种无能，努力克服它。他想象自己也会变得富裕和强大，取代父亲，把马蒂约从可怕的监狱里解救出来。这是他的梦想，是这个梦想在激励着他，他等待着进行报复。

他们的报复。

在他看来，他的毕业证书是第一个阶段。是父亲在这场向他们发动的战争中经历的第一次失败。

但是这种以为被看成是可能的话，在奥利维埃这方面就仍然是把敌人理想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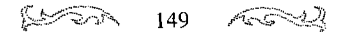
仍然承认他有太多的人性。

若望甚至不知道今天是公布考试结果的日子。明天他们当然会从报纸上看到,或者过一会儿,一个病人或雇员会对他说他的儿子考试成债优异,并且就得到的评语向他表示祝贺。于是他就会扮演已经得知并且非常高兴的父亲角色,然而归根结底,他根本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关注的只是他的新幸福和新生活。这是六月里第一个晴朗的日子,使他有机会去试试新的露天烤肉架。工程刚刚结束,他把烤肉架建造在当地这种漂亮的灰色石料上,和游泳池周边的石料一模一样。他很久以来就梦想挖掘这个漂亮的绿松石一般的蓝色水池,但是磨坊不允许他这样做。没有足够的地方,再说河流涨水也可能使计划泡汤。所以这是他视察这幢漂亮的住宅时想到的第一件事情,他终于要有自己的游泳池了。这样做是愚蠢的,但他不能容忍的是,他挣的钱比圣阿芒的全科医生迪卡多三倍,可是有游泳池的却是迪卡而不是他。因此他的游泳池要比他的同行的长五米,可以加热,甚至还有在水面上滑动以防止落叶的电动帘幕。这是若望为之骄傲的小小的癖好,他把它作为给经过住宅栅栏的所有路人看的示范。

就这样,若望生活里的一切一点一点地恢复了秩序。

"小心烫,小心烫……"

嘴上挂着微笑,手臂上托着一个巨大的盘子,里面装



有加香料的小香肠和洋葱杂烩,若望喊着他来了,以便要到处乱走的玛侬让开。他不想使她摔倒或者打翻饭菜。接着他开始烧火,用的是木炭,女儿从花园里捡来的一些小树枝,一些折成火炬形的报纸,还有一种确保烧着形状不规整的白色小方块。在他要玛侬用扇子扇火的时候,他把香肠一根一根地串起来,放到就安在火焰上方的烤肉架上。肉块劈啪作响,变成了褐色,烧出来的脂肪使火烧得更旺。烟雾飘了出来,这种预兆丰收的烤肉气味一直飘到了桌子上,是坐下来的时候了。他们面对着一盘漂亮的凉拌西红柿,阿梅丽娅把它放好之后就扑上去搂住了若望。

“好极了,亲爱的,它多漂亮!”

情人享受着他新的幸福,所有这些小小的乐趣,以至于往往有点可笑。不过他从此就像一个难民那样生活,觉得自己是一个大难不死的人。好了,他重新开始,他终于复活了。这个女人理解和帮助他到这种程度,从来都不束缚他,不使他担心,他永远也感谢不尽。他对从前的生活保持沉默,对离开马蒂约,奥里维埃宁可独自一人也不和他们、也许是不和她在一起这些事都只字不提,她总是同意他对她所做的解释。他不想看到她痛苦,毁掉他们纯朴温柔的爱情,正因为如此他才屈从于儿子的无理要求,他这样向她保证有好几次了。今天他还要用短短的一句话、一个温柔的手势或者亲吻来感谢她,向她表明他的感激和无比的谢意,如同他每天所做的那样,这是她

应该得到的。此外她和玛侬在一起就像一个母亲。他还给他的小宝贝提供了一个别名“娜娜”,孩子很快就会用它来称呼这个代替她妈妈的高大的女人了。这个女人对她很好,教她用她们一起在花园的树下、或者常让她去参观的菜园后面采集的水果来做漂亮的馅饼。她做完作业以后,这个女人也给她讲好听的故事,读给她听,或者有灵感的时候也编一些,玛侬最爱听她编的故事了,总是要她讲了又讲。就像弹钢琴一样,她不知疲倦地用她音乐迷的小小食指在琴键上移动,多 来 咪 多 来 ,来 咪 发 发 咪 咪,多 来 咪 多 来 ,来 咪 发 嗦 多……玛侬看来很高兴。她很少谈起妈妈,只是不时地问起她在哪里。人家告诉她:“在天堂里……”她就抬起小小的脑袋,注视整个天堂,天空里的天堂,以为妈妈也在注视着她。所以她就向妈妈做了个小小的手势问好,送去一个飞吻,然后回到她一天的活动里去。她从来不哭,除非在学校里有不顺心的事情,比如一个男孩子说她讨厌,仅此而已。她什么都不要求,包括见她的母亲和两个哥哥。她回到父亲身边是如此幸福,现在好像这对她就足够了。她需要触摸他,抚摸他的手,偎在他怀里时吮他的大拇指,为此就要爬上他的膝盖。就像她现在想做的那样。她刚刚离开餐桌,可是爸爸却要她重新坐下来。

“还没吃完,玛侬,请你等一会儿。先要把你盘子里的东西吃光……”

于是她尽快地狼吞虎咽,以便缩短吃饭的时间。她急不可耐地想和他一起坐在长椅上。其实只坐了几分钟,也就是他在送她上学之前喝杯咖啡的工夫。但这对于她是一天中最美好、最重要的时光。她等待着,像晚上盼望的那样,急于再看到两个照亮客厅里面的车灯。她的生活节奏是由父亲决定的,他是她的天然的重心,她的固定点,是她作为小女孩的所爱,若望清楚这一点并感到高兴。在他过去的一切灾难中,他至少拯救了他的女儿。奇怪的是他能够把她从家庭的其余部分,她的哥哥和她的母亲那里分离出来。或者是因为她最小,或者也是因为在整个为阿梅丽娅、而特别是为回忆而哀伤的期间,她都在克雷芒丝家里。他没有想到要把原来的阿梅丽娅忘却和抹掉比他料想的更为困难。现在他不再看到她,或者难得看到她了。最后一次是搬家时在磨坊里,她在那里,始终处在他和他想拿走的家具之间,想阻止他把家里的东西都搬走。这一次她走了之后就消失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来。然而他知道自己为此而痛苦,感到这几个痛苦的漫长月份里,玛依如果在这里的话,他也许会把玛依也牺牲了。但是他宁可不这样想,他已经懂得从自己的命运里摆脱出来创造另一种命运,会让他遭受多少痛苦,他尤其不想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事情就这样了。

这就够了。

五年过去了。

若望的生活并未真正改变，还是像原来那样进行，宁静、稳定、愉快。自从他和阿梅丽娅共同生活之后，他似乎恢复了他的安详、舒适，也以为恢复了他的地位、光彩，即使他也许有点更谨慎了，他不大出门，只去提前预约的出诊，拒绝了一些晚餐，也很少招待别人吃晚饭。迄今为止，他有点害怕要为他的、特别是为他的两个男孩子的生活辩解，他们的处境在圣阿芒的街头巷尾已经引起了一些流言蜚语。这些流言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却不想为一个孩子的病症和另一个孩子被抛弃辩护，这是他的生活，只与他有关。他知道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彻底恢复他的角色，需要等到时过境迁，大家忘掉马蒂约，奥里维埃也出走的时候。哥哥刚刚离开磨坊，若望马上就开始出售它。他出色地结束了在孔福朗的法学专业的学习，决定到美国去几年，以便完善他的英语，并且在哈佛大学听政治和外交的工商管理课程。他想在一个国际机构里工作，还像许多优秀的大学生一样，梦想到联合国去。若望在公开场合可以感到自豪，尽管没有为儿子的成功做过任何事情，在经济上向他提供的是法律严格规定的最低标准，其余都是他这么多年来打零工积攒下来的钱。今

天奥里维埃终于获得了自由，可以高兴地什么都不用再求父亲。若望在某种程度上也获得了自由，现在可以充分享受重新建立起的生活了。

也就是可以进行社交了。

就在这天晚上，他们应邀到迪布瓦家里去，这些人他们并不认识。这对夫妇几个星期之前刚刚来到这里，丈夫菲利普就担任了当地最大的塞马科造纸厂的厂长。这次晚餐是他们接待本地要人、希望作为回报人家会欢迎他们进入当地小资产阶级的狭窄圈子。阿梅丽娅感到高兴。一个星期以来，她一想到这次邀请就无比激动，差不多像对自己的婚礼那样为参加这次晚会做准备。整整一天，她都在孔福朗寻找服装，购买新鞋，到理发师那里重做刘海，也没有忘了美容。她早晨出去后就一直没有回来，若望则刚刚回到家里。他例外地到学校去接玛侬。阿梅丽娅早晨就对他说，她肯定没有时间到学校去，很可能要在出发去迪布瓦家之前几分钟才能回来。在去发现他们的新朋友之前，她需要时间消除疲劳和梳妆打扮。

像每天一样，在吃完点心之后，玛侬要冲个澡之后再穿上睡衣做作业。这天晚上父母不在家，邻居伊萨贝尔要来照看她。玛侬喜欢她在这里，最爱给她背课文，自豪地让她看在学校里画的图画，还给她写诗歌，诗中的拼音就由那位女中学生亲切地加以修改。现在是年底了，玛

依还能让她看分数和老师的表扬。明年她要进中班了。和这个看护她的人在一起，玛依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现在她十岁了，像她父亲说的那样，长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女人”。她两腿结实，身材修长瘦削，已经很漂亮了。她的举止、走路的姿势，使她看起来要大几个月，甚至大几岁。她也乐意摆动她那金黄色的长发，像电视里看到的女人那样把头晃来晃去。渴望长大的心情使她显得动人，她无意识地模仿着她的母亲，在洗澡之前像母亲那样披上小小的白色浴衣，就在脚趾浸入泡沫和身体浸入水中之前，她已经耸耸肩膀把它抖落到地上。

在微微打开的门后，若望刚刚第一次看到了这一幕。他感到惶惑，不知所措。这幕景象把他拉到了好几年之前。

他又见到了阿梅丽娅。

是第一个。

此刻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玛依在寂静中听到门的吱嘎声，仰起头来向后看了一眼，而出现在他面前的就是阿梅丽娅的目光。他再一次变得疯狂，再也分不清眼前的一切，不认识他的女儿了。她浸湿的长发，腿、脚、手臂，这张面孔，这张嘴巴都

不再属于她，它们代表着她的母亲。在这么多年之后，他心爱的人又回来找他了，他把门打开了一点。

“哦，是你呀，爸爸……”

若望没有听见，继续向前走着。他用手解开了腰带，任凭长裤脱落在地上。他脱掉衬衫，用两只拇指推下三角裤的松紧带，露出勃起的巨大阴茎。

“你做什么，爸爸？”
“没什么，我只是想和你一起洗澡。”

他说着跨进浴缸。小女孩向后蜷缩着，躲在两只脆弱的小手臂后面，可是他瞥见了她那孩子般的乳头，还看到了阿梅丽娅那丰满、富有弹性和诱人的乳房，接着就想象起后者来。现在他躺在水里，用两只脚抚摩着孩子的小腿、腿肚、大腿，并且危险地靠近了她，已经用双手抓住她的上身，用舌头寻找着女儿的舌头。他张大的嘴巴盖住了孩子的嘴唇，压住了玛侬的一些叫声。她想挣扎，但是爸爸把她按在浴缸边上，用一只手按住她，另一只手在检查她。他摸到了她小小的生殖器，圆鼓鼓的，还没有长成，像一只水果那样光滑。他的食指沿着它小小的轮廓游移，但是并不插进去，也不强行进入。他刚刚跪在她的上方，两脚压住她的身体，用竖起的阴茎寻找着她的头、她的嘴巴。孩子咬紧牙齿提防着他，还在挣扎。在一阵

剧烈的动作中,她的面孔在说不要,可是若望使劲进入,在他以为是阿梅丽娅的女儿身上得到了性快乐。他干完了,肉体在最后一次痉挛之后松弛下来,脖子放松了,他的目光停留在女儿的眼泪上,其中混杂着他的快感。于是他也哭了起来,双手按住玛侬小小的额头,把她按进泡沫里,使自己不再面对她可怕的姿势,以便消灭阿梅丽娅。他按着,按着,一直按着。孩子的下半身最后挣扎了一下,两腿竖立着,鼻子里冒出的一些气泡在水面上破裂,她的眼睛变得极大,一动不动,眼球突出,全身一阵抽搐之后就再也不动,若望感觉不到双手下面女儿小小的身体了。

玛侬没有生气的面孔随后轻轻地浮出水面,向他表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杀人犯,现在他不能否认这一点了。这个念头使他有一阵无法动弹,就这样赤身裸体地面对着女儿,一动不动地发愣。只有眼皮因流泪而眨动,泪水从脸上慢慢地流下来,混进了浴缸里的脏水。

他从倒影中看到自己在哭泣。

但是他很快就清醒过来,感到应该做出反应。他不能就这样完了,在一个水齐到腿肚的浴缸里,在他刚刚杀害的女儿面前。他的生活不能就这样停止在《大众报》的社会新闻栏目里。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得到这个结果。他不能在刚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就像一个犯罪的老

百姓那样去坐牢。不,不,这是不可能的,杀死女儿不能是他的自我毁灭。于是他开始动起脑筋来,他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间,不应该出错,尤其是不能够忽略任何细节。他先把她搬出浴缸放在地上,用一块圈毛毛巾擦拭她的面孔,他明白就是这里会带有他的痕迹,所以非常小心,万分谨慎。额头上的一根根头发,眉毛,睫毛,眼睛里面,嘴巴,嘴唇,耳朵,脖子,鼻孔,鼻孔里面的深处,谁知道呢,只要用一台微粒子仪就能把他揭露出来。他擦了又擦,现在开始给她擦肥皂。然后他注视她的全身,把她朝两个侧面、接着肚子朝下翻过来,看看有没有能证实有过接触、也就是性交的伤痕、青块或者遗留的毛发。喔唷!什么都没有。他最后一次非常用力地把她擦干净,接着放下她过了一会儿,重新回到她的面前,手里拿着她的小浴衣给她穿上。不容易穿,因为尸体已经僵硬,不过他还是成功了。最后他用一只手托住她的脖子,另一只手托住她的双膝,把她轻轻地抱了起来。现在可不是应该抛开她的时候。他小心地避开门框,先是把她的头、接着把她的脚送出去,然后来到楼梯上,他刚刚能瞥见梯级,所以每一个梯级他都用脚尖去试探一下才迈步。一个梯级,又一个梯级,一共二十四个。他费了好大力气,总算下来到了底层。他成功地用膝盖顶开了门,用脚把门推开,来到门外。白昼变长了,夜晚尚未到来。若望光着身子呆在花园里,怀里抱着的小玛侬,已经头向后仰着死去了。谁都可能看到他,而且明天就去告发他,向宪兵说道:“我向您保证,警察先生……”所以在任何场合都要

当心！他注视着周围，看得尽可能远，好像没有什么人。连一个活物都没有，他可以向前走了。他猫着腰在阴影里走着，阴影隐蔽着他，掩护着他。在树下，在墙边，在棚屋和烤肉架后面，直到游泳池的大水池面前。现在他蹲了下来，悄无声息地任凭小女儿滚了下去。扑通！他要讲他的故事，而他的不在现场的证明就在犯罪的现场，在浴缸里。他正在洗澡，什么也没有听见。就这样，就是这么回事。他就应该相信这个故事，不要说得自相矛盾，而且要痛哭流涕。不过一切尚未决定，他不是蓄意的杀人犯。一阵马达声刚刚掠过栅栏。两个车灯像两支巨大的警用电筒一样照射着这片景色。高大的墙壁，远处的森林，古老的雪松，更加缓慢地照到了游泳池，若望躲在后面的灌木丛，然后又是漆黑一片。是阿梅丽娅的汽车刚刚开过他的面前，车库在房子后面，若望刚好还来得及。他跑了起来，生殖器很碍事，他用手盖住它，似乎还顾得上羞耻，他来到半开的门前向梯级扑了过去。他妈的！他的脚下沾着泥土，弄得楼梯上到处都是。他听见车门关上了，阿梅丽娅在走过来。他转过身来，用手抓起垃圾扔到外面，飞快地把脚在门口的擦鞋垫上擦干净。现在他可以进去了，他加快脚步，从来没有这么快地跑上楼去，尚未走进浴室，开门声就已经响起来了。

“亲爱的，你在家吗？”

他扑到水里，——太冷了。

“我在洗澡……”

接着他就出了浴缸，裹着潮湿的、刚才擦过玛依的毛巾，他以同样的动作捡起了孩子的浴衣。

这时阿梅丽娅走进来拥抱他：

“你用这个干什么？”

“怎么，嗯，没什么……我收拾一下玛依又丢在地上的东西，就这样。有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都没有，亲爱的。我只是问问你……瞧，她倒是在什么地方呢，玛依？”

“怎么，我不知道。她不在她的卧室里吗？她告诉我她要去洗澡，然后就该做作业了。”

“你让她一个人去洗澡？”

“怎么了，是的，我告诉她带上她的救生圈，没什么危险……”

过了片刻，一声喊叫使他战栗起来，阿梅丽娅刚刚发现了漂在游泳池中央的小女孩的尸体。

对于若望来说，重大的事情现在才开始。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匆忙地走了出去。

“发生什么事了?”

他远远地瞥见了这一幕。阿梅丽娅在哭着,游泳池被照亮了,玛依肚子朝下平躺在水面上。他觉得这是真的,无可置疑是一起事故。他走过去声嘶力竭地喊道:

“这不可能! 玛依,我的小女儿……”

接着他哭了起来,而且忙于安慰他的妻子:“她也许还活着……”说着衣服也不脱就扑进水池,把她抱起来放在池边,尝试他明知徒劳的口对口的人工呼吸,阿梅丽娅则跑去找医生。在小小的胸脯上按压了几下,若望就倒在孩子的尸体上。毫无办法。杜卡医生只是证实了她的死亡。一辆蓝色的警车已经开进了住宅。三名警察从车上下来,立即要求保持现场。

一场犯罪调查开始了。

若望被带到警察局接受讯问。

到迪布瓦家去吃晚餐的计划被取消了。

讯问笔录

案情：
预谋杀人
预谋杀人的企图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二十点四十五分

我，圣阿芒警长米歇尔·古拉尔

传讯到庭：
关于他的身份：
"我叫若望·雷格诺。"

"我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九日出生在昂古莱姆(夏朗德省)。"

"我是亨利·雷格诺和克雷芒丝·鲁亚克的儿子。"

"我是鳏夫。"

"我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奥里维埃、马蒂约和玛侬。"

关于犯罪行为：

"我的妻子一整天都去了孔福朗，我就在大约十七点钟的时候，到拉旺蒂埃尔大街的学校里去接我的女儿玛侬。然后我们回到家里，圣阿芒的埃格朗

蒂纳街26号。我的女儿为自己准备看电视时吃的点心,我在沙发上和她休息了一会儿,接着就去冲个澡。我想在准备出门之前消除疲劳,洗一洗。我们要到迪布瓦夫妇家里去吃晚饭,要在将近二十点半钟的时候到达。当时天气还很好,女儿问我在到卧室里去做作业之前,是否可以到游泳池去洗一会儿澡。我同意她去,同时非常清楚地告诉她要小心,要呆在水浅得看到脚的地方,特别是要带上她的救生圈。不幸的是,她没有听我的话……”

问:您的女儿会游泳吗?

答:当然会,游得很好。至少,其实不会,她还在学。不过对了,您明白,我是她的父亲,我为她的进步感到非常自豪。可是不,实际上她不大会游泳。无论如何,没有独自游过。

问:那么您为什么让她独自到游泳池里去呢?

答:听着,我不知道。当然是为了使她高兴,我信任她。

问:她在游泳池里的时候,您在干什么?

答:我刚才对您说过了,我在洗澡。

问:那是几点钟?

答:我记不清楚了,我的手表不是防水的,不过我上楼了,大概将近十八点。

问:您的妻子是几点钟发现您女儿的尸体的?

答:大概是十九点半,也许是二十点。

问:您在浴缸里洗了多长时间?

答:怎么,就是这点时间呀,警长。

问:您一直在浴缸里呆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吗?

答:您知道,我有好久没有洗澡了,我是有点想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洗洗。不过两个小时,一定是夸张了,要花时间把水充满。还有,在洗澡之前我和母亲还打了不少时间的电话,您会理解的。

我们向雷格诺先生指出将对这次电话的内容进行审查,因为我们第一次在他家里和他谈话的时候,他并未提到这次电话。

在宣读之后,出席者确认并签字。

若·雷格诺先生　　　　米·古拉尔警长

当警长把办公桌上的讯问笔录转过来让他签字的时候,若望有点犹豫不决,他思索着。

我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对这个傻瓜警察?我为什么要对他说起我的母亲,说起这个电话?简直是蠢透了!他只要给她打个电话,立刻就会知道这是骗人的,我对他撒了谎。他就会想到我对他可能是在彻头彻尾地胡说八道。他不比别人笨。他会自认为这是一种乐趣。自从我那天从诊所出来闯了红灯,而且把他当成大笨蛋,当着他的面撕碎了给我的违章通知,他从那时起就不可能对我有好感了,这个蠢货。哦,肯定如此,这可不那么好玩,算了!就是

这么回事了,他使我恼火,这个家伙,可是我无能为力。他那撇小胡子,那副愚蠢的嘴脸,油腻腻的头发,捉摸不透的目光,和我说话时把我当成摩托车窃贼的那种样子……啊,他要报仇了。这一点确定无疑,他不会放过我的。还有,等着瞧吧,这对他来说是百年不遇的案子!你想想:若望·雷格诺,圣阿芒的放射科医生,城里纳税最多的人,由于谋杀十岁的小女儿而被逮捕了……多么令人震惊!连交通都会发生变化,嗯,蠢货!我真想用手扇他的耳光。可是够了,这件事情我还是对他微笑有好处。那么,我要不要在这张该死的纸上签名呢?我可以告诉他,我说起我的母亲完全是骗他的。不行,打住,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的。我要是这样说,肯定就要呆在这里了。我会睡在监狱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去。该死,弄得我头昏脑涨,这些蠢事……也许他会把我押起来,也许他会给我戴上手铐,把我塞到牢房里面,和所有的酒鬼关在一起。阿梅丽娅这个荡妇,她可以报仇了,会笑个够了……

"雷格诺先生,可以请您签名了吗?"

"是的,是的,当然!"

"听着,先生,在这个阶段里没有什么能证明我们要把您留在这里,目前您在这个案子里没有受到审查,必须等到尸体解剖的结果出来以后才能最终确认,或者排除您与这个事故有牵连的结论,所以我们就陪您回到家里去。当然,在您得到新的许可之前,我们要求您不要离开

圣阿芒。您应该任何时候都听从警察局的安排。"

"我完全明白,警长。不过,您知道,这确实是个事故……"

"……或者是一次谋杀……好了,再见,雷格诺先生。"

若望刚刚走进家门,阿梅丽娅就对他说道:

"你的母亲刚刚来过电话。她说有非常要紧的事情,一定要你给她去电话。当然,我什么也没告诉她……"

他的身体一下子颤栗起来。

该死,他们已经给她去过电话了。啊,他们没有浪费时间,这些坏蛋。我一直怀疑他不相信我,古拉尔这个畜生!!! 无论如何,我别无选择。我只能给她打电话,等着瞧吧……

"喂,妈妈,我是若望。"

"发生什么事了,宝贝? 我刚接过警察局的电话。他们告诉我玛依被发现淹死在游泳池里。我无法相信,从他们告诉我这个消息以后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太可怕了!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妈妈,先告诉我他们问了你什么。"

"好吧,听着,他们问我你是否在十八点和十九点之间给我来过电话。我确实害怕了,以为他们在起诉你,所

以我对他们说这是真的,你像每天做的那样给我来过电话。他们谢过我以后就挂了电话。我做得对吗?”

“我非常爱你……你当然做得对!”

“可是你为什么要对他们说这些呢?毕竟不是你……”

“当然不是!我希望你不要以为我会杀死我的小女儿,她就是我的命根子。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在把你搞晕,他们在把你搞晕……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以为他们不相信我。我害怕了,就说了这些……后来我怕的只是他们给你去电话,而你没有精神准备……你救了我的命,妈妈……你知道,经历的事情已经够残酷了。即使在此刻,我始终都不明白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小玛侬了……”

若望挂上电话,感到轻松。不过事情还没有完,还有尸体解剖,而在这方面他起不了什么作用。他的母亲不会在那里胡言乱语,那是化学和科学的事情,毫无办法。还有洗澡水,泡沫,跟游泳池里的水不是一回事。一个浴缸里是没有漂白水的……他只是现在才想到这些。他又开始害怕了,想象自己在一个牢房里,水泥做的床铺,屏风后面的厕所,臭气,放风,淋浴,别的犯人,辱骂,威胁。听说他们不喜欢这些,那些大人物,要让强奸小姑娘并且杀害她们的家伙吃苦头。这是难熬的,非常难熬……还有阿梅丽娅也是古怪的。她与往常不同,有点保持距离,可以说是不相信他。她在怀疑他,怀疑他的说法。她几

乎不看他，也不宽慰他，相反的还质问他。

可以说就像是一个警察。

“可是，若望，我走进浴室的时候你在用玛依的浴衣做什么呢？”

“什么也没做呀，我把它捡起来，因为它拖在地上，再没有别的了。你在想些什么呀？”

“没什么，只是那天上午它不在浴室里，一定是有个人把它放进去的，不是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它就在那儿，在地上。它绊我脚了，我就把它收起来。叠好了，放在原来的地方。这样解释你清楚了吧？还是你更喜欢我告诉你玛依在我之前洗了个澡，我在浴缸里淹死了她，然后扔进了游泳池？！你想象的也许就是这样！”

“不，亲爱的，当然不是……”

阿梅丽娅没法在他面前再呆下去了，她上楼去睡觉。她太害怕他说出真相了。

第二天，信箱里有了一份报纸。

若望打开了它。

在第一版上有一幅他女儿的照片，还有这个可怕的

标题：

小玛侬·雷格诺是被谋杀的吗？

这篇文章详尽地回顾了所有的事实，在这么短促的时间里就写出来，几乎不同寻常。古拉尔警长马上就大吹大擂起来了，若望真想杀了他，对这个不务正业的下流警察极为恼火。还有预审的内幕呢?！还有无罪推定呢?！说这些有什么用?！没有必要每天在电台和电视上老调重弹，他们对这件事情毫不在乎。若望匆忙地读着文章，用食指迅速地寻找着他的名字，它不止一次地被提及。事情已经清楚了。不过人们明白如果像记者在字里行间暗示的那样这不是一次事故的话，那么罪犯只能是当时在屋里的那个人。用不了多久，全城的人就会知道只有他和玛侬在一起。若望很快就会被起诉，成为理想的罪犯。

在房子的正墙前面，已经有一个女记者躲在当地电视台的巨大的麦克风后面，像一个警察那样继续讲述着这个意外的故事。

她的声调符合当时的情景，缓慢而沉重。

“正是在这道栅栏后面发生了可怕的悲剧。昨天晚上，小玛侬·雷格诺死后的尸体，被她的继母发现漂浮在雷格诺博士漂亮的花园住宅的游泳池当中。他是一个富

裕的放射科医生,迄今为止从未有过麻烦。虽然在讯问医生的邻居的时候,有些人提到这个人一段时间以来变了样子。必须说明的是在短短一年里他的妻子自杀了,一个孩子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这些事发生在五年以前,然而圣阿芒的一些居民还是毫不犹豫地以匿名的方式,大声地讯问这系列事件的惊人规律……目前若望·雷格诺仍然是自由的,只有受害的孩子的尸体解剖的结果,才能肯定这是一起事故,或者相反,小玛依·雷格诺是被她亲生的父亲谋杀的。

“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按了一下电视遥控器上的按钮,若望彻底切断了可笑的电视新闻主持人所说的话。他什么也不想再听,不想再知道了。他感到自己已经被包围,明白自己很快就会被判决,至少是被全城的人,商人、他的患者、他的雇员,还有其他的人,其他所有的人……怀疑就会蔓延开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如果被起诉,进了牢房,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运气好,他没有遭此厄运——他对这一点几乎不再相信了——他会做些什么呢?人们会怎么想?他的无罪足以证明他完全清白吗?足以使他避开在街道上交错而过的居民们斜着眼睛的猜疑目光?他已经看到他们了。他生平第一次设想逃避他们,躲藏起来,变得微不足道。不过归根结底,他也许永远也用不着忍受他们了。

强奸、谋杀，何况是一个孩子，一个女儿，完全应该判处三十年监禁，甚至可能是无期徒刑……所以如果只有圣阿芒居民的判决的话，倒是不那么严重了。他也许在含糊不清地说话的时候就已经死去，独自一人，站着，在他的客厅里，在电视机面前。在那边，电视管理处的卡车正在开向远方，他也许永远看不到它了。他下一次不会再在这里，他将像一头笼中的狮子那样在单人牢房里转来转去，带着他的番号、正面像和侧面像，以及正在消逝的生命。

若望惊跳起来。

电话铃声在整座房屋里回响，打断了他的思路。阿梅丽娅摘下听筒递给了他。

“拿着，是找你的……”

在电话那头，圣阿芒的警察局长要他去一趟。

要尽快去。

若望来不及考虑，急忙赶去。

当他推开警察局沉重的木门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确实不会再出来了。他是最后一次拥抱阿梅丽娅，驾驶自

己的汽车，看到外面的景象，感觉到夏天来临的气息，鲜花、树木，他刚刚在人行道上擦肩而过的那个女人的香气，听到城市的声音，对面放学后从围墙里跑出来的孩子们的叫声，还有现在这扇过于陈旧和维护不良的门的吱嘎声。这扇在他身后关上的门。他几乎是来警察局自首了。

让自己成了囚犯。

在他前面的走廊深处，局长罗杰·弗亚德在等着他。

向他伸出了手。

"您好，局长。"

"您好！雷格诺先生。请您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坐吧。是这么回事。雷格诺先生，我让您来，是因为我们刚刚收到了您女儿的尸体解剖的结果。考虑到您的处境和可以预见的媒体的狂热，我要求我非常熟悉的法医们尽快拿出结果来。"

"非常感谢，局长。"

"我刚接到一份您女儿的体检报告，也就是外部的妇科的检查。您明白吗？"

"非常清楚，局长。"

"那么我应该告诉您，再说和我所想的一样，这份报告没有提及任何针对您可怜的孩子的身体或性方面的任

何暴力行为,因此法医们的结论是事故。您的女儿玛依完全是在您的游泳池里淹死的,因而您就与本案无关,博士。对于人们已经可以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我由衷地感到遗憾,并且希望这些结论能使它们尽快结束。我向您表示慰问,雷格诺先生,也希望您有必需的勇气来面对这个新的考验。再见,博士。”

“再见,局长。感谢您做的一切……”

罗杰·弗亚德不再多说一句话,然而若望注意到了他握手时的力度,坦率、有力,有男子气概,而且时间特别长。通过这个手势,局长似乎想对他说些什么,例如他很理解,他没有上当,以及他救了若望,但同样好像是在感谢他。若望当时没有明白这一点,显然是沉浸于这种侥幸获得自由的快乐之中了。

直到回到他的汽车里的时候,若望才想起局长当年只是圣阿芒警察局的搜查官,他的妻子纳迪娜·弗亚德患了乳腺癌,已经诊断为不治之症,医生们估计只是再活几个月、也许是几年的问题。丈夫想到要失去所爱的妻子而被吓坏了,曾祈求若望拯救她的生命。

若望回想起曾被这个害怕的男人的泪水所打动,竭尽所能来挽救他所爱的人。他四处奔走,不遗余力,似乎是为了挽救阿梅丽娅或者自己的一个孩子的生命。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和所有的关系,让他的朋友、普瓦提埃的阿

尔贝·杜尚教授立刻为她动了手术，杜尚同意这样做是以为她是他的表妹。杜尚当时是这个领域里最重要的权威之一，常到世界各地去做手术，直到不久前才去世。

关上车门之后，若望又回忆起了罗杰·弗亚德几个月后给他的这封信，最后一句话是：

您把生命还给了我的妻子，我永远欠着您的生命。

谢谢您的善意。

罗杰·弗亚德

阿梅丽娅和若望完成了准备工作。自从埋葬玛侬以来，他们就没有出过门，已经有六个月了。这天晚上，他们要大张旗鼓地恢复他们的生活，到沙吕去参加“狮子俱乐部”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这里他有六年没有涉足了。对她来说，这有点像初学者的舞会。迄今为止，她并未真正有机会施展她的社交才能，尤其是未能享受这种她无比艳羡的新身份的乐趣。必须承认，自从她遇到若望以来，她并未得到照顾，现在离童话般的奇遇还很遥远，可是她仍然相信它会来的，他也同样如此。他们擦干眼泪，愿意相信从此已经把不幸留在身后了。现在他们还能发生什么事情？只有他们两人了，而且他们是情侣。他们的爱情是如此强烈，以致能够承受一切。两个依赖这种信念的年轻恋人，犹如紧紧抓住树枝的鸟儿。他们相爱，而且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对他们来说正是起飞的时候。

总之他们要生活。

在再一次证实房门完全关好之后，若望奇怪地把他漂亮的汽车朝右边绕了个圈子。他以有点可笑的有力动作，大大地打开车门，示意他的美人可以钻进去了：

“夫——人……”

在确定连衣裙的全部塔夫绸都随着女主人的动作上来之后，车门就关上了。通过这种幼稚的仪式，若望倒不是为了让阿梅丽娅高兴，而是为了重新得到、感觉到这种从那时起变得遥远的强烈印象，重新享受无忧无虑，重新体验从前的乐趣，在上演之前温习他的角色。

归根结底，是重新成为若望·雷格诺先生这个人物。

他爬进了汽车。

挤在狭小的车身里，他注视着身边的妻子，几乎像是被织物包裹的尸体。她向他微笑着，低声说道：

“去享受生活吧！”

他拥抱了她，然后一阵风似的发动了汽车。

在举行庆祝活动的昏暗的大厅外的停车场上，已经停放了许多车辆。若望不得不到另一头的第二个车库后面去寻找车位，要开几分钟，而且是在黑暗之中。他讨厌没有特权的感觉，而且委婉地说出了这一点。他本来更应该在小路上开，至少还有照明，尤其是等会儿还要开回去，那样就会更容易一些。不用排队等所有的人先走了。

“没关系，亲爱的……”

不管怎样，发动机停了下来，阿梅丽娅刚刚把一只脚伸到车外。不能要求她重新坐好来重新发动。他们还要走一点路，这毕竟不是要命的事情。只要几分钟，就这么点时间，但是几分钟足以使他们围着大厅绕了圈才到达。他们还没有在前厅里放好外套，卖花的伏瓦萨太太就向她的邻座凑过身子，向他耳语道：

“您知道吗？听说就是他杀了他的女儿……”

“哦，不错，可是您为什么要说这些，尸体解剖的结论是一次事故……”

“也许吧，可是实际上人家告诉我，是他向警察行贿了。他从来都是局长的好朋友，不过对这一点谁也不说什么。您想想看……”

“嘘，他们来了！”

若望挽着阿梅丽娅的手臂，刚刚进入这间被霓虹灯照亮的大厅，几十张苍白的面孔同时向入口处转了过来。现在，几百双眼睛都注视着他们。一瞬间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说话，在这座从前的体育馆里是一片难以置信的沉默，只听得见他们向桌子走去的脚步声。今年他们的桌子不在中间，不在大厅的中央。雷格诺博士没有权利坐在主席台上，他早就不是协会的主席了，不过他认为他的继承者让－皮埃尔·富夏尔，圣阿芒的公证人毕竟会让

他坐在上面,因为按照传统,“狮子俱乐部”的新主席会邀请他的前任到他的桌子上去。但同样也是出于礼貌,一定要给经受了如此长期痛苦的人一个特殊的座位。但是富夏尔先生好像在看别的地方,甚至没有起身迎接他们,任凭若望好像个无名之辈那样,在一张又一张的桌子之间绕来绕去,俯向就放在盘子面前的小卡片,察看有没有他的或者阿梅丽娅的名字。他找起来非常吃力,已经坐下的人友好地想多少帮他们一下。

“不,不在这里,若望。到别的桌子上找找看,很遗憾……”

若望感受到一种可怕的孤独,一种被抛弃的奇特感觉。他用指尖寻找着阿梅丽娅,感到自己不再存在,消失了,而所有的桌子慢慢地开始活了起来,这场已经开始的晚会越来越强烈的嘈杂声最终要埋葬他们。

幸亏有些好心人认出了他们,用手势向他们打招呼,或者站起来去拥抱他们。

“怎么样,若望?还有您,阿梅丽娅,都好吗?我多么高兴又在我们当中看到你们……你们经历了可怕的一切。不过,你们说得对,生活应该继续……”

“非常感谢,你们多么可亲。可是您不知道米歇尔在哪儿吗?”

“嗯,不知道,很遗憾……”

今天晚上的朋友极少。其他人观察他们、探测他们，并且尽情享受其中的乐趣。窃窃私语之后往往是一些压抑的笑声，或者露出厌恶的神情。瞧，总算找到他们的桌子了。迎接他们的是一声礼貌的"您好"。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一个都没有。若望处在大厅的深处，与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人在一起。也许他身边的这个女人，他大概治疗过一两次。何况她刚刚还自豪地向他提起了这一点。不过除此之外就是一片虚无。他被放逐和掩盖了，别人都是勉强应付他，至少可以说他们不受欢迎。若望什么都没有对阿梅丽娅说，况且她一定也在想着同样的事情。除非她不明白，这样还会感到满意。归根结底，她从未来过，无从比较，无法衡量把他们与他的上任庆典隔开的深渊。庆祝他就任圣阿芒"狮子俱乐部"主席的那个日子，同样是这些人在为他鼓掌，向他祝贺，和他拥抱。他回想起就在这同一个稍微冷清但是由阿梅丽娅装饰得更好的大厅里，他们全都站在这些巨大的圆桌周围，举起手臂，手里拿着香槟酒杯，几十个人在发出悦耳的欢呼："好样的，若望！好极了！我们的新主席万岁！好样的！好样的！好极了！！！"他是他们的上帝，他们的国王。他以为自己是不可废黜的了。今天，他坐在这张白塑料做的很不舒适的椅子上，就像他桌上周围那些乏味的人。他一言不发，把这些人打量了一遍，在每个人身上都停留片刻，仔细观察他们的衣着，这个人穿的质地很差的上衣料子，或者他的女伴滑稽的化妆，接着是旁边那个人，然后是另一个人……他们都一钱不

值。没有人注意他们,他们一旦离开就会被所有的人遗忘,这些人是不算数的,而且永远都不算数。在圣阿芒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并不存在,但是他们毫不在乎,他们能受到公证人让－皮埃尔·富夏尔的邀请来到这里,已经感到非常满意了。这里毕竟不是可以说来就来的,这个简单的邀请就使他们欣喜若狂,别无所求了。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不是在真正属于他们的位置上,他们在那里只是作为其他人、强有力的人、那些算数的人的生活中的观众。那些人在那边,在大厅中央,处于所有的、主要是他们家人目光的中心。他们不浪费任何时间,每喝一口,所有的人都要把头转向那些他们整个晚上都不会有机会说一句话的人。所有这些人以后就可以说参加了晚会,和那些重要人物来往过了。但是他们没有一次和若望说话。显然是因为和他说话很不自在,很难不提及他女儿死去的悲剧,因而担心做出一种愚蠢的行为,或者被他们在这六个月里所能听到的关于他可能犯下的罪行而惊呆。其余的一切就不必说了。他前妻的自杀,儿子的拘禁,长子的出走和这个令人惊讶地与前妻同名的新妻子。在全城的居民眼里,若望成了某个可疑的人,精神错乱的人。即使在这些可怜虫所坐的桌子上,他也感到自己是透明的,孤独的,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阿梅丽娅就坐在他的身边,她还没有开口。主菜刚刚撤去,乐曲已经响了起来。在大厅另一头正对主席桌子的舞池上,若望看到第一对舞伴正在合着《脂粉猫王》的音乐左右摇摆。他酷爱这段乐曲,艾尔维斯·普莱斯利,埃迪·科克兰,比尔·哈利……这是他的玩

意儿,他的时代,行情暴涨,姑娘们,维希矿泉水,总而言之,是所有这一切。他为此几乎忘记了其他所有的人,他们的敌意、沉默和他自己的失败。他顿着脚,用脚在桌子下面、用手指在桌布上面打着拍子,同时满面笑容地向阿梅丽娅转过身来:

"你跳舞吗,亲爱的?"

"不,谢谢,你很清楚我不喜欢这个,再说我也不会跳摇摆舞。我不想惹人注目。请原谅,宝贝。你不怨恨我吧?"

"绝对不会。你做你想做的事情……"

说了几句话之后,阿梅丽娅消失了。在整个晚会里,若望没有再看到她。可是他没有离开,还是呆在他的座位上。他没有跳舞,没有邀请任何别的女人。但是他的女人刚刚认识到自己错了,至少是就这次晚会而言。他依然对他看到的、出现在他眼前的情景充满向往。这些人全都按这种疯狂的节奏摆动身体,互相嬉戏、诱惑,存在着,生活着。他着迷了。双手捧着头,双肘放在桌子上,他的目光再也离不开他们。另一场晚会开始了,他是间接地看到的,但是他确实看到了。他与他们、与所有这些他不再分清面孔的人在一起。白色的灯管被代之以昏暗的微光,灯光往往加上了某些单一的色彩。仿佛跳舞的不再是同样的那些人了,若望被这种改变所吸引,正是这种昏暗让每个人的形象变得难以区分,无法确定他的

身份。阿梅丽娅对他说话,催促他、要求他到那里去。他没有回答她,没有听到她的话,完全沉浸在这种新的景象里了。他成了它的一部分,他重新存在了,甚至看到自己在跳舞、嬉戏。这种感觉、这种幻觉不可思议。他是他唯一看到的人。这是正常的,他知道是他,不用见面就知道他在那边,在右边的深处,在这个金发美女的身边,她和其他任何女人一样扭动着。他甚至觉得认识她,至少她是在追他。她显然是在围着他转,只看着他。他们以为在舞池上、在世界上都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相互轻触,吸引,他们的双手彼此抚摸,现在握在一起了,他们的手臂弯曲着,以一个没完没了的动作,使身体猛然靠近,接着分开,然后再重新紧贴在一起。他们感觉到对方,互相拥抱,这个小脑袋靠在他的脖子上,她的嘴唇爱抚着他,温柔地紧压着,直至感受到这个大胆女人的舌头湿润的小舌尖。所有的人都注视她,所有的人都赞赏她,所有的人都渴望她。她像太阳那样美丽,光彩照人,优雅风趣。她向生活微笑,就像向这个她眼前的男人,他让她旋转、旋转、旋转……没完没了地急速旋转的黑色长裙紧贴着极为纤巧的身材,突出了轮廓优美、仍然非常坚挺的漂亮乳房,几乎过分地露出了后背。这个漂亮的女人似乎被爱情占据了。若望在座位上抑制不住微笑,然后起了一个恶毒的念头。如果不是他呢?如果使这个美妙的幽灵的心如此激动的是另一个男人呢?他应该回来,弄个清楚,更加确切地调整他的幻觉,忘掉黑暗,真正把这些人分别清楚。这是一个时间问题,需要全神贯注,就像一种

要力图重现的记忆。它逐渐地清晰起来,若望感觉到了同样的事情,他看到的景象似乎来自他的回忆。他重新投入其中,它又像中了魔法一样重新出现了。他的眼前又一次出现了这对美丽的男女,他们在旋转、旋转、旋转……转得那么快,使得他对什么都没有把握了。这个女人显然对他说了些什么,他一定认识她。不过他还没有看到她的面孔。那张脸模模糊糊,远远地看不清楚。若望并不关注那张脸,用不着玩味他的幻影。现在那张脸终于停下来了,骄傲地停在若望的面前,停在阿梅丽娅的男人面前。从她的神秘骑士的肩上,她注视着他,向他微笑,并且以一个突然的姿势把那个他以为是他的男人转过身来,同时向他说道:

"若望,我向你介绍皮埃尔。"

然后她就消失了。

若望惊呆了,抓起另一个阿梅丽娅的手臂离开了大厅。

在他眼前,展现出把他们带向圣阿芒的道路。强烈的照明穿透了夜空,看得见树木,道路下面的树干似乎筑成了一堵墙壁,紧贴着它,跟随着它,包围着它。若望一言不发。阿梅丽娅昏昏欲睡,头转向窗外。他向她那边匆匆地瞥了一眼,思绪又一次回到了六年以前:当时的阿

梅丽娅蜷缩在沉重的皮外套里,假装睡着以便更容易躲避他的目光。今天他清楚地记得曾让她相信自己,什么都没有对她说,让她静静地睡着了。然而在她危险的游戏里他什么都没有遗忘。他全都看到了,全都清楚,全都牢记在心。他的回忆里铭刻着一切,而她今晚就是来提醒他所有不易察觉的细节。这个男人对他所爱的女人的吸引力,按在他酷爱的女人臀部上的陌生的双手,以及屈服的阿梅丽娅,不加防卫的姿势已经暴露出她的内心,她裸露的长腿慵懒地摩擦着陌生男人的双腿,两个人的身体叠在一起,他们发呆的目光已经在发出海枯石烂的誓言,他们的嘴唇当然整夜都在绝望地互相寻找。对于这一切,他曾是一动不动、无动于衷、无能为力的见证者。今天,他不能再否认了,不能再为自己辩护、宽恕自己了。他知道却没有任何行动,他本来用几句话就可以挽救一切,但是一次都没有说出来。

他从来不会对他所爱的女人说"我爱你"。

这要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

他最后一次看了看身边的这个篡位者,嘟哝了几句请求原谅的话,接着就加速、加速、再加速……最后猛然一下把方向盘转向左边。

方向:生活。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谋杀
作者=[法]托马斯.夏格诺著
页数=184
SS号=11978784
DX号=
出版日期=2008.1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